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 白马酒店

林树明／卢 玫／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巫术所造成的大规模谋杀……情节生动有趣之极。

——《标准晚报》


ISBN 7-221-04691-3/I·1025　定价：17.50

# 白 马 酒 店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林树明　卢　玫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 目 录

# 开场白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依我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探究“白马酒店”这桩怪事。尽管俗话说得好：“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可做起来却很难。哪儿是这桩事的开端呢？

就是对于历史学家，要找出某一段历史始于何时也是很困难的。

既然如此，这桩怪事可从戈尔曼神父离开住宅去看一名垂死的妇人那一刻谈起，也可从这之前的切尔西的那个夜晚谈起。

不过，既然我正在叙述的大部分内容与我有关，让我还是从后者开始吧。

# 第一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蒸汽加压的煮咖啡器像发怒的毒蛇，在我身后发出一种邪乎而不祥的嘶嘶声。我觉得，我们时代的大多数声响都是这样的：喷汽式飞机从天空突然飞过，发出吓人的呼啸声；地下火车逼近隧道时，气流急喘地嘶鸣；地面上那些重型卡车、更是像把你住的房子也震得摇晃起来……甚至连时下家庭里发出的轻微声响，似乎也都带着不祥的意味：洗碗机、冰箱、高压锅、吸尘器，它们用起来倒方便，可发出的声音像是在警告你说："当心！我是受你奴役的妖怪，可当你控制不了我时……"

这是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没错，满布杀机。

我搅拌了一下面前冒泡的咖啡，香气四溢。

"您还来点啥？ 香蕉熏肉三明治好吗？"

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我觉得有点玄乎。香蕉使我想起

童年那种加糖和甜酒的饮料。至于熏肉，我觉得应该和鸡蛋一起吃才正宗。唉，人乡随俗，到了切尔西，就得照切尔西人的吃法了。我同意来份上乘的香蕉熏肉三明治。

我在切尔西虽然租了间带家具的公寓整整住了三个月，可对那儿的一切还是很陌生。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蒙古建筑的书，就此而言，无论住在汉普斯特德、布卢姆斯伯里、斯特雷特姆或者切尔西，对我都一样。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在意，只专注于手边的事，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不知怎么的，一种所有写作的人都曾经历过的厌倦感突然向我袭来。

蒙古建筑、蒙古帝王和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事件，突然都变得轻如尘土。算是些什么东西？我写这些干啥？

我翻翻前几页，瞧瞧自己的文字，觉得全是一派胡言，没什么意思。是谁说过“历史本是一派胡言”？是亨利·福特吗？说得绝对正确。

我厌烦地推开书稿，站起身，看看表，已快到晚上十一点了，自己到底吃过晚餐没有？肠胃告诉我没吃过。中餐呢？对，在图书馆吃过。但那已隔了很长时间了。

我去打开冰箱，里面还有一小块干牛舌，可它一点也引不起我的食欲。于是我去国王大道上闲逛，最终迈进了窗户里透出红色的霓虹灯拼写的“卢吉”招牌的咖啡馆，等待着熏肉香蕉三明治，思索着现代人生活里种种声响的不祥意味。

我想，这些声响与我早期对哑剧的记忆有某些共同之

处。戴维·琼斯在一团烟雾中从柜子里钻出来！隔着邪乎的活板门窗，向某个名叫“活仙钻”之类名字的人挑战，这个人挥舞着一根显然不堪一击的手杖，用呆板的声调唱着“好人终有好报”的陈词滥调，这种“即兴调”其实与这出哑剧根本无关。

我突然想到，或许邪恶要比正气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得多。邪恶总是那样惹眼！惊吓人，向人挑战！以不稳定之力向稳定的力量挑战！我想，稳定恒久之声最终总会获胜，总会战胜“活仙钻”那呆板、押韵、与剧情无关的陈词滥调：“有一条弯弯的小道，沿着山坳，通向我心爱的老镇。”所有那些兵器看来滑稽可笑毫不管用，却一定会战胜敌手。哑剧的收场千篇一律，参加演出的演员，按角色的重要性，排列在梯子上，“活仙钻”为了体现基督教谦逊的美德，不会抢先单独出来谢幕，只和她在剧中的魔头对手并肩排在行列里。此刻的魔头已不是那个可怕的喷火怪物，而是一个身着红色紧身衣的普通人。

咖啡器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我招手再要一杯咖啡后，独自沉思起来。妹妹老怪我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怪我“只活在自己的天地中”。这样，我开始留意起四周来。切尔西咖啡店里的新闻从报上几乎每天都可知道，而实地领略现代人的生活这却是个好机会。

店子里较暗，没法看得很清楚。顾客几乎全是年轻人，我想，他们大概便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在我看来，这些女孩就跟时下一般女孩子一样脏，穿得也很累赘。还是几礼拜前，我出门与几个朋友进餐时，我注意到坐在身旁那个大

约二十上下的女孩，即使餐馆里很热，她还穿了件黄色套头毛衣、黑裙子、黑毛袜。吃饭时她脸上不停地淌汗，毛衣散发出汗臭味，头发也好久没有洗过。据我朋友说，她很迷人。我可不以为然！我想到的首先是应该把她扔进浴缸，给她块肥皂好好洗洗。转念一想，或许这只能证明我已跟不上时代，或许是因为久居国外的缘故。我不禁回忆起那些迷人的印度妇女，盘着美丽的黑发，穿着艳丽的包头裹身的莎丽服，身段优美，步态摇曳多姿……

我的美好回忆被一阵尖叫声打断。邻桌的两位年轻小姐开始争吵起来，与她俩一道的小伙子想把事情摆平，可没用。

突然，她们又对骂起来。一个女孩打了另一个一巴掌，被打的那个用力抓对方的头发，她俩像两个泼妇，歇斯底里地殴打，一个是蓬松的红发，另一个披着长长的金发。

不知她们究竟在吵什么，只听见她们不停地叫骂着，邻桌上的人也开始凑起热闹来。

“打得好！ 用劲，卢！”

瘦削的、蓄着短胭须、看起来像意大利人的店主（我猜想他就是卢吉），从柜台后出来，走上前用纯正的伦敦腔劝道：

“够了，住手——快住手——马上你们可要惊动整条街了。警察会来找你们的。住手，听到没有！”

可是金发女郎只管发疯似的扯住红发女郎的头发，还一边尖叫道：

“你别的不行，是条只会偷男人的母狗！”

"你才是条母狗。"

卢吉和两名尴尬的陪伴都用力把她们拉开。金发女郎手里抓着一大把红发，高举着炫耀了一会儿，然后将头发扔在地板上。

这时，前门被推开了，一名身着蓝制服的警官站在门口，威风凛凛地问道：

"这里在干什么？"

"只是开开玩笑。"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回答说。

"是啊，只是朋友间开开玩笑。"卢吉一边回答，一边敏捷地将地上的头发踢到最近的桌子下。

那对仇人也假装友善地朝对方笑笑。

警官怀疑地望着每一个人。

"我们要走了，"金发女郎甜蜜蜜地说，"走吧，杜格。"

碰巧这时另外有几个人也要走。警官严肃地望着他们离开。从他的眼神可知，这次就这么算了，下次他会特别留神。他缓缓地走了。

红发女郎的男伴付了账。

"你还好吧？"卢吉对正在整理头巾的姑娘说，"卢对你也太狠了点，把你的头发连根拔起。"

"其实不太痛，"姑娘平静地说，对他笑了笑。"给你添麻烦了，真抱歉，卢吉。"

事情结束了，店里也空无一人。我在口袋里找零钱。

"她真有运动家的气慨。"卢吉赞赏地看着她的背影说。他拿起扫帚，把那些红头发扫到柜台后面去。

"不痛才怪呢！"我说。

"换了我，早就痛得叫出声来。"卢吉说，"可汤米真是一名运动家，她真是的。"

"你很了解她？"

"喔，她几乎每晚来这儿。她姓塔克顿，全名叫托马西娜·塔克顿，不过周围的人都叫她汤米·塔克。她很有钱，是老爹留下的遗产。可你知道她整天干些什么？来到切尔西，她搬进旺兹沃思布里奇那边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成天与一帮人无所事事，到处鬼混。我敢打赌，他们中至少有一半是有钱人，要啥有啥，想住进观光大酒店也可以，可他们偏偏用这种方式打发日子。唉，我真弄不懂！"

"要是你，真不会这样？"

"当然，我还有点头脑！"卢吉说，"老实说，我才开始赚点钱。"

我起身要走，顺便问问刚才吵些什么。

"喔，汤米耍上了另一名女郎的男伴。说实在的，那种男人不值得为他打架。"

"可那女郎却不这么看那男的。"我评论道。

"喔，卢倒是很浪漫的。"卢吉宽容地说。

在我看来，不该如此浪漫，但我闭口不言。

## 2

大约正好一个星期以后，我被《泰晤士报》上的一则讣告所吸引：

塔克女士(全名托马西娜·安·塔克顿),十月二日逝世于法洛菲尔德疗养院,享年二十岁,为已故萨里郡安伯利区卡林顿公园的托马斯·塔克顿律师独生女。择吉日举行家祭,花篮恳辞。

没有人送花给可怜的汤米·塔克,也不能享受切尔西“刺激”的生活。我突然怜悯起汤米·塔克那样的女孩来。毕竟我还是提醒自己,我怎么知道自己的看法正确呢?我有什么权利说她们是虚掷生命呢?或者虚掷生命的正是我。枯燥的书斋生活,自我封闭的生活,才是虚掷生命呢!研究的都是二手货。平心而论,“我”的生活中是不是缺了点刺激?真是个新鲜念头!当然,事实上我并不要刺激。我或许该尝试一下?这种念头于我既陌生又不是特别受欢迎。

我不再想汤米·塔克,翻阅起今天收到的信件来。

主要的一封信是我堂妹罗达·德斯帕德来的,要我去帮个忙。既然我今天早上无心写作,那正好心安理得地将工作放下。

我走上皇家大道,搭出租车去朋友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家。

奥利弗太太是位闻名的侦探故事作家。她的女管家叫米利,精明能干,善于对付,使她能潜心写作。

我扬眉示意可否进去,米利热情地点头放行。

“你最好直接上去,马克先生,”她说,“她今天早上心境不佳,你或许可帮她摆脱困境。”

我登上两段楼梯，轻轻敲敲门，没等应答便直接走了进去。

奥利弗太太的工作室很宽敞，墙上贴着画有热带鸟栖息在树梢的壁纸。奥利弗太太显然有点疯狂地沿着房间踱方步，口中念念有词。她冷淡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踱方步。她的目光茫然地扫过房间，向窗外望，不时还痛苦地闭上眼睛沉思一会儿。

"可是为什么，"奥利弗太太自语道，"那个白痴为何不马上说他看见了那只鹦鹉呢？他为何不说？他不能看见它！如果他提到它，一切都给毁了，必须得有个法子……一定有……"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疯狂地用手抓住灰色短发，用力扯着。然后，她突然盯着我说："喂，马克，我真快疯了。"尔后又继续唉声叹气。

"还有莫尼卡，我越想将她写得好一点，她就越变得令人生厌……真是个傻姑娘……又爱装模作样！莫尼卡……莫尼卡？我相信是名字出的错。叫南希？会不会好一点？琼呢？几乎每个人都叫琼。安妮也一样。苏姗呢？我已经有个人物叫苏姗了。露西亚？露西亚？我坚信自己能见到露西亚了。她是红头发、套头圆领长衫……黑色紧身衣？无论如何要穿黑袜子。"

片刻的好心情又被鹦鹉问题破坏了。奥利弗太太又开始焦躁地踱方步。尔后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些东西，看都不看便将其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她细心地摘下眼镜，装进盒子，最后放人已装了一把中国扇子的漆匣子，然后深叹一口气说：

“庆幸来的人是你。”

“别客气。”

“什么人都可能上我这儿来。或者是某个想我办次义卖的蠢妇，或者是来推销米利坚决不想要的保险卡的男人，或者是装管子的工人（如果真是的，那才算我的好运呢！）要不然，就是有人想采访我，问我一些滑稽可笑的老问题：你何时开始萌生写作的念头？你写过多少书？你一共赚了多少钱？等等。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所以弄得我老像傻瓜一样。不过那不算什么，我正被这鹦鹉的问题逼得快发疯了。”

“什么事情使你无法解决？”我同情地说，“或许我最好还是离开这儿。”

“不，别离开，至少你可以使我觉得轻松点。”

我接受了这个有点玄乎的请求。

“来支烟吗？”奥利弗太太客套地问道，“什么地方好像有烟，打字机抽屉里找找看。”

“谢谢，我自己有。你来一支？喔，对，你不吸烟。”

“我也不喝酒，”奥利弗太太说，“真希望我会。像那些美国侦探一样，总是有点烟酒在他们的抽屉里，好像解决问题就是靠那些东西。你知道，马克，我真不敢想象现实中有人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在我看来，只要一杀人，整个罪证便昭著天下。”

“胡扯。你就写了不少这种东西。”

“至少有五十五部。”奥利弗太太说，“谋杀不是件难事，要掩人耳目却不简单。恕我直言，来的人为什么偏偏是你？你是个门外汉。”

“未必如此。”我说。

“哼，我是吃过苦头的，”奥利弗太太含糊地说，“谈谈你的想法，当B被谋杀时，有五六个人在场，而每个人都有谋杀B的动机就不正常了。除非这B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人，谁也不在乎他是否被杀以及是什么人杀的。”

“我明白你的问题了，”我说，“你既然已经成功地处理过五十五次这类题材，这次你也将会处理好的。”

“我也这样对自己说，”奥利弗太太说，“一遍又一遍，可我实在没法相信，所以我很苦恼。”

她又抓住头发，发疯似的扯着。

“别这样，”我叫喊道，“你会把头发连根拔掉的。”

“胡扯，”奥利弗太太说，“头发长得牢。我十四岁那年出麻疹发高烧，前额的头发几乎掉光了。真丢脸，可过了半年又长好了。对一名女孩子来说那真可怕，昨天我去疗养院看玛丽·德拉方丹的时候，又想起这桩事。她的头发掉得就像我那时一样，她说等她病好点后，去做个假发戴在前额。在我看来，六十岁的人再也不可能长出新头发来了吧。”

“有天晚上，我看到有个女孩的头发被另一个女孩连根拔起。”我说，声调里透出一种明显的自以为见过世面的自豪感。

“你到底去了什么鬼地方？”奥利弗太太问。

“切尔西的一家咖啡店。”

“喔，切尔西！”奥利弗太太说，“我相信，那儿什么事情都会发生。长发派、老顽固和‘垮掉的一代’。我从不写他们，我怕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我想，写自己熟悉的人保险些。”

“怎么讲?”

“外出旅游的人、住旅店的人、住医院的人、去教区开会的人、售货员、参加音乐节的人,以及购货姑娘,参加协会的和在职的妇女、徒步饱览世界风光的青年男女、店员……”

她稍稍停了一下,上气不接下气。

“看来足够你写的了。”我说。

“全都差不多。什么时候你带我到切尔西咖啡店去——正好开开我的眼界。”奥利弗太太渴望地说道。

“随时请便。今晚怎样?”

“今晚不行。我正忙着写书,或者说我正为写不出东西伤脑筋。写作这桩事就是这点最讨厌——除了文思泉涌写得顺手时,余下的时间都很折磨人。告诉我,马克,你觉得遥控杀人是不是可能?”

“你是指哪种遥控杀人?按下电钮,发出放射性死光?”

“不是,不是,不是指科幻小说,我料想,”她犹疑地说,“我是指巫术。”

“做个蜡人,再钉上钉子?”

“喔,蜡人已不再时髦了,”奥利弗太太轻蔑地说,“不过常常发生怪事——在非洲或西印度。人们总告诉你那些东西。土人就那样蜷成一团死掉。巫毒或符咒……反正,你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那种怪事现在则认为是暗示的作用。被害人听说巫师已宣判了他的死刑,他的下意识便会继续产生作用。

奥利弗太太轻蔑地哼了哼。

“要是有人向我暗示,我注定在某天死去,我会以挫败

他的期望为乐事！”

我笑了起来。

“你血液中流淌着西方的怀疑精神，不信定数。”

“那么你认为那是可能发生的？”

“我不是十分了解，不敢肯定。这些东西怎么钻进你的脑子里的？是不是打算写一部《用暗示杀人》的书？”

“不是的，真的不是。通常用老鼠药杀人或用砒霜杀人的方式已够我写的了，或者再加上钝器这类。我尽可能不写到用枪弹，那太复杂了。不过你来这儿不是为了与我谈我的书吧。”

“当然不是——来这儿是因我堂妹罗达·德斯帕德要办一次教区游园会，还要……”

“别来了！”奥利弗太太说，“你知道上次出了什么事？我设计了一个‘寻找凶手’的游戏，一开始便出现了一具真的尸体。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幕。”

“这次不是‘寻找凶手’，你将要做的事仅仅是坐在帐篷里，在你的书上签字——签一次五先令。”

“唷，……喔……喔……”奥利弗疑惑地说，“那还可以，我真的不主持游园开幕式？或者不说些滑稽逗乐的话？不必戴大帽子？”

我向她保证绝没那类事。

“而且仅仅只需花一个或两个小时，”我哄她说，“结束后，还有板球赛——啊，我想这个时候不会有。也许有孩子们的舞蹈或化装舞会——”

奥利弗太太大叫一声，打断了我的话。

“对啦！”她叫道，“正是板球！对呀！他从窗口看到球飞起来……一时分了心，所以忘了提鹦鹉的事！马克，你真是太妙了。”

“我不明白——”

“我明白就够了，”奥利弗太太说，“事情够复杂的了，我不想花时间解释。真高兴见到你，可现在我倒希望你离开这儿，马上。”

“可以。关于游园会——”

“我会考虑的。别麻烦我了。现在我要找找眼镜。真是的，一些东西正在消失……”

# 第 二 章

## 1

杰拉蒂太太像往常一样猛然将门拉开。她的样子不像是给人开门，而像是在表达胜利的宣言："这次，我逮住你了！"

"好啦，你想干什么？"她用挑战的口气问道。

门口站着一个很不起眼的男孩——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一个和其他许多孩子差不多的男孩。他抽抽鼻涕，显然是感冒了。

"这是不是神父家？"

"你要找戈尔曼神父？"

"有人要找他。"这个男孩说。

"谁找他？在哪儿？有什么事？"

"本索尔街23号有个女人说她快死了，科平斯太太叫我来。这正是信天主教的地方吧？对不对！那个女人说不

要牧师。”

杰拉蒂太太向他保证没错，要他站在门口等着，自已走进神父的邸宅。大约三分钟后，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头神父拿着一个小皮夹走了出来。

“我是戈尔曼神父，”他说，“本索尔街？是在火车站附近，对不对？”

“对，很近的。”

他们一起出发，神父迈着大步走得很快。

“科平斯，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名字？”

“她是房东，把房子租给别人。是她的一个叫戴维斯的房客想见你。”

“戴维斯？奇怪，我怎么记不起来了。”

“她的确是你们这个教派的，我是指天主教，她说牧师不行。”

神父点点头。很快，他们就到了本索尔街。男孩指了指一排高大而肮脏的房子中的一栋。

“就在那儿。”

“你不去？”

“我不住那儿。科平斯太太给我一先令，叫我给你带个口信。”

“我懂了。你叫什么名字？”

“迈克·波特。”

“谢谢你，迈克。”

“你会受欢迎的。”迈克说，然后吹着口哨离开了。别人即将死亡的消息对他并无什么影响。

23号的门开了,高大红脸的科平斯太太站在门口,热情地迎接客人的到来。

"请进,请进,她病得很重,本该送医院的,不该在这儿磨蹭。我已经给医院挂了电话,可这年头谁也不知道那些人什么时候才到。我妹夫跌断腿的时候,就足足等了六个小时。真可耻,我就是这样说的。医疗服务,活见鬼!拿走你的钱,而当需要他们时到哪儿去找人?"

她一边说,一边带神父走上窄窄的楼梯。

"她怎么了?"

本来只是流行性感冒。快好时,却急着出门。昨天晚上她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不行了。躺在床上,什么东西也不肯吃,也不肯叫医生。今天早上我发现她正在发高烧,已感染到肺部了。"

"肺炎?"

科平斯太太这时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像汽笛似的哼了一声,表示同意神父的判断。她用力推开门,站在一旁让戈尔曼神父进去,并拍着他的肩膀说:"神父来看你。现在你没事了!"口气中带一种假装出的快慰,然后走开了。

戈尔曼神父走了进去。房间里摆着维多利亚老式家具,干净整洁。躺在靠窗的床上的女人,软弱无力地转过头来。神父一眼就可看出,她病得很厉害。

"你来了……没多少时间了……"她喘息着说,"……邪恶……如此邪恶……我必须……我必须……我不能这样死掉……忏悔——忏悔——我的罪孽深重——深重……"她的眼睛半闭着,神情恍惚。

一些不连贯的字眼从她的嘴里吐出来。

戈尔曼神父走到床边，像往常一样，缓缓地念出威严而又能表达人们信念的字句，房间里恢复了宁静……受苦的双眼已不再有痛苦的神色。

当神父尽了他的职责之后，奄奄一息的女人又说："阻止……必须阻止……你会……"

神父用肯定的口气向她保证说："该办的，我一定去办。你可以相信我。"

一会儿，医生和救护车到了。科平斯太太用一种又绝望又幸灾乐祸的态度接待了他们。

"总是来得太迟！"她说，"她已经走了……"

## 2

戈尔曼神父穿过暮色步行回家。晚上有雾，那时已越来越浓了。他停了一会儿，皱皱眉。真是个扑朔迷离的故事……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她在发高烧时神智不清幻想出来的呢？当然，有一些是真的——但到底占多少？无论如何，必须趁自己还记得的时候，将那几个名字记录下来。回家后得召集圣弗朗西斯公会。他快速走进一家小咖啡店，要了杯咖啡坐了下来。他在法衣口袋里摸了摸。唉，这个杰拉蒂太太，早就要求她把口袋补好，可她还是照样没补。他带的笔记本、铅笔和几个零钱，全掉到衬里去了。他摸出一两个零钱和铅笔，笔记本却不好拿。咖啡送来了，他要求送来一张纸。

"这张行吗？"

是个撕开的纸袋。戈尔曼神父点头接了过来。他开始记——是一些名字——重要的是不能忘掉这些名字。他最容易忘却的就是名字。

咖啡店的门开了。三个穿着爱德华式服装的小伙子进来了，吵吵嚷嚷地坐了下来。

戈尔曼神父完成了他的记录工作。他折好纸，正要塞进口袋时，想起口袋已经破了，于是照老办法，将纸片塞进鞋子里。

又有一个人默默地走进来，坐在远处的角落里。戈尔曼神父出于礼貌，随便喝了一两口咖啡，然后结账付钱，起身离开了。

刚进来的那人似乎改变了主意，他看看手表，好像是搞错了时间，也起身匆匆而去。

雾越来越浓。戈尔曼神父加快了步伐。他很熟悉自己的教区，于是走捷径去了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街。或许他曾感觉到身后有脚步声，但并没有放在心上，心中无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一根棍子朝他打了下来。他向前迈了一步，倒在了地上……

## 3

科里根医生一边吹口哨，一边走进警督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跟勒琼警督说：

"我已为你把事情处理完毕。"

“结果如何？”

“我们少谈验尸的那些专门术语。他是被人狠狠地用棍子打了一顿，也许第一棍就送了命，可凶手还打了许多棍，真狠毒！”

“是啊。”勒琼说。

他是个黑头发灰眼睛的健壮男子汉，看上去沉默寡言，可不时会做出一些很特别的手势，表现出他的法国血统。

他若有所思地说：“比抢劫犯还要狠毒吧？”

“是抢劫吗？”医生问。

“表面看来好像是的。他的衣袋被翻了出来，法衣的衬里也被扯破了。”

“凶犯到底想抢什么？”科里根说，“这个教区的大多数神父穷得都像耗子一样。”

“他们把他的头都敲破了——动真格的，”勒琼沉思道，“真不知为什么。”

“有两种可能，”科里根说，“第一，是一个走火入魔的年轻人干的，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喜欢暴力——这年头有许多这种人，老天爷！”

“那另一种可能呢？”

医生耸了耸肩。

“有人恨戈尔曼神父。这可能吗？”

勒琼摇摇头。

“不太可能。他是个随和的人，这里的人都很爱戴他。就我所知，他没有敌人。也不可能是拦路抢劫。除非——”

“除非什么？”科平斯问道，“警方已找到了线索！我说得

对不对?”

“他身上有样东西没被人拿走。恰恰是因为这东西藏在他的鞋子里。”

科里根吹了声口哨。

“听起来像侦探小说。”

勒琼笑了笑。

“没那样复杂。他衣袋有个洞。派因警佐与他管家谈过了。她看起来像一个拖遢的女人,没把他的衣服缝补好。她承认,戈尔曼神父偶尔会把纸或信塞进鞋里,免得漏进法衣的里衬里去。”

“凶手则不知这一习惯?”

“凶手根本没想到!据推测,他想要的就是那张纸条而不是一点零花钱。”

“那张纸条上是什么?”

勒琼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弄皱的薄纸。

“只是几个名字。”他说。

科里根好奇地接过来看看,上面写着:

奥默罗德

桑福德

帕金森

赫斯基思-杜波依斯

肖

哈蒙兹沃思

塔克顿

科里根

德拉方丹

他的眉毛扬了扬。

“我看见上面竟有我的名字!”

“这些名字对于你有何特别的意义?”警督问。

“没有。”

“你从未见过戈尔曼神父?”

“没有。”

“那么你帮不了我们什么忙了。”

“这个名单指的是什么——如果稍加鉴别的话?”

勒琼没有直接回答。

“晚上七点左右有个男孩到戈尔曼神父家,说有个女人要死了,想见神父。戈尔曼神父便和他去了。”

“去了哪儿? 你知道吗?”

“我知道。很快就查出来了。本索尔街 23 号。房东是一位叫科平斯的女人,生病的是戴维斯太太。神父七点一刻到,在她房间呆了大概半小时。当救护车赶到要送她去医院时,戴维斯太太正好死了。”

“我明白了。”

“我们还了解到,戈尔曼神父尔后到了一家叫‘托尼之家’的小咖啡店。是个普通的地方,没什么不对劲的,供应一些低档的点心,客人不多。戈尔曼神父要了杯咖啡,然后他显然是摸了口袋,找不到他想找的东西,向店主托尼要了张纸,就是——”他做了个手势,“就是这张。”

“那么后来呢？”

“托尼端咖啡给神父时，他正在纸上写字。一会儿他就走了，咖啡几乎未动（这一点没什么可责怪的），他写完这张名单后便将它塞进了鞋子里。”

“店子里还有什么人？”

“有三个流里流气的男孩子，坐在一张桌子旁，后来又进去一个年纪稍大的人，坐在另一个地方。没点什么吃的就走了。”

“他跟着神父？”

“很可能。托尼没注意他什么时候走的，也没注意他的长相。只说他是一个很不打眼的男人，看起来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他想起来那个人是中等个头，穿件深蓝色的外衣，或者是咖啡色的。皮肤不太黑也不特别好。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与这案子有关。他没有出面前来证实他在托尼那儿见过神父。我们已通告那天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到八点一刻之间见过戈尔曼神父的人与我们联系。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站出来：一个妇女和一个在附近开药店的药商。我马上就要去跟他们谈谈。神父的尸体是两个男孩八点一刻在西街发现的——你知道那条街吗？其实只是一条小巷，通向火车站。其他的——你都知道了。”

科里根点点头，指着那张纸条：

“你对这个有何想法？”

“我认为它很重要。”勒琼说。

“那垂危的女人告诉他一些事，他怕忘了那些名字，便尽快地将其记了下来？问题是，如果他被要求保密，他还会

不会那样做?"

"没有必要保密,"勒琼说,"想一想,例如,这些名字要是牵扯到——譬如说,敲诈——"

"那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我没有任何成见,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这些人受到敲诈。那个要死的女人或者是勒索者,要不就是知情者。我猜,她的目的不过是想忏悔,想尽可能作点补偿。戈尔曼神父便承担了这个职责。"

"然后呢?"

"都是假设而已,"勒琼说,"也许这个名单上的人都必须付钱,可有人不想付钱。有人知道戴维斯太太快死了,且找了神父去。事件便这样发展下来了。"

"我现在奇怪,"科里根研究着那张纸条说,"你为何不想一想,最后那两个名字后面,为何要加上问号?"

"或许是戈尔曼神父对这两个名字记得对不对没有把握。"

"也许不是科里根而是马利根。"医生咧开嘴笑着说,"这是很可能的。但我认为像德拉方丹这种名字,要不是记得很准,就是根本没记住,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奇怪的是,上面连一个地址也没有。"

他又读了一遍名单。

"帕金森——很普通的姓氏;桑德福——也很一般;赫斯基思-杜波依斯,这倒有点拗口,叫这个的大概不多。"

他好像突然灵机一动,俯身拿起桌上的电话簿。

"E 到 L 打头的字,我看看,赫斯基思,某太太……约翰

公司、修水管公司……伊西多爵士。咳！在这儿！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女，埃尔斯米尔广场49号。我们给她打个电话怎样？”

“说什么呢？”

“到时自然有话说。”科里根医生轻松地说。

“好的。”勒琼说。

“什么？”科里根盯着他说。

“我说好的，”勒琼和气地说，“不必那样惊奇。”他拿起话筒，对接线员说：“替我接外线。”尔后看着科里根问：“多少号？”

“格罗夫纳，64578。”

勒琼重复了一次号码，然后把电话交给科里根。

“会有趣的。”他说。

科里根一边等电话，一边带着迷惘的神色看着他。电话响了好一会才有人接。传出的是一个女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

“格罗夫纳，64578。”

“请问是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女士的家吗？”

“喔——喔，是的——我是说——”

科里根医生不理会对方的犹豫。

“对不起，我能跟她谈谈吗？”

“不，根本不可能！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女士四月就去世了。”

“啊！”科里根医生惊讶得连对方的“请问你是哪一位”都没有回答便放下了话筒。

他冷眼看着勒琼警督。

“所以你才这么轻易地让我打电话？”

勒琼恶意地笑了笑。

“我们还不至于连最明显的事实也看不见。”他指出。

“四月，”科里根若有所思地说，“已经有五个月了，没法查出她敲诈什么了吧。她不会是自杀的吧？”

“不是，她死于脑瘤。”

“现在我们只好重新开始。”科里根低头看着名单说。

勒琼叹了口气。

“我们还不能真正确定这份名单是否与案件有关。”他说，“或许只是雾夜中很平常的用棍子打人。除非我们交好运，否则很难查出凶手……”

科里根医生说：“如果我继续调查这份名单，你不会介意吧？”

“放手干吧，祝你在这上面交好运。”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查不出线索，我也弄不出什么头绪！别太自信。我将特别查查这个科里根，不管是先生、太太，还是科里根小姐——还要查查后面那个大问号。”

# 第三章

## 1

“喔，说真的，勒琼先生，我可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了！我已经跟你们的警佐说过了。我不知道戴维斯太太是谁，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她在我这儿住了大约六个月。她按时付房租，看起来很好，值得尊敬，其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科平斯太太停下来喘气，不高兴地看着勒琼。他对她礼貌而阴郁地笑笑，从以往的经验里，他明白这种表情自有它的效用。

“如果可能的话，我是很愿意帮忙的。”她改口说。

“谢谢你。我们就是需要人帮忙。女人的感官——有一种直觉——比男人敏感得多。”

这一招确实不错，立即生效。

“哎，”科平斯太太说，“真希望科平斯能听见你的话。他

总是那么傲慢轻率。他常常轻蔑地对我说:'总是无话找话说,胡言乱语,不懂装懂。'可十有九次我都是对的。"

"对啊,所以我才想听听你对戴维斯太太的评价。依你看,她是不是——不快活的人?"

"不是那样——不,不能这样说。她看起来总是很能干,很有条理,什么事情都是计划好的,按计划进行。她有一份工作,据我所知,是在一家消费者调查单位干活,到处询问人家用什么洗衣粉、面粉,每星期多少预算,怎么开销等等。当然,我总觉得那种工作是一种刺探——政府或其他什么人怎么会想知道这些事,真弄不懂!调查的结果本来大家早就知道,现在却认为这很时髦。如果你还想了解什么,我不妨告诉你,惹人怜爱的戴维斯太太把工作做得很好,态度和蔼可亲,干净利落,效率高。"

"你知不知道她干事的那家商行或公司的名字?"

"不,我不知道。"

"她曾提起过什么亲人吗?"

"没有。我猜她是个寡妇,许多年前丈夫便去世了。他有点残疾,不过她很少谈起他。"

"她没有提起过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

"我想她也不会是伦敦人,可能来自北方某地。"

"你没有觉察出点什么——喔,她有些神秘吗?"

勒琼对自己问的事情没有什么把握。如果她是一位易受暗示影响的人——但科平斯太太并没有揣摸到勒琼的心理。

"喔，我不是说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当然，不是从她的话中感觉到的。惟一令我奇怪的是她的手提箱。质料不错，但不是新的。上面的名字缩写涂改过，现在写的是J.D.——杰西·戴维斯，但我猜本来是J.H.之类的，不过我想也可能是J.A.什么的。但我一直觉得那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二手货往往很便宜，买来别人的箱子，当然得把缩写改一下。她没留下什么东西，仅仅是--口箱子。"

勒琼已知道这一点。这死去的女人的东西少得令人吃惊。没有任何信件，没有照片。她显然没有保险卡，没有存折，也没有支票单。她的衣服都是常见的好料子，相当于是新的。"

"她看上去快乐吗？"他问。

"我猜是的。"

他抓住了她语气中的那一丝犹豫。

"仅仅是你的猜测而已？"

"喔，这类事平常大家也不大去想它，对不对？我想她有钱用，工作不错，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她不是那种多嘴婆。当然，她一旦生起病来——"

"对，她生起病来怎么样？"他鼓励她说。

"起先她很着急。我是说当她感冒病倒的时候。她说这样便把她的日常安排打乱了。不少约会都得取消。可感冒就是感冒，一旦染上了就不能置之不理。所以她只好躺在床上，用煤气灶煮茶喝，吃阿斯匹灵。我问她为何不请医生，她说用不着，治感冒的最好办法就是躺在床上发汗，还告诉我最好离她远点，免得传染。当她好一点时，我给她煮了点东

西：热汤和土司，不时弄点可口的布丁。她的确病了，感冒就是那么回事，我敢说大伙都是那样的，退了烧后才会觉得有气无力，她也差不多。她坐在火炉旁，我还记得，她对我说：‘但愿人们不要有那么多时间胡思乱想，我不喜欢想得太多，想多了心情不好’。”

勒琼仍然很专注地看着科平斯太太，于是她又打开了话闸子：

“我借了些杂志给她。但她好像不能静下心来阅读。记得有一次她说：‘如果事与愿违，最好是根本不知道的好，你说对不对？’我说：‘是啊，亲爱的。’她又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无法肯定。’我说那没什么。然后她又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光明正大的。我没什么可责怪自己的。’我说：‘你当然无可挑剔，亲爱的！但我真有点犯疑，她干事的那家公司，账目是不是清楚，说不定她有所察觉，但她不想惹麻烦。”

“有可能。”勒琼赞同说。

“不管怎么说，她又好了过来，或者说差不多好了，便回去工作。我告诉她别那样忙，再休息一两天。我不幸而言中！她上班后的第二天晚上回家后，我一眼就看出她又发高烧，连楼梯都几乎爬不上去。我告诉她一定要请医生，但她不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一整天眼神黯淡无光，脸烫得像有火烧着一样，呼吸也很沉重。又过一天后的晚上，她对我有气无力地说：‘神父，我必须要找神父。快……否则就太迟了！’但又强调她不要牧师，而要天主教神父。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天主教徒，她从来没戴过十字架什么的。”

但她的箱底确实有个十字架，勒琼不想提到这一点，仍然坐着听她继续讲。

“我看到小迈克在街上，就叫他到圣多明我教会去找戈尔曼神父。然后我打电话给医生和医院，这些花销都算在我的账上，没对她提起。”

“神父来时是你带他上楼去的吗？”

“是的。然后就是他们两人在一起。”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喔，我不太记得清楚了。我对自己说，既然请来了神父，她就会好起来。对了，我想起来了，关门时我听到她提到什么邪恶的事。是的——与那有关，对，关于一匹马——赛马，或许是的。偶尔我也喜欢小赌一下，但人家说赛马有诈。”

“邪恶。”勒琼说，他感到很吃惊。

“天主教徒临死前必须忏悔，是不是？所以我猜便是那方面的事。”

勒琼也不怀疑这一点，但他的想象力却被这个词激活了。邪恶……

邪恶这个字眼确实非同寻常，他想，如果那位知内情的神父被人跟踪、被棍棒击毙……

## 2

另外三名房客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其中两名，一个是银行职员，另一名年纪较大的在鞋店也工作了多年。第三名房

客是个二十二岁的女孩，才搬来不久，在附近的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他们三人和戴维斯太太相交甚少。

而那个告知警方她当天晚上在街上看见过戈尔曼神父的妇女，没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她是天主教徒，在教堂见过戈尔曼神父。八点差五分时，她看见他转到本索尔街进了托尼的店里。仅此而已。

在巴顿街转角处开药店的奥斯本先生是另外一位目击者，他倒提供了一点有用的线索。

他身材瘦小，已进中年，前顶已秃，圆脸，戴了副眼镜。

"晚安，警督，请到后面来好吗？"他拉起旧式柜台上的活板，勒琼走了进去，穿过配药室。穿着白外套的青年像个熟练的魔术师，在里面处理一瓶瓶药。他再穿过一道拱门，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几张摇椅、一张桌子和一个写字台。

奥斯本先生神秘地放下拱门的帘子，坐在一张椅子上，并示意勒琼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他俯身向前，眼珠闪闪发光，兴奋地说：

"碰巧我可以帮你们。那天晚上并不忙，没多少事，天气不太好。我们的年轻小姐站在柜台后面，星期四晚上我们通常八点才关门。雾越来越浓，周围没什么人。我走到门口去看看天气，心想雾降得真快，天气预报刚说它就来了。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里面的事小姐没什么不能处理的——卖点面霜、浴盐之类。后来，我看见戈尔曼神父从那边走过来，当然，我一眼就看出是他。袭击事件，这个凶手，杀害像他那样高尚的人。'是戈尔曼神父。'我当时心里想。他正朝

西街那边走，你知道，就是火车站左前方第二个转弯口。有个男人在他后面不远处跟着。我本来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可后面那个人很快停了下来，非常突然，正好是他经过我门口的时候。我正奇怪他为何停下来——却发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戈尔曼神父也放慢了脚步。其实他没有真正停住不走，而好像在苦心想着什么，想得都快忘了迈步了。后来神父又大步往前走，那个男人也跟了上去，走得也很快。我想，或许那人认识戈尔曼神父，想赶上去与他说什么。"

"但事实上他仅仅是跟着他吗？"

"现在我相信那事是他干的，当时没想到这一点，当时雾很浓，我一眨眼就看不见他们了。"

"你能不能形容一下那个人？"

勒琼的语气并不十分肯定。他估计只能听到惯常的描述。但奥斯本先生与托尼店的托尼的描述有所不同。

"喔，对，我想是这样，"他用一种自信的声音说，"他是高个儿——"

"高个？有多高？"

"喔，至少有五英尺十一英寸到六英尺，因为他很瘦，看上去还要高一些。瘦肩膀，喉结突出，小礼帽下面露出长发，大鼻子。很惹眼。我当然没法说出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正如你所知道，我只看到他的侧面。从走路的姿态看，他大约五十岁左右。年轻人走路是不同的。"

勒琼盘算了一下从门口到街上的距离，然后回头看看奥斯本先生，怀疑着。他很怀疑……

药店老板这样的描述，大概能说明一两个问题。这可能来自于丰富的想象。他听说过不少这类案例，它们大多数出自女人之口。他们所形容的凶手相貌，往往是他们心目中的凶手应该有的样子，通常包括了一些虚构的细节，譬如贼溜溜的眼睛、耷眉毛、长长的下颚、粗鲁残忍。奥斯本先生所描述的特征似乎真实可信。那么这个证人真是百里挑一——不为人所左右，能准确详细地陈述他所察觉的事情。

勒琼估计了一下从街道到门口的距离，他若有所思地盯着药店老板。

"如果你再见到那个人，你想你能认出他吗？"他问道。

"喔，会的。"奥斯本先生很自信地说，"我从不会忘记见过的任何一张脸。这是我的一种习惯。我总是说，要是哪个杀妻的凶手到我店里买过一小包砒霜，我一定会在法庭上认出他的。我还真希望有一天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可迄今为止还未发生过？"

奥斯本先生沮丧地承认还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

"现在更不可能了，"他遗憾地补充道，"我已经把店卖了，价钱还不错。我准备到伯恩茅斯退休。"

"你这个店看上去不错。"

"上乘的。"奥斯本先生骄傲地说，"我家在这里开店已近百年了。我的祖父和父亲都经营过这个店，是一家出色的家传药店。我在孩子时却没有这种意识，只觉得店子单调乏味。我与许多男孩一样，受过舞台的教训。我以为自己会演戏，父亲没有阻止我。'看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吧，我的孩子，'他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不是亨利·欧文爵士。'他说

得真对！我的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在剧团里大概呆了一年半，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店里。我为这个店感到骄傲。我们一直保存不少好药，都是陈年货，质量上乘。可这些年头，"——他伤感地摇摇头——"真叫我们做药剂师的人灰心。全都是卫生保健品，又没办法不卖它，差不多有一半收入靠这类货：扑面粉、口红、面霜、洗发精什么的。我自己从来不碰那些东西，请了柜台后面的那位小姐负责。不同了，开药店真跟以前不同了。不过我存了不少钱，店子也卖了一笔好价钱，我已在伯恩茅斯用高价买了一栋漂亮的小平房。"

他接着说：

"趁着还能享受生活的时候，尽快退休。这是我的信条。我有不少爱好，譬如，收集蝴蝶标本，不时观察鸟的生活。还有园艺——关于怎样开始搞园艺时下有不少好书。还有旅行，我或许加入一个旅行团外出——趁早去外国看看。"

勒琼站起身。

"好，祝你交好运。"他说，"如果你离开之前，碰巧看见那个人——"

"我会马上通知你，勒琼先生。当然，你相信我。我很乐意这么做。正如我对你说的，识长相我很擅长。保持警惕，如人们所言。真的，你尽管相信我，我很乐意的。"

# 第四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我从旧维多利亚剧院出来，朋友赫米亚·雷德克利夫在我身边，我们刚看完《麦克白》一剧。正下着大雨，当我们穿过街道，跑向我停车的地方时，赫米亚愤愤地说：

"不管谁上旧维多利亚剧院，总会遇上雨。"

"正好给碰上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说不是规律，她只记得下雨的时刻。

"我在格林德伯恩的时候，"当我踩离合器时，赫米亚又说，"运气一向很好，我实在想象不出除了完美之外还有什么：音乐——灿烂的鲜花——白色的花坛最别致。"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格林德伯恩和那儿的音乐，然后赫米亚说：

"我们要到多佛去用餐，对不对？"

“多佛？多么出格的念头。我还以为要去‘幻想园’呢。看完那台满是血腥和压抑的《麦克白》，应该好好吃喝一顿，莎士比亚总让我胃口大开。”

“是啊，瓦格纳也一样。幕间休息时，吃科文特加登烟熏鳟鱼三明治，也不足以平息精神上的悲痛。至于为什么去多佛，是因为你的车正朝那个方向开。”

“这也要绕点路。”我解释说。

“可绕过头了。你已经开到旧肯特路来了。”

我环顾四周，不得不承认，赫米亚像往常一样，又说对了。

“我总是弄不清这儿的方向。”我道歉说。

“是容易弄错。”赫米亚赞同道，“总绕着滑铁卢车站转。”

最后，我好不容易才驱车过了威斯敏斯特桥，我们继续讨论刚刚看过的《麦克白》。我的朋友赫米亚·雷德克利夫是位二十八岁的漂亮女子，五官典雅完美，一头栗色的秀发盘在颈后。我妹妹总是说她是“马克的女朋友”，可她那种语气却总是惹我生气。

“幻想园”的招待热情地欢迎我们，带我们到深红色天鹅绒墙边的一张小桌旁。“幻想园”生意兴隆，所以桌子都挨得很近。当我们坐下时，邻桌的顾客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讲师戴维·阿丁利介绍了他的同伴，一位梳着流行发式的漂亮女孩。那种发型很复杂，东突一块，西突一角，奇特的是，配在她的头上却显得很得体。她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嘴往往半开着。她与戴维所有的女朋友一

样,很笨。戴维本身却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好像只有跟傻里傻气的女孩子相处,他才得到放松。

"这是我的小宝贝波皮,"他介绍道,"这是马克和赫米亚。他们都正统而博学,你得多学习才能赶上他们。我们刚看完《只是为了开玩笑》,好看得很!我想你俩刚看完莎士比亚或易卜生的戏吧。"

"在旧维多利亚剧院看的《麦克白》。"赫米亚回答。

"喔,你以为巴特森编导得怎样?"

"我很喜欢。"赫米亚说,"灯光很迷人,我还没见过宴会安排得那么好。"

"喂,那些女巫怎么样?"

"真可怕!"赫米亚说。"她们总是那样。"她补充道。

戴维表示同意。

"好像有一种浓郁的哑剧气氛,"他说,"他们全都像千面魔头一样跳进跳出。你总不能期望一位身穿白衣的女仙子用单调的声音说:'你的邪恶不会胜利。最终,只有麦克白将陷入疯狂。'"——

我们全都笑起来,可善于察颜观色的戴维,却精明地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搞的?"他问道。

"没事。你的话题使我想起那天看的一出哑剧,有邪神、千面魔头。是的——还有女仙子。"

"在什么地方?"

"喔,在切尔西的一家咖啡店。"

"你真是既精明又时髦,对不对?马克,参加切尔西那一

伙？穿紧身衣的富家女子，就在那种地方结交不打眼的男孩。那正是波皮该去的地方，对不对，鸭鸭？”

波皮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恨切尔西，”她反驳道，“我认为‘幻想园’好得多！多么可爱，多么可口的食品。”

“很好，波皮。反正你没能真正富得配去切尔西。再给我们谈谈《麦克白》，马克，谈谈那些可怕的女巫。要是我担任编导的话，我知道怎样塑造那些女巫的。”

以前在学校剧团时，戴维可是个活跃分子。

“怎么塑造？”

“我会让她们显得很平常，只是阴险狡猾的老妇，像乡下的女巫。”

“但这年头哪儿还有女巫啊？”波皮瞪着他问。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是个伦敦女孩。现在英格兰乡下的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女巫。布莱克老太就住在山上第三间茅屋里。小孩们被告诫不能打挠她，人们不时送给她鸡蛋或自制的糕点。因为，人们经常被告知：‘如果你惹恼了她，你家的奶牛将挤不出奶，你的马玲薯也颗粒无收，或者约翰尼将会扭伤脚。你必须与布莱克老太保持好关系。’没有人如此明明白白说出来，可大伙心里全明白！”

“你真会开玩笑。”波皮板着脸说。

“不，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对不对，马克？”

“随着教育越来越普及，那一类迷信完全消失了。”赫米亚用怀疑的口气说。

“可乡下那块地方就是不一样。你说是不是，马克？”

"我认为或许你是对的，"我慢吞吞地说，"不过我也拿不准，我没在乡下住过。"

"我不明白你怎么把女巫们塑造成普通的老太太。"赫米亚说，"她们当然有一种特殊的神秘味，真的。"

"哟，但你想想，"戴维说，"这就跟发疯一样。如果你遇见一个又吼又叫，全身是稻草，歪歪倒倒走来走去的人，那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但我记得有一次替一位在精神病院做事的医生送个口信，我在一个房间里等他时，对面有一个很文雅的老太太在喝牛奶。她随便地跟我聊天气，然后突然俯身向前低声问道：'被埋在火炉后面的那个可怜的孩子是不是你儿子？'然后她点点头，又说：'十二点十分，准点。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假装你没有看到血。'仅仅是她那种真有其事的口气，就叫人不寒而栗。"

"火炉后面真的埋了一个人吗？"波皮急切地问。

戴维没理她，继续说：

"再说那些灵媒婆，一会儿神情恍惚，一会儿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又敲又打，完事后站起来拍拍脑袋，然后回家吃一顿有鱼和炸土豆片的晚餐，就像一位平常而快活的妇女。"

"在你看来舞台上的女巫，"我说，"是三个未卜先知的苏格兰老太太，秘密运用她们的巫术，围着一口大锅念咒语，召来一些鬼魂，然而她们表面上看却跟普通妇女一样。哼，这倒挺新鲜的。"

"但愿你能找到几个这样的演员。"赫米亚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戴维承认道，"只要剧本上有一点关于疯狂的提示，演员马上就会变本加厉地渲染！暴死的情形也一

样。没有一个演员会平平静静地倒下死掉，他一定要怒吼、跌倒、翻白眼、喘粗气、搔头弄脑，很夸张地表演一番。谈起表演，你觉得菲尔丁的麦克白将军演得怎样，批评家们对他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梦游后的那一幕与医生在一起的戏真可怕，”赫米亚说，“‘你不能帮助一个有病的脑子。’他让我察觉一件以前从未想到的事——他真的是在命令医生杀她，然而他又爱妻子。他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恐惧与爱之间的斗争。‘随后你也应该死了。’是我所知道的最沉痛的话。”

“如果看到自己的剧本被人这么演的话，莎士比亚一定会吃惊的。”我冷冷地说。

“我认为伯比奇公司已丢掉不少原著中的精华。”戴维说。

赫米亚喃喃地说：

“演出者的招数总让原作者感到意外。”

“莎士比亚的剧本是不是一个叫什么培根的人写的吧？”波皮问。

“那种理论已过时了，”戴维温和地说，“关于培根你还知道些什么？”

“他发明了火药。”波皮得意洋洋地说。

“你们明白我为什么爱这女孩吗？”他说，“她知道的事往往出人意料。我亲爱的，是弗朗西斯，不是罗杰。”

“我觉得菲尔丁扮演的第三个凶手很有趣，”赫米亚说，“以前有没有这种例子？”

“我想有的，”戴维说，“那时很方便。”他继续说道：“如

果想除掉一个人，你随时可以找到代替你的杀手。如果现在还能这样，多有趣。”

“可还是有的，”赫米亚反驳道，“那些歹徒黑帮会供你差使。芝加哥就有。”

“唉，”戴维说，“我不是指那种人，我是说一般人想除掉某个人，如生意上的竞争者、富有而老不死的姑姑。如果现在的人只要打个电话说：‘劳驾派两名老练的杀手好吗？’那该多惬意。”

我们都笑了起来。

“但从某方面讲人们有办法，不是吗？”波皮说。

我们都朝向了她。

“什么办法，宝贝？”戴维问。

“噫，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某人想做的话，也能办到的……如你所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过我相信费用很贵。”

波皮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单纯天真，嘴唇也微微张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戴维好奇地问。

波皮看上去给懵住了。

“噫——我想——我是搞混了。我指的全都是‘白马’那类事。”

“‘白马’？什么样的白马？”

波皮羞红了脸并垂下了眼睛。

“我真傻，那只是别人提到过的——可我必定是把它搞混了。”

## 2

一般来说，每个人大概都会经历一种奇特的体验，那就是在听到一件事之后，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又会碰上。我在第二天早上便遇上了这种事。

电话响了，我回答道：

“弗拉克斯曼，73841。”

电话那头传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声音急促但坚定有力：

“关于那事我考虑过了，我会去！”

我灵机一动。

“太棒了，”我说着，拖延着时间。“太太——你是——？”

“毕竟，”那声音说，“不会遭两次雷击吧。”

“你肯定没有打错电话吧？”

“当然不会。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没错吧？”

“是的！”我说，“你是奥利弗太太。”

“啊，”那个声音惊奇地说，“原来你刚才不知道我是谁？真没想到这一点。我说的是罗达的游园会，如果她希望我去的话我就去，并签字留念。”

“你真是太好啦。当然，他们会感谢你的。”

“不会有宴会吧？”奥利弗太太担心地问道。

“你也知道这种事，”她继续说，“那帮人明明看到我喝着姜酒或蕃茄汁，根本没有写作，却偏偏还要问我‘现在是不是在写作？’还说他们喜欢我的书——这当然是奉承话，

却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如果说‘我很高兴’，听起来却像‘很高兴见到你’那类陈词滥调。唉，实际上也差不离。你不认为他们会邀我去‘粉红马’喝点什么吗？”

“粉红马？”

“是的，白马。我指的是酒店。我实在怕酒店，我只能勉强喝点啤酒，那也会使我很难受。”

“你刚说的‘白马’指的是什么？”

“有一家酒店叫那个名字，是不是？或者叫‘粉红马’？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我刚才想到了它。我总丢三忘四的。”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利弗太太迷惑地问。

“蟋蟀呢？”

“说真的，”奥利弗太太冷峻地说，“我看你必定糊涂得把什么都搅在了一起。粉红马、酒店、鹦鹉和板球。”

她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回味这第二次提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这次是名律师索姆斯·怀特，他告诉我，我的教母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夫人在遗嘱中提到，我可以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这批画中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索姆斯·怀特用沉郁的声音说，“但据我所知，你曾经表露出很欣赏她的一些藏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估计你会写信通知我这件事的，但我毕竟把这件事给忘了。”

“正是这样，”索姆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的各个条款已开始实施，作为执行委员的我也正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房子。如果你最近能来一趟埃尔斯米尔广场……”

“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是一个不适合干工作的早晨。

## 3

我腋下夹着挑选出的三幅水彩画，离开埃尔斯米尔广场 49 号时，突然间几乎撞上了一个正要进门的人。我们相互道歉后，当我正要叫出租车时，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马上转身问对方：

“喂，你不是科里根先生吗？”

“是的——对了——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

从前上牛津大学时，吉姆·科里根一直是我的朋友，可我们迄今为止至少有十五年时间没有见过面了。

“虽然面熟，可一下子却想不起来，”科里根说，“我不时读到你的大作，很喜欢。”

“你怎么样？是不是在从事你所向往的研究工作？”

科里根叹气道：

“艰难啊。那是花钱的工作——如果单靠你自己支撑。除非你能找到个赞助的百万富翁，或者一个热心基金会。”

“肝蛭，对不对？”

“好记性！不，我已放弃肝蛭了。我眼下最感兴趣的是一种与脾脏有关的腺体，你大概没听说过这类事吧？表面上

看，好像派不上一点用场！”

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种科学家的激情。

“有何高见，嗯？”

“咳，”科里根辩解道，“我认为这种腺体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浅显地说，就跟你刹车时少不了一种液体一样。没有那种液体，刹车就不灵。对于人类，要是缺乏这种腺体，就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导致犯罪。”

我嘘了一声。

“那怎么解释‘原罪’说？”

“真是的，”科里根说，“牧师不欢迎我的理论，对不对？说真的，迄今还无人对这种理论感兴趣，不幸得很。所以我还在警方担任警医。很有趣，可以观察到各类犯罪型态。我不想用这话题再打挠你。我们一起去吃午饭怎样？”

“好的。可你不是正要去那儿吗？”我的头朝科里根身后的屋子点了一下。

“未必，”科里根说，“我只是想碰碰运气。”

“那里除了一名管理员，再没别的人了。”

“我想也是。不过我希望尽可能发现一点已故的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女士的事。”

“我敢说我比那名管理员知道得多。她是我的教母。”

“她真是？运气真好。我们去哪儿用餐？朗兹广场有个小餐馆，不算豪华，但有一种很别致的海鲜汤。”

我们在那家小餐馆坐下后，一个脸色灰白、穿着法式水手裤的招待端上一锅冒着热气的汤。

“真棒，”我一边品尝一边说，“那么，科里根，你想知道

这老太太些什么？随便说一句，是为了什么？”

“关于起因，话就长了，”我的朋友说，“首先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老太太。”

我考虑了一下。

“她是个旧式妇女，”我说，“维多利亚式的。是某个小岛已故总督的遗孀。她富有也喜欢过舒适的日子。冬天就到国外埃什托里尔那样的疗养胜地去。她的屋子很大，布置着不少维多利亚式家具，也有各种档次的维多利亚式银器。她没孩子，只喂了一对驯养很好的狮子狗，相依为命。她是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心地善良，但很专制，总坚持自己的意见。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我也不能肯定，”科里根说，“就你所知，她有没有可能受人敲诈过？”

“敲诈？”我惊奇地问，“真是不可想象，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戈尔曼神父遇害这件事。

我放下汤匙，问道：

“这份名单，你有吗？”

“不是原本。我把它抄了下来，在这儿。”

我接过了他从口袋里拿出的那张纸，开始研究起来。

“帕金森？我知道两个帕金森。叫约瑟的在海军供职。另一个叫亨利·帕金森，在政府某部门工作。奥玛拉——有一位奥默罗德少校在布鲁斯——桑福德——我少年时期有位老牧师姓桑福德。哈蒙兹沃思？不对——塔克顿，”我迟疑了一下，“塔克顿……不会是托马西娜·塔克顿吧？”

科里根惊奇地看着我。

"依我看，有可能是的。她是谁？干什么的？"

"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啦。她死亡的讣告大约登在一个星期以前的报纸上。"

"那么，也是白搭了。"

我继续读名单。"肖。我知道一位牙医姓肖，还有杰罗姆·肖，英国王室顾问……德拉方丹——我最近听说过这个姓氏，可想不起来是在哪儿了。科里根——会不会碰巧是你？"

"但愿不是。我觉得名字上了这张单子是会倒霉的。"

"也许。你怎么想到这事与敲诈有关？"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勒琼警督的看法。这事看上去也有点像——不过有多种可能性，譬如走私或密探之类的名单——事实上什么也不能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份名单对于行凶者十分重要，为了得到它，他可以杀人。"

我好奇地问："你一向对你在警方的工作都很感兴趣吗？"

他摇了摇头说：

"谈不上。我的兴趣在犯罪的个性、背景、生活环境，尤其是腺体方面的健康情形——仅此而已！"

"那你为何对这份名单如此感兴趣呢？"

"天知道！"科里根缓缓地说，"也许是看见我自己的姓氏在上面吧。姓科里根的有救了！一个姓科里根的可以拯救其他姓科里根的人。"

"拯救？这么说你认为名单上的人都将是被害者，而不

是害人者了？但会不会是两者兼而有之呢？”

“你说得对极了。真奇怪，我竟然这么肯定。或许这仅仅是一种直感。或许这事与戈尔曼神父有关。我不经常遇见他，但他是个好人，被众人和他那个群体的人所敬重。他是那种坚强不屈的人。他为了这张名单不顾生死，令我不能忘怀……”

“警方还没有找出什么线索？”

“有的，可事情比较复杂。得到处调查，还要调查那天晚上找神父去的那个女人的背景。”

“她是谁？”

“显然，没什么特殊的。一名寡妇。我们估计她丈夫可能与赛马有关，但看起来又不太像。她在一家小公司上班，作消费调查，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那是一家信誉还不错的小本公司，对她的了解也不深。她来自英格兰北方兰开夏郡。关于她只有一件事很奇怪，那就是属于她私人的东西太少了。”

我耸耸肩，说：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相互隔绝的世界。”

“是的，如你所说。”

“不管怎样，你决定插手这件事？”

“只是随便打听一下。赫斯基思-杜波依斯是一个不常见的名字。我想我也许能找出一点有关这位女士的资料——”他未把这话说完，“可从你刚才告诉我的情况，好像没什么特别有用的线索。”

"既不像走私毒品的，也不像密探，"我向他保证道，"她一向过着安宁惬意的生活，没什么好让人敲诈的。难以想象她的名字出现在什么名单上。她的珠宝保存在银行里，强盗也不会对她下手的。"

"你还认识其他叫赫斯基思-杜波依斯的人吗？譬如她儿子？"

"她没有子女，倒有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但不同姓。她丈夫是独子。"

科里根随口说我帮了他不少忙，然后看看手表，轻快地说他要去接一个人，我们便分手了。

回家途中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始终定不下心去工作。终于，凭着一时冲动，按响了戴维·阿丁利的电话。

"戴维吗？我是马克。那天晚上你带的那个叫波皮的女孩，全名叫什么？"

"想拐我的妞是不是？"

戴维似乎对此很感兴趣。

"反正你有许多女朋友，"我回答说，"少一个也无妨。"

"老兄弟，你已背了一个包袱了吧。我还以为你跟她已敲定了呢。"

"敲定"，这是个惹人嫌的词。然而，仔细一想，我与赫米亚的关系也确是这样。可我为什么觉得有点沮丧呢？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有一天我和赫米亚会结婚……我爱她胜过我所认识的其他人。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一种厌恶感……我们的前景展现在我眼前。赫米亚和我一起去欣赏高雅的戏剧，一起讨

论艺术、音乐。毫无疑问，赫米亚是个相称的伴侣。

但潜意识却告诉我，其实并没有多大意思。对此我感到震惊。

“打盹了？”戴维问。

“当然没有。说真的，我觉得你那个叫波皮的朋友会使人清爽的。”

“说得好。她是——有点吸引人。她的全名叫帕米拉·斯特林，在梅费尔区的一家人造花店干活。你知道，三根干枝条，别上郁金香，点缀一点月桂叶，卖三几尼钱。”

他把地址告诉了我。

“带她去享受享受，”他用长辈式的亲切口吻说，“你会觉得神清气爽。那个女孩什么也不懂——脑袋里一片空白。你说的什么她都相信。随便说一句，她是贞洁的，所以不要抱太多的幻想。”

他挂断了电话。

## 4

我有点不安地闯进“花卉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门。一阵浓郁的栀子花香闷得我几乎倒退几步。几个女孩，都穿着浅绿色的制服，看起来个个像波皮，难以辨认。最后，我好不容易才找出她来。她正在艰难地拼着一个地址，在写 Fortescue Crescent 时还稍微踌躇了一下。拼完地址，她在找零钱付给客人五英镑钞票时，又出了点错。她一空下来，我便也与她打招呼：

“我们在某天晚上见过面——你与戴维·阿丁利一起时。”我提醒她道。

“噫，对呀！”波皮热情地附和说，目光却迷茫地从我头上掠过去。

“我想问你点事，”我马上感到有点不自在，“或许我最好买点花。”

波皮像一部按了钮的自动化机器，马上回答：

“我们有一些可爱的玫瑰，今天刚送来的新鲜货。”

“就这些黄玫瑰怎样？”其实别的地方也有玫瑰。“多少钱？”

“非常非常便宜，”波皮用甜美的声音说，“每朵只要五先令。”

我倒抽了一口气，要了六朵。

“要不要这些特别好的叶子衬托一下？”

我怀疑地看着那些快枯黄的叶子，于是另外挑了些嫩绿的芦笋叶，如此的选择却使波皮怀疑起我的鉴赏力来。

“我想请教你一件事，”当波皮有点笨拙地把芦笋叶包在玫瑰花四周时，我又提起了话题，“那天晚上，你提到过叫‘白马’的什么东西。”

波皮大吃一惊，瑰瑰和芦笋叶全掉在地板上。

“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波皮站直了身子问道：

“你说什么？”

“我想问你关于‘白马’的事。”

“一匹白马？你是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你不是提到过吗？”

“我坚信自己从来没说过它，也没听说过任何那类事。”

“某人向你提起过的，是谁？”

波皮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慢慢地说：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老板也不允许我们与顾客闲聊。”她把账单放在我面前说，“请付三十五先令。”

我给她两英镑，她塞了六先令在我手里，然后飞快转身去招呼另一个顾客。

我发现，她的手微微颤抖着。

我慢慢走出花店。走了一小会儿，我察觉她算错了价钱（芦笋叶是七先令六便士），退了太多的零钱给我。她所以会算错钱，显然是在想着其他问题。

我仿佛又看见那可爱的面孔和蓝色的大眼睛。那双大眼睛里隐藏着什么……

“可怕，”我对自己说道，“吓呆了……然面为什么呢？为什么？”

# 第五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轻松多啦，”奥利弗太太说，“想到终于了结了一桩事，也没发生什么不愉快，轻松多啦。”

的确是令人轻松的一刻。罗达的游园会像通常的游园会那样结束了。清晨的时候，天气不太好，大家都很担心，后来还总算过得去。在整个过程中也多多少少发生过一些争执，总算也较完满地解决了。各种各样热烈的乡村竞赛、出售杂货等等作为茶会的一部分。罗达老练地处理每一件事，其令人愉快之处不时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人们担心那些未经训练的狗在这隆重的场合捣乱，被关在了房子里。当来宾们一起挤进大帐篷时，显得有点混乱。

最后，到了晚上，谷仓里还有人在跳地方舞蹈，还安排了烟火。但主持人却劳累得回到了屋子里，在餐厅吃了简单的冷盘。大伙一边吃一边聊天，每个人只顾说自己的，很少

注意其他人，显得十分轻松散漫。被放出的狗在餐桌下愉快地啃着骨头。

“今年一定比去年的好。”罗达高兴地说。

“我觉得很意外，”孩子们的苏格兰籍保姆兼教师麦卡利斯特说，“迈克尔·布伦特居然连续三年发现藏宝。我怀疑她是不是预先得到了情报？”

“布鲁克班克女士赢了那头猪，”罗达说，“我看她并不想要，显得有点尴尬。”

这一伙人包括我的堂妹罗达、她丈夫德斯帕德上校、马克立斯特小姐、一位叫金杰的红发小姐、奥利弗太太，以及凯莱布·戴恩·卡尔索普牧师夫妇。牧师是位可亲的上了年纪的学者，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适时引经据典。这种习惯虽然常常会令人觉得有点卖弄，也会使谈话错落有致。他常常乐此不疲。

“诚如贺拉斯所言……”他愉快地扫视一遍全桌的人。

于是又发生了习惯性的停顿。接着又打开了话闸子。

“我觉得霍斯福尔太太在那瓶香槟酒上动了手脚，”金杰若有所思地说，“她侄儿得到了那瓶酒。”

喜欢用美目盯人的卡尔索普太太沉思地打量了奥利弗太太好一会儿，然后突然问：

“你希望游园会发生点什么事吗？”

“哟，真的，譬如谋杀什么的？”

卡尔索普太太似乎很来劲。

“但为什么会发生呢？”

“没什么理由。不太可能，真的。但我上次参加游园会

就发生过一次。”

“我明白了。所以你觉得不安。”

“的确如此。”

牧师的话又从拉丁文转成希腊文。

稍事停顿之后，麦卡利斯特小姐谈到了她怀疑抽签出售活鸭有作弊行为。

“‘国王纹章’的老勒格送给售酒摊十二打啤酒，真大方。”德斯帕德说。

“国王纹章？”我尖声问道。

“是本地的一家酒店，亲爱的。”罗达说。

“这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家酒店？叫——白马的，不是你说的吗？”我转向奥利弗太太问道。

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人掉头看我，表情暧昧。

“白马不是酒店，”罗达说，“我的意思是说它现在已不是酒店了。”

“它本来是酒店，”德斯帕德说，“大约十六世纪以前是的，但现在它仅仅是一间普通的民房。我一直认为它应改改名字。”

“喔，不，”金杰大声说，“要是改名叫什么‘路边亭’、‘美景阁’之类的，就太蠢了。我觉得叫‘白马’的确好 。那儿还有一块可爱的酒店招牌。她们把它挂在厅堂。”

“她们是谁？”我问。

“房子是赛扎·格雷的。”罗达说，“不知你今天有没有见到她？灰色短发的高个头妇人。”

“她很神秘，”德斯帕德说，“会招魂术和魔法。不一定全

是巫术，不过反正是那种事。”

金杰突然大笑一声。

“对不起，”她抱歉地说，“我想起了格雷小姐扮成巫婆，登上黑天鹅绒祭坛的样子。”

“金杰！”罗达说，“别在牧师面前乱扯。”

“对不起，卡尔索普先生。”

“没关系，”牧师微笑道，“古人言——”接着，他背了一段希腊文。

大家敬畏地沉默了一会儿，我又旧话重提：

“我还想知道‘她们’是哪些人——除了格雷小姐还有谁？”

“哟，还有一个朋友跟她住在一起，叫西比尔·斯塔姆福狄斯。我认为她是个灵媒，你一定在附近见过她——身上挂了一堆护符、念珠什么的——有时还穿印度的莎丽长服——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她从未去过印度——”

“还有贝拉，”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是她们的厨子，她是个女巫。她来自邓宁小村。她在那边是很有名的女巫，是祖传的，她母亲也是名女巫。”

她说话的口气好像真有其事。

“听你的口气好像你也信巫术，戴恩·卡尔索普太太。”我说。

“当然！没有什么神秘的。全都是很自然的事。只是继承了家庭的传统。小孩们不敢去逗她的猫，人们不时送些自制的点心或果酱给她。”

我怀疑地看着她。而她却显得煞有介事。

"今天西比尔帮我们忙替人算命,"罗达说,"她坐在绿帐篷里,我相信她是这方面的高手。"

"她给我算了个好命,"金杰说,"想要钱就有钱。会有一个海外来的英俊陌生人追求我,会有两个丈夫和六个孩子。真是乐善好施。"

"我看见柯蒂斯家的女孩出来时,笑个不停。"罗达说,"然后她对她的男朋友赧颜以对,告诉他别以为他是敲定的新郎。"

"可怜的汤姆,"她丈夫说,"他没有回嘴吗?"

"回了。他说:'我不会告诉你她许诺我的,那会使你不高兴,我的妞!'"

"汤姆说得好。"

"帕克老太太的嘴很刻薄,"金杰笑着说,"她说:'都是胡说八道,你们两人都不要相信。'可克里普斯太太却尖声插嘴道:'利齐,你与我一样清楚,斯塔姆福狄斯小姐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事情,格雷小姐能预测哪一天有人会死,而且从来没说错过!有时候真叫人毛骨悚然。'帕克太太说:'死——是不同的。那是一种定数。'克里普斯太太说:'反正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得罪她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

"听起来挺有意思。我真想见到他们!"奥利弗太太渴望地说。

"我们明天带你去,"德斯帕德上校应许道,"那座老酒店的确值得看看,她们把它安排得很妥帖,也没有破坏原来的特征。"

"我明天早上打电话给赛扎。"罗达说。

我必须承认，我是带着一种沮丧的心情上床睡觉的。

“白马”在我心里一直代表一种不可知的邪恶，现在看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除非什么地方还有另外的“白马”？

我沉思着，直到入睡。

## 2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感到事情有了个结果。草地上硕大的帐篷在潮湿的微风中零乱地摇晃着，等待着人们去收拾。在星期一，我们都将去整理收拾的。可今日罗达却明智地决定，大家都外出，尽可能地去轻松轻松。

我们都去教堂，聆听卡尔索普牧师讲述有关以赛亚全书的一段教义。好像这部书论及的教义还没有论及波斯人的历史多。

“我们将与维纳布尔斯先生共进午餐。”罗达解释道，“你一定会喜欢他的，马克。他真是个有趣的人，到过每一个地方，什么事都做过，知道各种离奇的事。三年前，他买下了普赖尔斯大宅，在修葺方面还花了不少钱。他患过脊髓炎，不得不靠轮椅行动。我猜想他一定很沮丧，因为他太喜欢旅行了。当然，他钱财充足，家里到处是昂贵的东西。我相信他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去拍卖市场。”

普赖尔斯大宅只有几英里远。我们驱车到达时，主人推动轮椅到大厅来迎接我们。

"欢迎你们大家来,"他诚恳地说,"昨天一定累坏了,一切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罗达。"

维纳布尔斯先生大约五十岁左右,瘦削的面孔上鹰钩鼻骄傲地挺立着,穿着略带古风味的开领上衣。

罗达替大家相互作了介绍。

"我昨天见到过这位女士,"他说,"我买了六本她亲笔签名的书,准备作圣诞礼物。你写得真是太好啦,奥利弗太太。一定要继续写下去,让我们大饱眼福。"他对金杰微笑道:"你让我差点得到一只活鸭,小姐。"然后他转身对我说:"我欣赏你上个月在《评论月刊》上的那篇文章。"

"真感谢你能参加我们的游园会,维纳布尔斯先生,"罗达说,"你送了一大笔钱的支票给我们,我还以为你不能亲自参加了呢。"

"嗯,我很喜欢这类活动。英国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最后我抱了一个投环游戏得奖的恐怖塑料娃娃回家,又听了咱们的西比尔替我测算的虽不真实却令人愉快的远景。她戴着串金丝的头巾,身上还挂了很重很重的假埃及念珠。"

"好样的西比尔,"德斯帕德上校说,"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和赛扎一起喝茶,那是个有趣的地方。"

"'白马'?对。我希望那里还是一家酒店。我总觉得那地方有一段神秘而不寻常的邪恶史,不像是走私,我们这儿离海不是太近。也许是绿林大盗的黑店?或许那些富有的旅客在那里住了一夜,就永远从这世界上消失了。让它现在变成三位老姑娘的住宅,便觉得索然寡味。"

“啊，我从来没从这方面想过她们。”罗达叫道，“也许像西比尔那样老是穿印度莎丽长服、戴护符，又总是看见别人头上有什么云气，的确有点滑稽。可是赛扎不是真的有些令人可怕的地方吗？你说是不是？她能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虽然她并不明说自己有预测能力——但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还有贝拉，年纪还不大，就已经替两个丈夫送过葬。”德斯帕德上校说。

“我真心希望她原谅我。”维纳布尔斯先生笑着说。

“邻居说她有致人死亡的法力，”德斯帕德上校补充道，“要是有谁惹得她不高兴，她只要看看那人，那人就会生病死掉。”

“当然，我忘了，她是个巫婆吗？”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是这么说的。”

“巫术很有意思。”维纳布尔斯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世界上有不同形式的巫术——我记得当我在东非时——”

他谈起这类事生动有趣。他谈到非洲的术士，婆罗洲的神祇，还应许吃完午餐给我们看一些西非男巫面具。

“这栋房子里，什么东西都有。”罗达笑着说。

“哼，”主人耸耸肩道，“如果没法走出去经历每件事，那么只好把那些东西弄到家里来看看。”

只有在这一刻，他的声音才似乎带着一种辛酸，他迅速地看了一下自己瘫痪的双腿。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他说，“我想了解、想看看的东西太多了。唉！我这一生还不算过得太差劲，就是现在——

生活里也还有不少安慰。”

“为何在这儿呢？”奥利弗太太突然问。

其他人都有点不安，好像感受到了一种悲剧的气氛一样，但奥利弗太太却不受其感染。她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发问。她的坦率和好奇，又使气氛轻松了起来。

维纳布尔斯先生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她。

“我是说，”奥利弗太太说，“你为什么来这儿住，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消息闭塞，与世隔离。是不是因为你有朋友在这里？”

“不。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所以住这里，是因为这里没有朋友。”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我心想，他的残废到底对他产生了多大的伤害？失去了到各地去探险的能力，是不是还深深伤害了他的心灵呢？或者，他是不是已凭着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已改变了的环境中找到了平衡之点呢？

维纳布尔斯先生似乎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他说：“你在一篇文章里，曾提到‘伟大’这个词的含义，并比较了东西方对它的不同解释。可现今我们英国所谓的‘伟人’，指的是什么？”

“当然是指有非凡智慧的人，”我说，“不是还要加上有高尚的道德吗？”

他看着我，目光炯炯。

“那么，形容坏人不能用‘伟大’这个字眼？”他问道。

“当然可以，”罗达说，“拿破仑、希特勒以及还有许多

人，他们都是伟人。”

“是因为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德斯帕德说，“但如果你了解他们本人，你就不会有那种印象了。”

金杰俯身向前把手指伸进她的头发里。

“这是种有趣的想法。”她说，“或许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可怜、矮人一截的小人物，可就算让他们把整个世界踩在脚下，他们是不是会满意呢？”

“哼，不会的。”罗达激烈地说，“如果他们能那样的话，这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不敢肯定，”奥利弗太太说，“毕竟，连最傻的孩子也能轻易地用一把火烧掉房子。”

“算了，算了，”维纳布尔斯先生说，“不存在的事情就别去空谈了。的确存在邪恶，并且这邪恶的力量很强大，有时甚至压倒了善。它在那儿，必须承认它——与它战斗。否则——”他摊开双手，“我们只能陷入黑暗之中了。”

“当然。我是在邪恶中长大的，”奥利弗太太用道歉的口气说，“我的意思是，相信它的存在。但你们知道，我一直以为它看起来很滑稽可笑。有像动物一样的脚，还有尾巴什么的，像个蹩脚的演员那样上窜下跳。当然，我写的故事都有一个主犯——读者喜欢这样——可对其越来越难以处理。只要读者不知道这主犯是谁，我都有法子让他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等他最后不得不现身出场的时候，看起来——他看起来，不知怎么的，却往往令人失望。可说是一种排斥高潮的手法。如果把情节改成一个银行经理盗用公款，或者一位丈夫想除掉太太而娶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便容

易多了。如此这般也自然得多，如果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

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弗太太又用谦逊的口气说：

“我知道我解释得不是很好——可你们都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们说完全了解了她的意思。

# 第六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当我们离开普赖尔斯大宅的时候，已经是四点以后了。维纳布尔斯先生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带我们游览了整座屋子。他很乐意让我们看他的各种珍藏，这栋房子里也确实搜集了不少珍奇的东西。

“他一定赚了不少钱，”我们离开后我说道，“那些宝石——还有非洲雕像——更别说他的东德瓷器什么的。你们有这种邻居真幸运。”

“我们还不知道？”罗达说，“这里大部分人都很好——就是有点死板。相比之下，维纳布尔斯先生就有趣多了。”

“他靠什么挣钱？”奥利弗太太问，“还是他本来就很有钱？”

德斯帕德上校冷冷地说：“这年头谁也不敢吹牛说自己继承了一大笔钱，因为死亡税和遗产税已扣掉了许多。”

"有人告诉我，"他补充说，"他本来是个码头工人，但看起来不太可能，他从未提过他的童年或家人。"他转向奥利弗太太说："是你笔下的神秘人物。"

奥利弗太太说，人们总向她提供一些她不想要的材料。

"白马"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房屋，离村镇大街还有一段距离。房屋后面有座带围墙的花园，有一种闲雅而古老的气氛。

我感到有点失望，便说了出来。

"没有一点凶兆，"我说，"无那种气氛。"

"等你进了里面再说吧。"金杰说。

我们下车走到门口，门立刻就开了。

赛孔·格雷小姐站在门口。她是高个子，身穿苏格兰呢外套和裙子，颇有点男人的风度。她粗硬的灰发盖在突起的前额上，鹰钩鼻，浅蓝色的眼珠目光锐利。

"你们总算来了，"她用粗嗓音热情地说，"我还以为你们全都迷路了呢。"

我发现她背后黑暗的大厅里，有一张脸孔正在窥视我们。那是一张奇怪而模糊的脸，像个偶然窜进雕塑家作坊的孩子用泥土捏成的面孔。我觉得，更像是偶尔在意大利或比利时的佛兰芒人的原始绘画中看到的那种平常人的脸。

罗达相互介绍后，又解释说我们刚在普赖尔斯大宅与维纳布尔斯先生吃过午餐。

"哟！"格雷小姐说，"原来如此！享受之家。他那个意大利厨子手艺高超！再加上一屋子的珍藏。唉，可怜——一定要有点什么让他打起精神来。对，请进，请进。我们对寒舍

还真有点自豪。十五世纪——还有些十四世纪的东西。”

大厅低矮阴暗，有一条旋转的楼梯通往上面。大厅里有个大壁炉，上面挂着画。

“从前酒店的招牌。”格雷小姐发现我们在看画，便解释道，“这种光线下看得不太清楚。名叫‘白马’。”

“我给你们清洗一下，”金杰说，“我以前就说过。要是你答应，结果一定会使你吃惊的。”

“我有点怀疑，”赛扎·格雷说，尔后又直率地补充了一句：“万一你损坏了怎么办？”

“我当然不会损坏的，”金杰生气地说，“那是我的工作。”

“我在伦敦美术馆干过，”她对我解释道，“蛮有意思的。”

“看现代人修补旧画的方法，得有个过程，”赛扎说，“现在我每次到国家画廊里去，都忍不住叹气，每一幅画看起来都像在清洁剂里泡过一样。”

“要是那些画看起来黑黝黝脏兮兮的，那么你也不会真正欣赏。”金杰辩解道。她盯着酒店招牌说：“要是好好清理一下，一定会看起来清楚得多，那马上或许还有个骑士。”

我也走过去看那幅画。画得很粗糙，无什么优点可言。一匹白色的种马站在黑糊糊的背景前。

“喂，西比尔，”赛扎叫道，“客人在挑剔我们的‘马’了。真是傲慢无礼！”

西比尔小姐从门后走进来。

她是个苗条的高个女人，头发乌亮，脸上堆着假笑，一

张大鱼嘴。

她穿着翡翠绿的印度莎丽长服，这并没有使她增辉多少。她的声音微弱而模糊。

“我们亲爱的，亲爱的‘马’哟，”她说，“我们一看见它就看上它了。我坚信是因为它我们才买下了这栋房子。你说是不是，赛扎？对啦，请进，请进。”

她带我们走进一间小小的方形屋子，可能是从前的酒吧间。现在却挂着印花棉布窗帘，摆着奇彭代尔式家具，完全是乡下妇女的起居室。房里还有几盆菊花。

然后，主人带我们去了花园，那花园夏天一定很迷人。然后回到屋子，茶点已准备好了，包括三明治和自制蛋糕。当我们坐下后，我先前在大厅里见过一面的那个人，拿着一个银茶壶进来。她穿着一件普通的深绿色上衣，即使是近看，对她那张像小孩用泥巴胡乱捏成的脸的印象仍旧不变，那是一张愚笨幼稚的面孔。不知为什么，我还感到一种邪恶。

突然，我对自己有点生气。关于改建过的酒店及三个中年妇女什么的，真是无聊透顶！

“谢谢你，贝拉，”赛扎说。

“你们要的都有了吗？”

听起来几乎是一种咕噜声。

“有了，谢谢。”

贝拉走到门口，没什么人，可就在她走过时，忽然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目光中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到震惊——但很难说是什么原因。她的眼神中含着恶意，仿佛一下子就看透

了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赛扎·格雷察觉了我的反应。

“贝拉常常令人感到紧张，是不是，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她轻声说，“我发现她看了你一眼。”

“她是本地人，是不是？”我竭力表现出礼貌而颇感兴趣的样子。

“是的。我想一定有人告诉过你，她是本地的女巫。”

西比尔·斯塔姆福狄斯敲着她的念珠。

“就实说吧，伊斯特——伊斯特——”

“伊斯特布鲁克。”

“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相信你听说过，我们都会巫术。你直说，你是知道的，我们在这方受人敬重。”

“也许并不是徒有虚名，”赛扎说，她似乎很兴奋。“西比尔的确有天赋。”

西比尔高兴地呼了口气。

“我一向对神仙着迷，”她低声说，“而且从小就认识到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我常会莫名其妙地写出一些连自己都不懂的东西。我只是坐在那儿，手上拿一枝铅笔写个不停——可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一向都很敏感。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喝午茶时昏倒了。在那特殊的房间里发生过可怕的事……我的确知道！后来我们才听说的，那儿发生过一桩谋杀案——二十五年前！就在那个鬼地方！”

她点点头，然后用满足的目光环顾着我们。

“真厉害。”德斯帕德上校客气地附和了一下。

“就是这间屋也发生过怪事，”西比尔阴沉地说，“不过

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地下的鬼魂已经不自由了。”

“是不是像春季大扫除那样把它们清扫掉了?”我问。

西比尔疑惑地看着我。

“你这身印度莎丽长服的颜色真漂亮。”罗达说。

西比尔的脸色又好了起来。

“是的,我在印度买的。我在那儿过得很有意思。你知道,我探究了瑜珈功及其他许多东西。但我一直觉得那些都太矫揉造作了,不够自然和原始。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去体验那些原始的力量。我就是到过海地的少数几个女人之一。只有到那儿才能真正接触到神灵的原初精神。当然,已难免有点歪曲、窜改了。可那根的确在那儿。

“他们给我看了不少东西,尤其是知道我有两个比我大一点的双胞胎姊姊后。他们告诉我,在双胞胎之后出生的孩子,有一种非凡的能力。真有趣,是不是?他们的死亡舞蹈真精彩。有骷髅和两根股骨交叉的圆形、还有掘墓人的铲子、凿子、锄头。他们戴着像办丧事的高帽子、黑衣服——

“祭典的主人是萨默迪男爵,神仙是莱格巴,他是能除掉障碍的神,能派出催命鬼,让人毙命。多么离奇的事,对不对?”

“就是这个,”西比尔起身到窗台上拿了一样东西,说道,“这个就是我的宝物。它是用干葫芦加上一个珠网做的——你们看到这些了吗?——干蛇的背椎骨。”

我们虽然没什么兴趣,还是礼貌地看了看。

西比尔卖弄地把她那些恐怖的物器弄得嘎嘎作响。

“非常有意思。”德斯帕德上校礼貌地说。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

当西比尔叙说着她关于巫术的种种体验时，我却浮想联翩。

我一转头，发现赛扎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

"你一点都不信，是不是？"她喃喃道，"可你错了。你得明白，你不能把什么都解释成迷信、恐惧或宗教偏见。世界上的确有自然的真理和力量。从前有，今后也总会有。"

"我不想对这些进行争论。"我说。

"聪明人。去看看我的书房吧。"

我跟着她经过落地窗，走过花园，去到房子的另一头。

"我们用以前的马房改建的。"她解释道。

改建后的房间相当宽敞。整个墙壁的架子上都排满了书籍。我走过去一看，立刻惊呼起来：

"你这里有不少珍藏本。格雷小姐，这本是原版吗？嗳呀，你真有些珍本。"

"那本格里莫尔的作品真的非常罕见。"我从书架上一本又一本地取下书来。赛扎看着我。她的神情中有一种内在的满足，但我却并不十分了解。

当我放回手上的那本《撒都该人信仰汇萃》时，赛扎说：

"能遇见欣赏自己珍藏品的知音真好，大部分人只会打哈欠或走马观花。"

"我想你对巫术的奥秘一定掌握了不少，"我说，"最初你是怎么对它感兴趣的呢？"

"现在就难说清楚了……时间已很久了……最先好像是随便看看——然后——牢牢抓住！这是很有意思的研究。

知道人们相信的东西——也了解他们做些什么蠢事!"

我笑了。

"真让人耳目一新。我很高兴你并不全信书上讲的。"

"你不能根据可怜的西比尔来判断我。是的,刚才我见你带着一种不屑的神情,但你错了。在许多方面,她是个蠢妇。她相信巫毒、鬼神、魔法,把一切都混起来安排在日程表里,但她的确有法力。"

"法力?"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你怎么称呼它……有的人能沟通这个世界与另外一个神奇的魔力世界。西比尔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名一等灵媒。但她做这类事不是为了钱。她这方面很有天赋。每次她、我和贝拉——"

"贝拉?"

"哟,是的。贝拉也有魔力。我们都有。大小程度不一样。当我们结合在一起时——"

她中断了一下。

"像个女巫有限公司。"我笑着插嘴说。

"不能那么说。"

我看看手里拿着的一本书。

"就像诺查丹马斯这样的星相家?"

"是的。"

我平静地说:"你相信它,对不对?"

"我不是'相信',我谙熟。"她带着胜利的口气说。

我看着她说:

"可是怎么谙熟?谙熟什么?为什么原因?"

她的手朝整排书架一挥，说：

“那些东西！大都是胡编乱造！我们不理睬迷信和偏见的那些部分，但它的核心部分却是真理！外表的修饰，是为了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我亲爱的，为什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求助于巫师、术士和巫医？只有两个真正的原因，只有两件事，让人们不顾一切去争取，这便是春药和毒药。”

“哟。”

“很简单，是不是？爱——和死。有了春药，就可得到你想要的男人——极度的结合——拖住你的人。那些要么在月圆之夜念魔鬼的名字，要么在地上或墙上画些符咒，都是骗人的。真正有效果的是一件事，让对方吃下春药！”

“那么死亡呢？”我问道。

“死亡？”她笑了一下，短促而奇怪的笑声使我很不自在。“你对死亡很感兴趣？”

“谁不关心？”我轻声说。

“我不知道。”她用探寻的目光锐利地看了我一眼，让我一阵心惊。

“死亡，比起单纯的春药复杂多了。但是——过去人们一直对它抱着很幼稚的看法！博吉亚一家以其秘密毒药而扬名。你知道他们真正的秘方吗？最原始的砒霜！任何那些偏僻后街的小妇人都会用的毒药，可现在我们已前进了一大步。这是科学带来的变化。”

“用不会留下痕迹的毒药？”我怀疑地问道。

"毒药！真是儿戏。有更新式的方法了。"

"譬如？"

"大脑。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大脑是什么、有何功能、能利用它做些什么。"

"请说下去。这非常有意思。"

"基本原理是很明白的。未开化社会中的巫医已使用过许多世纪了。你用不着真的去杀死你的敌人。你要做的仅仅是——告诉他去死。"

"暗示？但如果被害者不信这一套的话，那不会有效果的。"

"你的意思是说，在欧洲不一定有效，"她纠正我说，"有时会有效。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我们已经比巫医进步多了。心理学家告诉的方法，只要有死的意愿！这种愿望存在于每一个人。在这上面用功夫，在死亡祝愿上下功夫！"

"的确是个有趣的念头。"我带着一种科学的兴趣轻声说，"让对方产生自杀的念头？是不是？"

"你还没有领会要领，你有没有听说过损伤性的疾病？"

"当然听说过。"

"有的人在潜意识中不愿回去工作，就真的病了——不是装的，这回是真的有病症，有真实的疼痛。很久以来，医生们一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我开始了解你的话的意思了。"我缓缓地说。

"为了毁灭对方，必须在他的潜意识中埋下一种力量，必须唤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死亡意念。"她越来越兴奋。"你不明白吗？必须靠那想死的念头，使对方真的生病。

让他觉得自己生病了、想死——于是——就真的生病了，直至死亡。”

此刻，她骄傲地昂着头，而我却突然感到非常冷。当然，全都是无稽之谈。这个女人有点疯疯癫癫……

可是，赛扎·格雷忽然笑了起来。

“你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

“这是一种很吸引人的理论，格雷小姐——与现代思潮同步，我不敢否认。但你怎样激起被害者心里那种人人都有的死亡意愿呢？”

“方法！手段！那是我的秘密。有一些不靠接触的联系方式。你只要想想无线电、雷达、电视的原理就会明白。超感觉力的实验人们开展得不够，因为人们没有抓住那最首要的简明原则。有时你可以靠运气遇到——但只要你知道它是怎样发挥功能的，你就可以经常……”

“你能做到？”

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开几步后说：

“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你不能要求我说出所有的秘密。”

我跟着她走向花园门口。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东西？”我问。

“你了解我的藏书。一个人有时需要与另一个人聊聊。此外——”

“什么？”

“我有种感觉——贝拉也一样——你——需要我们。”

“需要你们？”

“贝拉觉得你来这儿——是来找我们的。她很少出错。”

"我为什么想——如你所说的找你们?"

"那——"赛扎·格雷轻轻地说,"我还不知道。"

# 第七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你可来了！我们正奇怪你去了哪儿呢。”罗达从开着的门那边走过来，其余的人跟在她后面。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说：

“这就是你举行降神会的地方，是不是？”

“你的消息真灵，”赛扎·格雷轻松地笑着说，“乡里头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比你本人还了解你自己的事。我们的名声很不好，我已听说了。如果一百年前的话，我们恐怕要被淹死在水里，或者用柴堆烧死。我的高曾姑姑——或者还要早一辈两辈——就是被当成女巫烧死的，那是在爱尔兰，那个年代就是那样！”

“我一直认为你是苏格兰人呢。”

“先父是的——所以我才具备了预知力。先母是爱尔兰人，西比尔是我们的女巫，她是希腊人。贝拉代表了古老的

英国。”

“恐怖的人类大拼盘。”德斯帕德上校评论道。

“随你怎么说。”

“有意思!”金杰说。

赛扎·格雷飞快地瞥了她一眼。

“是的,从某方面来说是那样。”她转身对奥利弗太太说:“你可以写一本用巫术杀人的小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不少材料。”

奥利弗太太眨眨眼,显出有点为难的样子。

“我只写简显的谋杀案。”她歉然说道。

她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人在说:“我只会做家常菜。”

她又补充说:“只是一些人想除掉另一些人,而且不留下痕迹。”

“我不想为那些事费脑筋,”德斯帕德上校看了看手表又说:“罗达,我想——”

“哟,对,我们该走了。没想到已经这么晚了。”

向主人道谢告别后,我们没有从屋子直接出去,而是绕到了侧门。

“你们养了不少家禽。”德斯帕德上校看着用铁丝围着的家禽栏说。

“我最恨鸡,”金杰说,“叫得烦死人。”

“大部分是公鸡。”说话的是贝拉,她刚从后门出来。

“白公鸡。”我说。

“准备做菜用的?”德斯帕德问。

贝拉说:“它们对我们很有用。”

她的嘴在肥胖滚圆的脸上形成一条长弧线，眼中流露出狡诈的神色。

"它们专供贝拉用。"赛扎·格雷轻声说。

我们正在告别时，西比尔·斯塔姆福狄斯从开着的前门走过来，催促客人离开。

"我不喜欢那个女人，"车子开动后，奥利弗太太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别把老赛扎的话太当真。"德斯帕德上校用宽容的口吻说，"她喜欢侃那一套，看看别人有何反应。"

"我不是指她。她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一有机会，就咬住不放，但她没有另外那个危险。"

"是贝拉？我承认她是有点不同寻常。"

"我也不是说她。我是指西比尔。她看起来很傻。戴了那么多念珠和护符，还有她讲的那些关于巫毒和转世的故事。为什么转世的不是女佣或老而丑的农夫而是埃及公主或美丽的巴比伦女奴，真靠不住。可尽管她不太聪明，我却感到她真有两下子——能让怪事发生。我把事情总往坏处想——可我感到她被利用，因为她很蠢。我不敢奢望你们已了解了我的意思。"她悲哀地说。

"我了解。"金杰说，"同时，我并不认为你的话是错的。"

"我们真应该参加一次她们的降神会，"罗达渴望地说，"说不定很有趣的。"

"不行，你不能参加，"德斯帕德上校坚决地说，"我不允许你与那种事有任何联系。"

他们笑着争辩了好一会儿。而我却陷入了沉思，直到奥

利弗太太问起第二天早上的火车班次。

“你可以和我一起坐我的车回去。”我说。

奥利弗太太怀疑地说：

“我想我最好还是坐火车——”

“唉，你以前坐过我的车。我是个很出色的司机。”

“我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葬礼。一定要赶回城去，不能迟到。”她说，“我最恨参加葬礼。”

“你一定要参加吗？”

“我想这回是逃不掉了。玛丽·德拉方丹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她一定要我去。她就是那种人。”

“对啦，”我喊道，“德拉方丹——对啦。”

其他人惊讶地看着我。

“对不起，”我说，“只是——这——喔，我只是在想，我最近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德拉方丹这个姓。是你提过的吧？”我看着奥利弗太太说，“你说过要去疗养院看她的。”

“我说过吗？很有可能。”

“她是怎么死的？”

奥利弗太太皱皱眉头说：

“神经中毒之类的吧。”

金杰好奇地看着我，目光敏锐犀利。

当我们下车时，我突然说：

“我想出去散散步。刚才吃多了，得消化消化。”

不等任何人有开口的机会，我便迅速走开了。我急需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至少我自己得弄明白。最初，就是

波皮随口说的令人吃惊的话：如果你想“除掉一个人”，那最好到“白马”去。

后来，我遇到了吉姆·科里根和他那张奇怪的“名单”——以及与此有关的戈尔曼神父的死。那张名单上有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塔克顿，我还想起了在卢吉咖啡店的那一晚。对，也有德拉方丹这个名字。奥利弗太太也提起过，她一位生病的朋友叫德拉方丹。这位生病的朋友现在已经死了。

尔后，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驱使，去了波皮工作的花店找她。而波皮却坚决否认自己知道“白马”的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波皮感到恐惧。

今天——又遇见了赛扎·格雷。

显然，“白马”和那里的一帮人是一回事，而那份名单又是另一回事，互不相干。可为什么我在脑子里总把它们搅在一起呢？

德拉方丹太太大概住在伦敦，托马西娜·塔克顿住在萨里郡一带。那张名单上的人与马奇迪平小村没有任何联系。除非——

我走到“国王纹章”酒店，酒店外观高雅大方，招牌上还刚刚加上了“午餐、晚餐、茶点供应”几个项目。

我推门走到里面。左边的酒吧尚未开始营业，右边是一间散发着浓烈烟味的小吸烟室。楼梯口有个“办公室”的标志。办公室外面是一扇大玻璃窗，还紧紧关着。另一个牌子上写着“请按铃”。整个地方这时都弥漫着一种荒凉的气氛。办公室窗外的架子上有一本来客登记簿。我随手打开看看，

没什么客人。一周或许只有五六个，大多数都来过一晚上，我随便看了看来客的名字。

一会儿，我便合上了登记簿。四周仍没有一个人，不过此刻我也不想打听什么事情。于是我便回到户外午后那温和而湿润的氛围里。

去年，有位叫桑福德和一位叫帕金森的到过“国王纹章”酒店，是不是巧合？这两个姓氏都出现在科里根的名单上。当然，这两种姓并不少见，可是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名字——马丁·迪格比。要是这个马丁·迪格比是我认识的那位，那他就是我一向称作敏姑的赫斯基斯-杜博斯夫人的侄孙了。

我朝前走着，很想找个人聊聊。遇上吉姆·科里根，或者戴维·亚丁利，以及一向冷静敏感的赫米亚都行。总之，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帮助我解开脑中谜团的人。

在泥泞小巷中大约徘徊了半小时后，我最终走到了牧师住宅的门口，不自觉地按下了前门边正在生锈的门铃。

## 2

“门铃坏了。”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她像个妖怪一样，突然出现在门后。

这正不出我所料。

“喊人修过两次，”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可是又坏了。所以我只好随时注意，免得耽误要事。你有重要的事，对不对？”

“这——喔——是的，是很重要——我的意思是，对我很重要。”

“我也是这样想的……”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又说，“是的，事情糟得很，我明白——你想找谁？牧师？”

“我——我也不清楚——”

我来这儿本来是想看牧师的，可现在，我突然犹豫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戴恩·卡尔索普太太马上告诉我说：

“我的丈夫是个很好的人，”她说，“我是说，他不但是个牧师，人还很好。那么有时便不好办事。你知道，好人不能真正了解邪恶。”她停了一停，然后快捷地说：“我想还是我比较好些。”

我微微一笑，问道：“邪恶是你的知识范围？”

“喔，是的。管理一个教区，了解区内邪恶的事是十分重要的。”

“那不是你丈夫的职责吗？”

“他的职责是宽恕别人的罪恶，”她纠正我说，“他能接受别人的忏悔。而我则不能。但是我，”戴恩·卡尔索普太太很愉快地说，“能替他将罪恶编排、分类。懂得这些之后，就可以使其他人避免受到同样的伤害。一个人是无法帮助别人的。我就不能。只有神才能叫人悔改，你知道——或许你不知道。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些。”

“我比不上你的专业知识，”我说，“可是我希望能阻止别人被——伤害。”

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

“是这样的，是不是？你最好进来，我们也会轻松自在些。”

牧师住宅的起居室大而简陋，大部分光线被一株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灌木遮挡，但房间里并未因此而显得幽暗，相反却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大而简陋的椅子，一看便知有许多人在上面休息过。壁炉上方有只大钟，沉重而规则地发出悦耳的摆动声。一进这间屋，便觉得心情畅快，可任意地畅所欲言，忘掉外面那个喧腾世界所生的烦恼。

我可以想像，在这儿，圆眼睛的姑娘，曾经为自己即将做未婚母亲，烦恼地向戴恩·卡尔索普太太哭诉，而她得到的劝告，虽不一定合乎传统，却有些帮助；在这儿，生气的亲戚倾吐心中对婚姻的不满；在这儿，做母亲的，解释 她的鲍勃并不是坏孩子，只是精力太充沛，把他送到管教中心实在有些过分。丈夫们和妻子们也在这儿倾吐婚姻生活中的难题。

此刻的这儿，是我，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学者、作家，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准备向一个满头灰发，满面风霜目光祥和的妇人，诉说我的忧烦。为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要找的正是她。

“我们刚到赛扎·格雷家喝完下午茶。”我开口道。

与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聊天很容易投机，她马上就可以替你接下去。

“哟，我知道。正是这搅得你不安？我也认为，那三位实在让人受不了。我也曾起疑心……如此喜欢夸耀，凭我过去的经验看，真正邪恶的人是不爱自夸的，把邪恶都藏在心

里。只有罪恶不深的人，才想把它吐出来，罪恶比起邪恶、卑鄙、低贱来，程度算是轻微的，所以一定要让它看起来有分量、很重要。乡下的女巫通常就是些病态的傻老太婆，爱无事找事，专门吓唬人，那当然很轻巧。要是布朗太太的母鸡死了，女巫只要点点头，阴森森地说：'哼，上星期二，她的比利欺负了我的猫咪。'贝拉·韦布大概就是那种女巫。但她也许，只是也许，还有更多的招数……因为她儿时的体验现在已滋长了。她心里真藏着恶毒的思想——并不仅仅是想吓吓人。西比尔·斯塔姆福狄斯是我见过的最蠢的女人之一——但她真的是一个灵媒——不管灵媒是什么玩意儿。赛扎·格雷——我就不知道了……她跟你说了什么？是她说的话让你感到不安，我猜得对不对？"

"你经验真丰富，戴恩·卡尔索普太太。依你看，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没有任何看得见的接触，便可以从遥远的地方毁灭对方？"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的眼睛张大了一点。

"我想，你所说的'毁灭'，事实上便是'杀人'吧？"

"对。"

"我觉得是无稽之谈。"戴恩·卡尔索普太太坚定地说。

"嘿！"我说，松了口气。

"不过我也可能错了，"戴恩·卡索曾说，"家父曾说，汽船是一派胡言，我的曾祖母大概也说，火车是一派胡言。他们说得都对，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确是不可能的。可现在都实现了。赛扎表演了什么，是死光什么的吗？或者她们三个的驱鬼符？"

我笑起来。

“你说到了要害之处，”我说，“我一定中了那个女人的催眠术。”

“喔，不。”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你不太可能。你是不容易受别人暗示影响的人，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事，发生在这些事情之前。”

“你说得真对。”我说。然后，我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戈尔曼神父的死，以及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的关于“白马”的事。后来，我从衣袋里拿出从科里根那儿抄来的名单。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皱着眉，低头看完名单。

“我明白了，”她说，“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全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我们还拿不准。可能是勒索——或者是走私——”

“乱扯，”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你忧虑的不是这些。你真正认为的是——他们全都死掉了？”我深深吸了口气。

“是的，”我说，“那是我所相信的。不过真不知对不对。他们中的三个人死掉了：赫斯基思-杜波依斯、托马西娜·塔克顿和玛丽·德拉方丹。三个都自然而然地死在她们的床上，就像赛扎·格雷所说的情形那样。”

“你的意思是她声称是她造成的？”

“没有。没有。她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人。她只叙述了她认为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

“表面上看起来是荒谬的。”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若有所思地说。

“我知道。如果不是那个女孩提到‘白马’时的奇特表

现，我便会把这件事当成个笑话自己笑笑。”

“是的，”戴恩·卡尔索普沉思着，“‘白马’，的确很有暗示性。”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了头。

“糟糕，”她说，“非常糟糕。不管幕后隐藏着什么，一定想法阻止。你是知道的。”

“是啊……但能做什么呢？”

“那你就得去查查了。时间紧迫，不能再浪费了。”戴恩·卡尔索普太太飞快地站起来。“你必须去调查这事——马上。”她补充道：“你有没有什么朋友能帮你的忙？”

我思索着：吉姆·科里根？他是个大忙人，一定抽不出时间。戴维·阿丁利——他会相信这种事情吗？赫米亚？对，就是赫米亚。她头脑清晰，富于逻辑推理。如果能说服她，一定会大有帮助。毕竟，她和我——赫米亚是我固定的女朋友。

“你已想好了？很好。”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轻快而慎重地说：

“我会盯住那三个女巫。我还感到她们——不是问题的关键。那个叫斯塔姆福狄斯的女人说上一大套埃及预言和金字塔古文，虽然是漫无边际，可金字塔经文和古庙的确神秘。我一直认为赛扎·格雷懂得不很多。她总吹嘘自己的重要性，表示她有可以控制神的力量。邪恶的人总是很自大，而善良的人都从来不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奇怪，对不对？这便是基督教教人要谦逊的结果。我想，好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好。”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找出某种联系。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与‘白马’的联系。实实在在的联系。”

# 第 八 章

勒琼听见外面走廊上熟知的“弗林神父”的口哨声，便抬起头来，这时正好科里根医生走了进来。

“对不起，打扰各位了，”科里根说，“但司机根本没喝酒，埃里斯在他身上闻到的味道，不是口臭，便是想象的。”

“过来看看这些。”他说。

科里根接过信。信上的字体纤细整洁。发信的地址是伯恩茅斯格伦道尔区的埃弗雷斯特邸宅。信上写道：

亲爱的勒琼警督：

你大概还记得，你曾要求我，如果碰巧见到戈尔曼神父遇害那晚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男人，便与你联系。我一直留意我药店附近的情况，但没有见过他。

但是，昨天我参加了一个距此地二十英里左右小村庄的教区游园会。我之所以去，是由于听说著名侦探小说家奥利弗太太要去为自己的书签名留念。我是个侦探小说迷，很想看看她的风采。

令我十分意外的是，我看到了戈尔曼神父遇害那晚经过我药店门口的那个男人。看起来，从那以后，他发生了意外事故，我昨天看到他时，他正坐在轮椅上。我打听他是谁，别人告诉我，他是当地居民维纳布尔斯，住在马奇迪平村普赖尔斯大宅。据说他很富有。

希望这点零碎的消息能帮助你。

扎卡赖亚斯·奥斯本

敬呈

"怎样？"勒琼说。

"听起来很不可能。"科里根沮丧地说。

"表面看来或许是这样。但我不敢肯定——"

"那个叫奥斯本的家伙——在那种浓雾的夜晚，根本不可能看清任何人的面孔。我估计这只是巧合。你知道人的通病，经常到处说自己看到了一个失踪的人——结果十有九次他看到的那个连失踪者的画像都不像。"

"奥斯本不是那种人。"勒琼说。

"他是哪种人？"

"他是个精明可爱的小药商，很本分，有个性，对人有很强的观察力。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出面指认到他店子

里买过毒药的杀妻凶手。"

科里根笑着说：

"事实上，这显然是异想天开的事。"

"也许吧。"

科里根好奇地看着勒琼说：

"看来你觉得有些线索？你打算怎么办？"

"反正，没有什么妨害，私下访查一下——"他瞥了一眼信又说，"维纳布尔斯先生住在马奇迪平村普赖尔斯大宅。"

# 第九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乡下发生的事真刺激！”赫米亚淡淡地说。

我们已用完晚餐。一壶咖啡放在我们面前。

我看着她。她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直到一刻钟前，我还在向她解释我的疑惑。她带着兴趣机敏地听完了我的故事。然而她的反应却令我失望。她的声音中含着一种宽容大度——好像既不意外也不受震动。

“人们常常说乡下无聊，城里好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说，“摇摇欲坠的茅房里，隐藏着快要绝迹的女巫，堕落的年青人仍然在僻远的庄园里举行祭典。青春已逝的老处女藏着护符，举行着降神会。偏僻地区的人们仍然被迷信控制着。这些东西真够一个人写一连串的有趣文章了。你为什么不试试笔呢？”

“我认为你还是没有真正弄懂我的话的意思，赫米亚。”

“我懂，马克！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有趣。是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中世纪残存的几乎被忘却的东西。”

“我不是对历史感兴趣，”我生气地说，“我感兴趣的是现实。那张名单上的人，据我所知，有的已发生了什么事故，余下的人会遇到什么意外，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呢？”

“你不觉得你走得太远了吗？”

“不，”我坚定地说，“我不这样想。我认为威胁真正存在着。而且不仅是我一个人这样想。牧师太太也同意我的看法。”

“哼，牧师太太！”赫米亚轻蔑地说。

“不，不要用那种口气！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这件事确实存在，赫米亚。”

赫米亚耸了耸肩。

“也许吧。”

“你不这样想？”

“我觉得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点，马克。我敢说你那些老小姐相信那类东西，我确信他们是很卑鄙的老小姐！”

“但算不上阴险邪恶？”

“说真的，马克，她们怎么可能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琢磨着——从光明想到黑暗，又从黑暗想到光明。“白马”代表黑暗，赫米亚代表光明。美好的、每日都感觉得到的光明——安在电灯座上的灯，能照亮所有黑暗的角落。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你每天在屋里看到的东西。但是，但是——赫米亚的光，能照亮事物，但毕竟是人造的光明。

我的思想又回到了原处，十分固执。

“我要调查这件事，赫米亚。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我同意。我想你应该那样做。可能会很有意思。真的，会很好玩。”

“不是好玩!”我厉声说道，“我还想问你，你帮不帮我，赫米亚?”

“帮你? 怎么帮?”

“帮助我调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亲爱的马克，我最近很忙，要为杂志写文章，关于拜占庭的事情，我还答应我的两个学生——”

她继续慢条斯理地往下讲，使得我实在听不下去。

“我知道，”我说，“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是的啊。”赫米亚对我的默认松了口气，她对我笑笑。可我马上又被她那种屈尊的表情吓了一跳。这就像母亲看着她的小儿子专心玩新玩具的那种溺爱和宽容。

见鬼去吧，我不是小男孩了，我也不想找个母亲。我自己的母亲既漂亮又开朗，每个人，包括她的儿子，都乐意与她相处。

我冷静地打量着桌子对面的赫米亚。

她是那么漂亮，那么成熟，那么理智和博学。而又——该怎么形容呢? 如此——对，如此枯燥乏味!

## 2

第二天早上，我试着与科里根联系。没找到他，但留下

了话，告诉他我六点至七点之间在家，邀请他来家里喝杯。他是个忙人，这我知道，所以对他是否能来抱着怀疑的态度。可在六点五十分时他居然来了。当我给他倒威士忌时，他随便看了看我的照片和图书。最后他说，他想做一个蒙古皇帝，而不愿做一个工作压力大的警医。

“不过，我敢说，”他一边坐下一边说，“他们在女人方面一定有不少麻烦事。至少我没有这种拖累。”

“那么，你还没有结婚？”

“很好的。要是结了婚，就不能住在像现在这种零乱却舒心的环境里，太太马上会收拾一新的。”

我告诉他，我不认为女人有他想的那么糟。

我拿着酒在他对面坐下，接着说：

“你一定纳闷，我为什么这么急着找你，说实在的，是因为发生了一些可能与我们上次谈话有关的事。”

“什么事？——喔，当然，是戈尔曼神父的事。”

“对——可首先，你认为‘白马’这个短语有什么意义没有？”

“白‘马’……‘白’马——我说不出来——为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与你给我看的名单有关。我最近与一些朋友去了乡下，那地方叫马奇迪平村，他们带我去了一个老酒店，或者说曾经是个酒店，称为‘白马’。”

“等一下！马奇迪平？马奇迪平……是不是在伯恩茅斯附近？”

“离伯斯茅斯大约十五英里左右。”

“你在那儿大概没有碰到一个叫维纳布尔斯的人吧？”

“当然碰到了。”

“他很不平常。”

“是的，是吗？怎么不平常？”

“这主要表现在个性方面。虽然他因脊髓炎而完全残废了——”

科里根飞快地打断我的话：“什么？”

“几年前他患了脊髓炎，腰部以下全瘫痪了。”

科里根带着沮丧的表情，又靠回椅背。

“吹了！我实际上认为不会很顺利的。”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科里根说：“你该去会会勒琼警督，他对你说的会感兴趣的。戈尔曼神父遇害时，勒琼曾经征询那天晚上在街上见过他的人。像往常那样，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没有什么用处，可有个在附近开药店的老板奥斯本说，看见戈尔曼神父那晚过他的铺子，还看到一个人跟着神父——自然，当时他并没有警觉。可他把那个人描述得很清楚——看来他一定能认出那个人。哼，几天前勒琼收到了奥斯本的信。他说他退休了，住在伯恩茅斯。他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游园会，无意中在那儿见到了那个男人。那个人是坐着轮椅参加游园会的。奥斯本打听了一下，人们告诉他那人叫维纳布尔斯。”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我点点头。

“很正确。”我说，“那是维纳布尔斯，他参加了游园会。但他不可能是在巴顿街跟踪戈尔曼神父的那个人。他的身体不可能。奥斯本弄错了。”

“他描述得很清楚。身高六英尺左右，很明显的鹰钩鼻，

喉结特别突出，对不对？”

“对。符合维纳布尔斯的特点。可是——”

“我知道。奥斯本先生未必像他自认的那样擅长于识别人。显然是巧合。可是跑老远的，麻烦你告诉我，谈谈白马什么的。这个白马到底是什么？谈谈你的看法吧。”

“你不会信的，”我告诫说，“连我自己都不敢真信。”

“来。让我们聊聊。”

我告诉了他我与赛扎·格雷的谈话内容。他立刻嚷道：

“全是胡扯！”

“是的，不是吗？”

“肯定是！你怎么了，马克？白公鸡、灵媒、女巫及乡下老处女，把你的头脑冲昏了。疯狂，绝对的疯狂！”

“很对，是疯狂。”我沉重地说。

“哼！别老是附和我，马克。你使我感觉到你正在干什么。你真相信有那么回事，对不对？”

“我先问你，每个人都有一种死亡的意愿，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

科里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不是心理学家。坦率说吧，那些家伙真有点神魂颠倒。她们抓住那种理论不放，搞得太过分。我告诉你，警方一点都不喜欢那位专门的医学证人，他是专为那些为钱而杀死无辜老太太的被告辩护的。”

“你宁愿相信你的腺体理论？”

他微笑道：

“完全对，完全对。我也是个理论家。我承认，当然我的

理论背后有着事实的支撑——只是还有待我去完善。至于那些下意识的玩意儿！鬼知道！”

“你不相信？”

“我当然相信。但那些人吹得太过分了。什么‘死亡愿望’之类的下意识等等。当然，有一点道理，但没有她们吹的那样玄乎。”

“但的确有这样的事。”我坚持说。

“你最好去买本心理学的书，好好读读。”

“赛扎·格雷声称那些该知道的她全知晓。”

“赛扎·格雷！”他哼着鼻子说，“一个古怪的乡下老处女，懂什么心理学。”

“她说她懂。”

“我刚才说过，全是胡扯！”

“然而，”我解释道，“如果人们发现什么与已知原理不符合，就会这么说的。铁船？胡扯！飞行器？胡扯——”

他打断了我的话：

“如此看来，你完全信服这一套？”

“不信，”我说，“我只想知道这套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

他哼了一下。

“科学根据，怪啦！”

“好罢。我只想问问。”

“不久你就会说她是带着装着邪恶的盒子的潘多拉了。”

“什么妇女带着盒子？”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一些人就是什么都相信。”

“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你对那张名单的调查进行得怎样了？”

“一直工作得很认真，可这种事需要时间和程序。名单上只有姓氏，全名和地址都没有，很不容易调查。”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看。我敢跟你打赌，在不长的时间内——譬如说一年到一年半之内——这张名单上的人都会死掉。我说得对不对？”

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说得对——瞧瞧吧。”

“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死亡。”

“是的，但事实上可能没有如此严重，马克。你知道，英伦三岛每天有多少人死亡吗？再说，这单子上的一些姓氏太普遍了——所以没什么用处。”

“德拉方丹，”我说，“玛丽·德拉方丹，这个姓名不太一般，是不是？据我所知，葬礼是上星期二举行的。”

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想是从报上获悉的吧。”

“我听她的朋友说的。”

“她的死没什么可疑之处。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警方已调查过了，有姓氏在单子上的死者都没有可疑之处。要是有什么‘意外死亡’，也许值得怀疑。可这些死者全都是自然死亡。肝炎、脑溢血、胆结石、脊髓炎——没有一点值得怀疑。”

我点点头。

“不是意外事故，”我说，“也不是中毒，仅仅是自然地生病死掉。正像赛扎·格雷所说的。”

“你真的认为，那个女人能在几英里以外搞什么名堂，让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人染上肺炎死掉？”

“我没有如此设想。她做到了。我感到不可思议，宁愿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有几个离奇的因素：有人偶然提到‘白马’——说可以除掉自己不喜欢的人。恰恰就有个叫‘白马’的地方，里面还住着自称能办到那种事的女人。那附近住着一个男人，被指认是戈尔曼神父遇害那晚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而戈尔曼神父遇害之前被请到一名垂危的女人床边，有人说那女人提到过‘邪恶之极’。太多的巧合，你怎样想？”

“那人不可能是维纳布尔斯，如你所言，他已瘫痪多年。”

“从医学的观点看，瘫痪不可能伪装吗？”

“当然不可能。不然四肢会萎缩。”

“看来问题已解决了。”我承认，然后叹气道，“真可惜。如果有一个——我不知怎么称呼——专门毁掉人类的组织，维纳布尔斯就很可能是领头的。他屋里的那些藏品值一大笔钱。那些钱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

我停了一停，然后又说：

“所有那些已死的人——干干净净——躺在他们的床上，然而，另外的人——在他们死后可以得到他们的财产？”

“总有人会从死者那里得到好处——只不过是多少而已。不过我告诉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不错。”

“正如你所知，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女士留下大约五万英镑，由侄儿和侄女继承。侄儿住在加拿大，侄女结了婚，住在英格兰北部，两个人都用得上那笔钱。托马西娜·塔克顿的父亲留下一大笔财富给她，要是她在二十一岁以前还没结婚就死去的话，财富就得由后母继承。她后母看来也没有可挑剔的。还有就是你的德拉方丹太太——遗产留给一个表妹——”

“咳，对，那位表妹呢？”

“和她丈夫在肯尼亚。”

“很明显不在此地。”我评论道。

科里根生气地看了我一眼。

“至于死掉的三个姓桑德福的人，一个留下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妻子，她很快就又结婚了，死者是罗马天主教徒，不可能答应她离婚的。有个叫西德尼·哈蒙兹沃思，死于脑溢血，别人怀疑他的收入是靠敲诈来的。有好几位阔人当然高兴他死了。”

“事实上你是在说，这些死者都属于‘正常’死亡。科里根怎样？”

科里根笑了笑。

“科里根是个常见的姓氏，有很多死者都姓科里根——据我们所知，没有哪个的死值得特别怀疑。”

“就这样了，你可能就是下一个遇害者。好自为之。”

“我会留心的。但别以为你的那个女巫能让我得十二指肠溃疡或西班牙感冒而死掉！”

“听着，吉姆。我想查实一下赛扎·格雷那番话的真实性。你愿帮我的忙吗？”

“不，我不帮！我不明白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居然会被她那套胡言乱语牵着鼻子走。”

我叹口气说：

“你不能换个说法？我已听腻了。”

“‘废话连篇’，你觉得好点吗？”

“我觉得差不离。”

“顽固派，对不对，马克？”

“依我看，”我说，“有些人就是顽固！”

# 第 十 章

格伦道尔区很新，散布成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建筑商仍然在最下面层工作着。中央大约一半的地方，有个门上挂着“埃弗雷斯特”的牌子。

一个圆形背影正在花园边种植球茎植物，勒琼警督马上认出是扎卡赖亚斯·奥斯本先生。他推门而入到了里面，奥斯本先生站直了身子，看看是什么人闯了进来。认出来访者之后，他原本红着的脸更红了。虽然住在乡下，可奥斯本先生看上去和在伦敦开店时差不多。他穿着结实的乡下鞋子、朴素的衬衫，外表显得干净整洁。他用手帕小心翼翼地擦掉圆秃的头顶上几颗闪亮的汗珠，才走上前来迎接来客。

“科杰恩警督！”他兴奋地喊道，“可我没想到会见到你本人。欢迎你来寒舍。欢迎造访埃弗雷斯特。这个名字或许吓了你一跳？我一直对喜马拉雅山感兴趣：埃德蒙德·希

勒利爵士去珠穆朗玛峰探险时，我每天都仔细留意报上的报道。真为祖国争光。了不起的埃德蒙·希拉里，太棒了！一个本有能力那样的人，更佩服那些去征服高山或到极地去探险的人。请进，请进，随便喝点饮料。”

奥斯本先生领着勒琼走进一间狭小的平房，房间虽没有过分豪华的家具，却显得整洁有序。

“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奥斯本先生解释道，“只要有闲空，我就参加本地的拍卖会。那样才能用店里四分之一的价钱买到好东西。现在给你来点什么？雪利酒？啤酒？茶？我马上就可以烧好水。”

勒琼表示喜欢喝啤酒。

“一起喝吧。”奥斯本先生说，一会儿他便拿着两个合金大酒杯进来，并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埃弗雷斯特。嘿！嘿！我这套房子的名字有双重意义。我总喜欢开点小玩笑。”

寒暄之后，奥斯本先生带着渴望的神情俯身向前说：

“我的信息对你有用吧？”

勒琼尽可能用缓慢的口气说：

“恐怕达不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唉，我承认我有点失望。不过说真的，我认为没有理由因为一位绅士和戈尔曼神父朝同一个方向走，就认定他是杀死神父的凶手。这样想太天真了。而且据我所知，那位维纳布尔先生既富有又受当地人敬重，一直活跃于上流社会。”

“问题是，”勒琼说，“你在那天晚上看到的那个人不可能是维纳布尔斯先生。”

"唉，但的确是的，我绝对不怀疑我的判断。我不会弄错一张脸的。"

"我觉得你这次一定错了，"勒琼客气地说，"你看，维纳布尔斯先生患了脊髓炎，腰部以下已经瘫痪三年了，根本不能迈动他的腿。"

"脊髓炎！"奥斯本先生叫道，"啊，老天爷，老天爷……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对不起，勒琼警督。希望你不要见怪，事实真是那样的吗？我的意思是你有确凿的医学证明吗？"

"是的，奥斯本先生，我们有的。维纳布尔斯先生的主治医生是哈利街的威廉·达格代尔爵士，他是可敬的名医。"

"当然、当然。他的确很有名！啊，老天爷，好像我说的情况一点也不符合要求。我肯定是这样。白白浪费了你们好多精力。"

"你别那样说，"勒琼很快回答道，"你的信息还是很有价值。显然，你看到的很像维纳布尔斯先生——既然维纳布尔斯先生的相貌很特别，那么这个信息便很有用，因为符合那种特征的人一定不多。"

"是的，是的，"奥斯本先生情绪好了些，"有犯罪嫌疑，而且长得像维纳布尔斯的人一定不多。伦敦警察厅的档案里——"

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警督。

"可能并没有那样简单，"勒琼缓缓地说，"那个人也许没有前科记录。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如你刚才所言，没有理由认为那个人就是攻击戈尔曼神父的人。"

奥斯本先生看上去又泄了气。

"请你原谅我。我太一厢情愿了……我一直想能够在杀人案开庭的时候作证……他们绝对不能动摇我，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将坚持我的立场！"

勒琼沉默着，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主人。奥斯本先生打破沉默道：

"怎么了？"

"奥斯本先生，为什么你声称，要坚守你的立场呢？"

奥斯本先生看上去很吃惊。

"因为我是如此肯定——喔——喔，是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那人不是'那个人'。所以我没有理由觉得非常肯定。但是我认为——"

勒琼俯身向前说：

"你也许奇怪为什么今天我来看你。既然已有医学上的证明，你看到的那个人不可能是维纳布尔斯先生，我为什么来这儿呢？"

"对，对。喔，那么，勒琼警督，你来是为什么？"

"我来，"勒琼说，"是因为你坚决肯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肯定？记住，那天晚上雾很大。我去过你的店，也在你当时目击对方所站的门口站过，观察过外面的街道。在我看来，在一个雾夜，要观察那么远的人，似乎很不可能，甚至连人影都很不可能看清。"

"从某方面来看，当然，你很对。雾越来越浓，你也知道，雾是一阵一阵袭来的，偶尔会有一阵子看得较清楚。我看到戈尔曼神父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因此我才能看清他和紧

跟在他后面的那个人。而且，后面那人走过我店门前的时候，还掏出打火机点他的香烟。那时他的面容很清晰——那鼻子、下巴、喉结，我觉得，那人的五官很特殊。以前我从未见过他，我想如果他到过我的店，我会记得起他的。因此，你明白——”

奥斯本先生嘎然而止。

“是的，我明白。”勒琼若有所思地说。

“是弟兄吧，”奥斯本先生满怀希望地提示说，“或许是双胞胎兄弟？那疑案将会有个了结。”

“完全相同的双胞胎？”勒琼笑着摇摇头说，“小说里也许有那种事。但现实生活中——”他又摇摇头：“不会有的事。你知道，真的不会有这种事。”

“不会……不会，我猜也不会。不过也许是一个非孪生兄弟，具有一个家庭成员的相似点——”奥斯本先生表现得十分急切。

“就我们所知，”勒琼小心翼翼地说，“维纳布尔斯先生没有弟兄。”

“就你们所知？”奥斯本先生重复道。

“他虽是英国籍，却出生在国外，十一岁时才随父母到英国。”

“这么说，你们对他也不是真的十分了解？我是指关于他的家庭。”

“是的，”勒琼若有所思地说，“要调查维纳布尔斯先生并不容易——除非，即是说，亲自去问他——而我们又没有充足的理由那样做。”

他故意这么说。当然有办法不亲自去问维纳布尔斯先生。

“因此，如果没有医生的证明的话，”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你仍坚持你的指认？”

“喔，当然，”奥斯本先生附和道，“你知道，我这个人有记人面孔的习惯。”他格格地笑着说：“很多顾客都感到吃惊，我有时候会对顾客说‘哮喘怎样了？’对方常常感到很意外，我便告诉她：‘你上次来时，拿着哈格里夫斯医生的处方。’她就更惊奇了。这对我的生意很有好处，因为人们很高兴被别人记住，虽然我记名字没有记面孔那么准确。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我告诫自己，扎卡赖亚斯·奥斯本，别人做得到的，你也能做到！不久便养成了这种习惯。”

勒琼叹了口气。

“我真喜欢你这样的证人，”他说，“鉴别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大多数人根本告诉不了你什么。他们常常会那样说：‘喔，高个，我想，发质很好——噫，不是很好，中等吧。长相一般。蓝眼睛——或是灰的——也许是咖啡色的。穿灰雨衣——或许是深蓝色的。”

奥斯本先生笑了。

“那当然对你没用。”

“老实说，像你这样的证人真是天赐的！”

奥斯本先生看起来很高兴。

“这是天赋，”他谦逊地说，“你知道，我特别训练过我的天赋。你知道有一种小孩玩的游戏，很多东西装在盘子里，

让孩子们几分钟之内记下来。每次我都得满分，很让人吃惊。多么奇妙，他们总说。这是一种技巧，要多练习。”他轻声笑道：“我也会表演一些魔术，每年圣诞节逗逗小孩子，我都露两手。对不起，勒琼先生，你衣袋里装的是什么？”

他俯身向前，拿出一个小烟灰缸。

“唉呀！先生，亏你还在警察局办事！”

他开心地笑了起来，勒琼也跟着他笑起来。接着奥斯本先生叹了口气说：

“我搬来的这个小地方很不错，先生。邻居和睦友好，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这样过日子，但我得向你承认，勒琼先生，我也很怀念做生意时的乐趣。总有不少人走进走出。你知道，各种类型的顾客值得研究。我也希望有自己的小花园，而且我还有别的兴趣。正如我告诉过你，譬如收集蝴蝶，不时去观察鸟类。我没料到自己会渴望保存我称之为人性的那些因素。

“我希望能俭朴地去一次国外。对，我利用周末去了一趟法国。很好，我得说——但我明显地感到，英国对我来说已太好了。我不喜欢外国食品，在我看来，他们根本连鸡蛋和熏肉都做不好。”

他又叹口气。

“你可以体会到人性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想退休。可现在——我又想在伯恩茅斯找家药店投资——只是为了延续一下兴趣，用不着整天关在店子里，只要让自己觉得又有事情做就够了。我想你将来也一样，会事先有些打算，但到时候你又会怀念现在这种充满刺激的生活。”

勒琼微微一笑。

"一名警察的生活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浪漫多姿，奥斯本先生。你对犯罪的看法只是业余的体会，我们大部分的例行工作都很单调，不是一天到晚在跟踪罪犯，便是查找神秘的线索，很枯燥，真的。"

奥斯本先生仍是一脸的不相信。

"你们最清楚了，"他说，"再见，勒琼先生，很对不起，帮不了你什么忙。如果有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

"我会告诉你的，"勒琼承诺道。

"那天的游园会，真是好机会。"奥斯本沮丧地自言自语道。

"我知道。可惜医生的证明是如此肯定，谁也无法改变，对不对？"

"这——"奥斯本先生欲言又止，但勒琼没有注意到，他迈着大步离开了。奥斯本先生站在门口，看着他离去。

"医生证明，"他说，"医生算什么！要是他有我一半了解医生的无知就好了！他们就是那样的！医生算什么！"

# 第十一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先是赫米亚，现在是科里根。

对，那么，我真是个大傻瓜！

我把闲谈胡扯当作确凿的事实。我被骗子赛扎·格雷灌了迷魂汤，竟然相信一堆荒唐事。我是个既迷信又容易上当的傻瓜。

我决心忘掉这件倒霉事，它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在沮丧失望中，我好像又听见了卡尔索普太太急切的声音：

“你一定要采取行动！”

说得轻巧——都会那样说的。

“你需要有人帮忙……”

我需要赫米亚，我需要科里根。但他们两人都没帮忙，那就没有其他人了。

除非——

我坐着——仔细考虑。

凭着一时冲动,我拨通了奥利弗太太的电话。

"喂,我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

"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告诉我游园会那天留在屋子里的那个女孩的名字?"

"可以。让我想想……对啦,金杰。就是这个名字。"

"这我知道,她的另外一个名字呢?"

"什么另外的名字?"

"我怀疑金杰不是她的本名。而且她总得有个姓吧。"

"是的,当然。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奥利弗太太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你最好去问问罗达。"

我不想那样做,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说:

"啊,我没法去问。"

"很简便,"奥利弗太太用鼓励的口气说,"你只要说想送本你的书给她,可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也记不得她的名字。不然就说你忘了买便宜鱼子酱的店名,或者说想还手帕给她,或者称有个富有的朋友想修补一幅名画。随便什么理由都行。够不够?如果你需要,我还可以想出更多的理由。"

"这当中随便哪个理由都很好。"我回答道。

我拨通了罗达的电话,是她本人接的。

"金杰?"罗达说,"喔,她住在卡尔加里区45号。等一下,我告诉你她的电话号码。"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说:"卡普里科恩35987。记下了吧?"

“记下了，谢谢。但我没有她的名字。我没听说过。”

“她的名字？喔，你是说她姓什么？科里根。凯瑟琳·科立根。你说什么？”

“没什么。再次感谢，罗达。”

我觉得事情太凑巧。科里根，两个科里根。也许是一个预兆。

我拨通了卡普里科恩 35987 号。

## 2

金杰和我约好在“白鹦鹉”会面喝饮料。她看起来和在马奇迪平村时一样有精神——一头蓬松的红发、带雀斑的热切的红脸和灵活的绿眼睛。她身穿雅致的伦敦式紧身裤、宽大的运动衫和黑棉袜，看起来还是同一个金杰。我很喜欢她。

“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知道你的线索，”我说，“你的姓氏、住址、电话号码——都不知道，真麻烦死了。”

“我的那个女佣也总这么说，那时我就得给她买个新擦锅用具或地板刷子，或其他一些零碎的东西。”

“你这次用不着买任何东西。”我逗趣说。

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花的时间没有给赫米亚讲时那样多，因为她对“白马”和它的主人已经很熟悉了。说完之后，我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不想看她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愿看到她宽容屈尊的样子，或者完全不相信的表情。这时，这件事比以往任何时候听起来都显得滑稽可笑。除卡

尔索普太太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我那种感觉。我用汤匙在塑料桌面上任意画着。

金杰快捷地说：

“就这样了，是不是？”

“是的。”我承认。

“你打算怎么办？”

“你想想——我应该做些什么？”

“喔，当然！总该采取什么办法吧！不能让一个组织任意置人于死地，不该视而不见。”

“但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真想拥抱她一下。

她皱眉喝着饮料。一股暖流弥漫我的全身，我再也不是孤立无援了。

不一会儿，她若有所思地说：

“你该调查一下，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赞成。但怎么办呢？”

“好像有一两个线索，或许我能帮忙。”

“你愿帮忙？可你有你的工作啊。”

“不少事都不必在办公室里做。”她又沉思道。

“那个提到过‘白马’的女孩，”最后她说，“她知道——她一定知道——要她说出来。”

“对，可她怕得不得了，当我问她时，她马上就避开了。她是吓坏了，她什么都不肯说。”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忙，”金杰信心十足地说，“她不肯对你说的事，可能会告诉我。你能安排我们见面吗？你的朋

友、她、你和我，一起去看演出，或者吃晚饭。”她好像迟疑了一会又说：“会不会太破费？”

我说没什么。

“至于你——”金杰想了一会慢慢地说，“我认为，你最好从托马西娜·塔克顿那方面着手。”

“怎么办？她已经死了呀！”

“如果你的想法没错，她是被人害死的，而且‘白马’也参与其中。有两种可能，要不是她后母，就是在‘卢吉之家’与她打架的那个姑娘。她抢了那个姑娘的男朋友，或许还打算嫁给他。要是她真的对那个小伙子一往情深，恐怕她后母或那姑娘就难以忍受了。她们两人都可能去‘白马’。从这方面也可以理出线索。你知不知道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想叫卢。”

“是不是略带浅灰的金发、中等个儿、胸部很丰满？”

我说描述得不错。

“我见过她，叫卢·埃利斯。还有点积蓄。”

“看起来不太像。”

“那帮人都这样——可她的确有钱。总之，她付得起‘白马’的费用。我猜，‘白马’总不会白替人干事。”

“难以想象。”

“你得去查查那个后母。她的住地离你较近。去看看她——”

“我不知她住在哪里。”

“卢吉对汤米的家庭有些熟悉。我想他会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另外再去查查有关资料。我们真是太傻了！你去看

看《泰晤士报》上登的她的死亡讣告，你只要去查查她的档案就行了。”

“我去找她后母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迟疑地说。

金杰说那比较容易。

“你知道，你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她说，“你是历史学家，公开演讲过，也出过书。塔克顿太太会有印象，或许见到你会高兴得不得了呢。”

“那理由呢？”

“说你对她房屋的风格感兴趣怎样？”金杰建议道，“如果那是栋古建筑，便有些东西值得一看。”

“可那可能与我研究的时代无关。”我反驳道。

“她不知道这些。”金杰说，“人们总以为任何东西只要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便一定能引起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的兴趣。或者说去看她的画好不好？一定有几张古画。你先与她约好时间，去时尽量热情一些，说点好话。然后说你见过她女儿——她的继女——说她的死真让人悲伤等等。接下来你突然提起‘白马’，要是你愿意，可以装得邪乎一点。”

“然后呢？”

“然后你就观察她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提起‘白马’时，她有一种感到内疚的表情，我认为一定会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如果真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该怎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走对了路子。只要我们有把握，我们就可以努力做下去。”

她点着头若有所思地又说道：“还有一件事。你觉得那

个姓格雷的女人为什么将她们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你？她为什么如此友善？”

“最浅显的答案，就是她太傻。”

“我不是指这个。我的意思是——她为何挑中‘你’？你有何特殊性？你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与什么有关联？”

“等一等，让我理一理头绪。”

我等了一会儿。金杰用力摇了摇头，然后说：

“假设——仅仅是假设——那个叫波皮的姑娘了解‘白马’的事——不是亲身经历，而是道听途说的。听说她是那种别人闲聊时不太留心的女孩，可事实上出人意料地听见了许多。看起来有点傻气的人多半是这样的。她会说她那天晚上与你的谈话被人听到了，有人威胁她，于是第二天你去找她时，她就吓坏了，不肯说什么。但你去找她的事已经传开了。那么你有什么理由去问她呢？你又不是警察。最恰当的理由便是，你可能是个委托人。”

“但事实上——”

“我告诉你，这是符合逻辑的。你听说过这件事的传闻——你便去调查——为了你的目的。不久，你出现在马奇迪平村的游园会上。你被带到‘白马’去——假定是你自已要求去的——会发生什么事呢？赛扎·格雷当然会直接出来卖弄她的嘴皮子了。”

“我想这是可能的。”我想了想问道，“你认为她真有她吹嘘的那种本事，金杰？”

“我个人倾向于她不可能！但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特

别是在催眠术的作用下。譬如要一个人第二天下午四点去咬一下蜡烛，那个人就会不自觉地照办。便是这类事。再譬如在你通电的盒子里滴一滴血，便会告知你两年之内会不会得癌症。这些事听起来很玄乎——可并非完全是假的。至于赛扎——我不愿想那是真的——但我很担心有那种可能！”

“是的，”我沉郁地说，“这样看问题没错。”

“我可在卢身上下点功夫，”金杰若有所思地说，“我知道在许多地方都可以遇到她，卢吉大概也知道一些情况。”

“但首要的，”她补充道，“就是与波皮联系上。”

这件事安排起来很轻松。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戴维有空，于是我们约好一起去听音乐会，戴维陪着波皮一起来了。我们到“幻想园”共进晚餐。我注意到金杰和波皮一起去了洗手间，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两人都显得轻松愉快。由于金杰的暗示，我们晚餐时没有提起任何值得争论的话题。最后，我们终于分手了，我驱车送金杰回家。

“没有什么值得汇报的，”金杰轻快地说，“我与卢谈过了。那天她们是为吉恩·普莱登吵起来的。那人不是个好东西，贪财好利，可姑娘们都喜欢他。他在卢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可汤米插了进来。卢说他一点都不喜欢汤米，只想她的钱——不过这可能仅仅是卢自己的猜测。反正他一脚踢开了卢，她自然很吃醋。照她的说法，那天她们并没有吵架——只是女孩间闹闹意气。”

“女孩间闹意气？她把汤米的头发连根拔起！”

“我仅仅是传达了卢告诉我的话。”

"她看起来很友善。"

"喔，她们都喜欢谈谈自己。只要有人爱听，可以与任何人大谈特谈。反正，现在卢又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另一个花花公子，但我敢说她已经迷上他了。所以在我看来她不可能求助于'白马'。我提到过'白马'，可她没有反应。我认为你们可以不用管她了。卢吉也认为她没什么，可他认为汤米对吉恩很看重。吉恩追她追得很紧。关于那个后母，你有什么结果？"

"她出国了，明天回来。我写了封信给她，或者说让我的秘书写了封信，要求约个时间见见面。"

"好的。我们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祝愿一切都不是白费功夫。"

"但愿如此！"

"会有收获的，"金杰热心地说，"好像这案件基本上是这样：戈尔曼神父遭杀害之前，被一个垂死的女人找去，他所以被害是因为那女人告诉了一些事情或坦白了一些罪过。那女人后来怎样？她死了吗？她是谁？从这上面应该找到线索。"

"她死了。我对她没什么了解。我想她大概姓戴维斯。"

"好的。你能不能了解得更多一些？"

"我尽力而为。"

"如果我们能查出她的背景，也许可以知道她的信息是怎么来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第二天清晨，我便打电话给吉姆·科里根，向他提出了

后面这个问题。

“让我想想。我们调查过，可没什么结果。戴维斯不是她的姓，所以调查时浪费了一些时间。你等一等，我看看记下的材料……喔，对啦，我们有的，她姓阿切尔，她的丈夫是个二流骗子。她离开他后，恢复了娘家的姓。”

“阿切尔是个什么样的骗子？现在在哪儿？”

“哼，是个小偷。从百货店的柜台上顺手牵羊，不管值不值钱。他现在已经死掉了。”

“那就派不上用场了。”

“是的。戴维斯太太生前工作的那家公司，显然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或者说她的背景。”

我向他道谢后，中断了电话。

# 第十二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三天后，我接到了金杰打来的电话。

“我有些事情告诉你，”她说，“一个名字和地址。请记录。”

我拿出笔记本。

“请讲。”

“名字叫布雷德利，地址是伯明翰市政广场大厦 78 号。”

“嗯，老天爷，这是干吗？”

“天知道！我怀疑波皮也未必真知道。”

“波皮？这是——”

“是的。我在波皮身上下了些功夫。我告诉过你，我会试着从她那儿打听出一点消息。我只要使她态度缓和下来，事情就容易了。”

“你怎么打听出来的?”我好奇地问。

金杰笑了笑。

“女孩子间的悄悄话。你不会懂的。关键的是,女孩子往往不把彼此间的悄悄话当回事,会觉得无关大局。”

“就像一个工会内部的对话?”

“你可以那么比喻。我们一起吃了顿午饭,我信口扯了点我的爱情生活——说我与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在一起,他太太是天主教徒,怎么都不肯离婚,弄得他很痛苦。女的是个残废,虽然整天痛得不得了,可至少几年之内死不了。要是她现在死了,倒好得多。我说我很想去‘白马’试试看,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开销大不大。波皮说很贵,她听说她们漫天要价。然后我说:‘咳,我将继承一大笔遗产。’——你知道,我有个富有的叔祖父,虽然我并不希望他死,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问,他们愿不愿用记账的方式?该怎么着手?于是波皮就告诉我这个名字和地址。她说,要先找那个人谈妥才行。”

“真是希奇古怪!”我说。

“是的,不可思议。”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疑惑地问:“她这样坦率地告诉你?她看起来——一点不怕?”

金杰不耐烦地说:“你不懂,女孩子间的悄悄话算不了一回事。毕竟,马克,如果我们推测的事是真的,这件事多多少少都得透点风声,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她们必须要有不断的新‘顾客’才行啊。”

“我们真有点疯了，相信这种事。”

“是的，我们疯了。你要不要去伯明翰找布雷德利先生？”

“好，”我说，“我去那地方找布雷德利先生，如果真有其人的话。”

我不相信真有其人。但我错了。布雷德利先生的确存在。

市政广场的建筑有点像一个巨大的蜂巢。78号在办公大厦的三楼。那里的圆形玻璃门上用黑色字体整洁地印着：C.R.布雷德利，佣金代理商，下面又用较小的字体写着：请进。

我走了进去。

外面那间较小的办公室是空着的，靠里墙一道半开的门上写着“非请勿人”。门后一个声音说：

“请进。”

里面的办公室大一些，摆着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部电话和一个档案架。布雷德利先生就坐在书桌后面。

他个头瘦小，皮肤很黑，黑眼珠炯炯有神，身穿黑色套装，看起来威严可敬。

“关上门，好吗？”他愉快地说，“请坐，那张椅子很舒服。抽烟吗？不抽？好，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看着他，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我想我是豁出去了，拼命迸出一句：

“多少钱？”

我高兴地察觉，他微微吃了一惊。我猜他并未料到，会

有这种人闯进他的办公室。

他的眉毛扬了扬。

“好，好，好，”他说，“你不想浪费时间，对不对？”

我仍咬住不放。

“你是指什么？”

他用略带责难的态度轻轻摇摇头说：

“这不是办事的方法。我们必须按程序进行。”

我耸耸肩说：

“随你的便。有哪些程序？”

“我们还没有相互自我介绍，是不是？我还不知你的尊姓大名呢。”

“目前，”我说，“我还真不想告诉你呢。”

“小心谨慎。”

“是小心谨慎。”

“一种值得钦佩的品性——虽然有时不一定用得着。那么是谁让你来找我的？我们有彼此都认识的朋友吗？”

“这我也不能告诉你。反正我朋友的朋友认识你的一个朋友。”

布雷德利点点头。

“我的不少顾客都是这样找上门的。”他说，“有些问题相当——棘手。我认为，你大概知道我的职业吧？”

他无意等我回答，自己答道：

“赛马佣金代理，”他说：“你的兴趣，或许，在——马？”

他用迟疑的语气说出最后一个字。

“我不是赛马迷。”我模棱两可地说。

“玩马有许多方式：赛马、打猎、坐马车兜风。运动方面我最感兴趣：赌马。”他停了停，然后似乎不经意地问：

“有什么特别的马给你印象最深？”

我耸耸肩，破斧沉舟地说：

“白马……”

“哟，很好，特棒。恕我冒昧，你本身便像匹黑马。嗨嗨！你不必紧张。真的不必紧张。”

“那是你说的。”我有点鲁莽地说。

布雷德利先生的态度变得更温和了。

“我能了解你的感觉，但我向你保证，你一点也用不着担心。我本身是个律师——当然，已取消了资格，”他用动人的声音继续说，“不然我就不会在这儿了。不过我向你保证，我对法律很熟。我所处理的每一件事都是绝对合法的。这只是赌注的问题。什么都可以打赌：明天下不下雨、俄国人会不会把人送上月球，或者你的妻子会不会生双胞胎。还可以赌B先生会不会圣诞节前死去，或者C先生会不会活到一百岁。你支持你的判断、直觉或你称作什么的吧。一切都简单明了。”

我真感到就像在手术台前接受医生的保证一样。布雷德利表现得像诊所中的医生。

我缓缓地说：

“我对‘白马’的事务还是不很了解。”

“所以你不放心？是的，许多人都曾这样。许多事情得尽力去做，贺拉斯说过。坦率地说，开始我也不太了解，可它的确管用，在许多方面效果非常神奇。”

"如果你在这方面再多解释一下——"

我已认定了自己扮演的新角色——谨慎、急切——但胆怯。布雷德利先生显然经常遇到这种性格的顾客。

"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

我迅速作出判断,说谎不是个好办法。

"我——知道——是的——我和几个朋友去过,他们带我去了那儿——"

"迷人的老酒店。充满着历史情趣。她们把它修复得很好。那么,你见过她,我的朋友,格雷小姐?"

"对——对,当然。一个出众的女人。"

"是吗? 是的,她真是? 你说得对极了。一个出众的女人,有一种超凡的力量。"

"她所说的事,实在——咳——不可能吧?"

"对极了。问题就在这里。她说她能办到的事都是别人认为不可能办到的! 每个人都这样说。在法庭上,例如——"

他黑珠子似的眼珠,直盯着我的眼睛。布雷德利先生刻意又强调了一遍:

"在法庭上,例如——这整件事都会显得荒谬可笑! 要是那女人站起来承认是凶手,靠遥控、'意愿的力量'之类的玩意儿杀人,法庭不可能接受! 就算她说的是真话(理智正常的人,像你与我都不会相信的!),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法律的条款上没有靠遥控杀人的凶犯,认为那是荒谬的。这便是整件事最漂亮的地方——如果你想一想,你也会欣赏这一点的。"

我明白他向我保证，英国法律上没有惩治用神力杀人的条例。要是我雇用人用棍或刀杀人，我就是同谋犯。但如果我要求赛扎·格雷用巫术杀人，那法庭就管不着。这便是，照布雷德利先生的说法，这件事中最漂亮的一点。

我忍不住的怀疑立刻爆发了出来，于是大声叫道：

“活见鬼，这太玄乎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真的。赛扎·格雷是一个超群的女人，当然也有某种很不平常的能力，可我们总不完全相信她的话。诚如你所说，这太玄乎了。到了这个时代，谁也不相信有人能坐在英格兰的一间平房里，发出脑电波之类的东西，让别人无缘无故地生病死掉。”

“但她说她能做到？”

“喔，是的，当然也有法力——她是苏格兰人，那个种族的人都有预知力。真有那么回事，我相信没有一点怀疑，”他俯身向前，招惹地晃着食指说：“赛扎·格雷的确事先知道，人会死掉。那是一种天赋。她有那种本事。”

他又靠回椅背，审视着我。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有人，你或另外一个人，很想知道——譬如伊莱扎姑婆什么时候死。你必须承认，预先知道这种事往往很有用。没什么不仁义的地方，没什么不对——只是未雨绸缪，知道该订什么计划。譬如说，到十一月时，会不会有一大笔钱的收入？如果能确定这一点，就可以作一些有价值的选择。死是件很难说的事。如果有医生的鼓励，伊莱扎姑婆也许会再活十年。当然，你很喜欢那老太太，可是要是早点知道她的死期，会多么有用。”

他停了一停，又略微俯身向前说：

“这正是我的用处。我是个喜欢打赌的人。什么都赌——自然得依我的条件。你来找我，那么你自然不会拿一位老太太的死来打赌，那会给你健全的心灵造成极大负担。所以我们换个方向说话，我们双方约定好赌金后，你打赌伊莱扎姑婆到圣诞节仍新鲜自在，谈笑风生，我则赌她不会那样。”

黑珠子似的眼珠又在我脸上打转……

“这一点都不违反什么，对不对？很简单明白，我们两人在这件事上意见不合，我说伊莱扎姑婆就要死了，你说她不会，我们订下合同。我说两周内会见到伊莱扎姑婆的讣告，你说不会。如果你正确——我付钱给你。如果你错了，你——付钱给我！”

我看着他，试着装出一个人想除掉一个富有的老太太时的样子。我还是换成被敲诈者的角度想想：有人敲诈了我好多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想他死掉，而自己又没有勇气杀死他，但我愿意付出任何东西——是的，任何东西——”

我开口了——我的声音有点嘶哑，仿佛我真是那位被敲诈者。

“什么条件？”

布雷德利先生很快改变了态度，很兴奋，以至于显得有点滑稽。

“刚才我们开始时，你指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多少钱？’你说，真吓了我一跳。还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单刀直人

呢。”

“你是什么条件？”

“论货出价。有几个不同的因素。大体上说，要看所赌的金额有多少，有时也要看顾客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来定价。像被敲诈者之类的，得看看他们出得起多少钱。丑话先说，我可不跟穷客户打赌，除非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状况。而那种状况又得看伊莱扎姑婆有多少财产而定了。反正条件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双方都能得到一些好处，是不是？不管怎么说，赌注通常是五百比一。”

“五百比一？那悬殊太大了。”

“我的赌注就是这样。如果伊莱扎姑婆已经一只脚跨进棺材，你就不会来找我了。预测一个人在两周之内会死，那当然得下大赌注。五万英镑赌一百英镑并不过分。”

“如果你输了呢？”

布雷德利先生耸了耸肩。

“那真是太糟了。我付钱。”

“如果我输了，我付钱。假设我不付钱呢？”

布雷德利先生向后靠着椅背，半闭着眼睛。

“我不该谈起这些，”他平和地说，“我真的不该谈。”

虽然他音调平和，我却感到一阵颤栗。他并未说什么威胁的话，但那威慑力是很大的。

我站起身来，说：

“我——我必须考虑考虑。”

布雷德利先生又恢复了愉快而礼貌的态度。

“当然得全盘考虑。做任何事都不要冲动。如果你决定

要干，就来找我，我们进一步深谈。慢慢来，万事急不得，慢慢来。”

我走出去时，耳畔仍响着他的话：

“慢慢来……”

# 第十三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我很不情愿地开始进行去见塔克顿太太的工作。尽管金杰鼓励我，我还是觉得那是白费精力。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承担这项任务，我怀疑自己审时度事的能力，心里一直有种做戏的感觉。

金杰却用她非凡的能力，通过电话向我指示：

“那十分简单。那是一栋纳什式的房子，但与那种风格又不太一样，是接近哥特式的幻想作品。”

“那我又凭什么理由要去看看呢？”

“你要写一篇有关建筑家风格的变化之影响的文章或一本书。就是这类事。”

“听起来好假。”我说。

“胡扯，”金杰爽快地说，“遇到学术性强的题目，就必须由最不可能的人提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理论，并用最严肃庄

重的态度去写。我可以给你援引不少这类废话。”

“因此你去要比我去真的恰当得多。”

“那你就错了，”金杰告诉我，“塔克顿太太可以在《名人大辞典》里查到你，而且留下好印象。可他不可能在那里面发现我。”

我还是有些疑惑，但无言以对。

我与布雷德利先生面谈后，金杰与我曾碰头交谈过。金杰对这次见面满意得多，而我却觉得没什么意思。

“这样一来，就能判别我们的猜测是否正确了，”她指出，“现在我们确实知道，存在一个专门替人除掉眼中钉的组织。”

“用超自然力的方法！”

“你的思想转不过弯来。都是西比尔戴的那些护身符骗了你。如果布雷德利先生是个假的算命先生，你还是不相信。但既然他是卑鄙而又实际的小法律骗子——至少你是这么形容他的——”

“差不离。”我说。

“那么整件事就有头绪了。不管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白马’那三个女人在操作上确实掌握不少东西。”

“如果你这么肯定，那又为什么要我去找塔克顿太太呢？”

“进一步验证，”金杰说，“我们知道赛扎·格雷说她有某种本事，并与金钱方面有关。我们还知道三个受害者的一些情况。现在我们希望知道更多的她们与顾客方面的情况。”

“如果塔克顿太太看起来不像她们的顾客呢？”

“那么我们只好到其他地方去调查了。”

“当然，我可能把事情弄糟的。”我沮丧地说。

金杰劝我不必把自己想得那么差劲。

于是，我便去到了卡拉韦园的门前。它看起来一点不像我想象中的纳什式房屋，从许多方面看来，却像是一座小型城堡。金杰答应替我找一本有关纳什式建筑的著作，可到现在还未拿来，所以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了。

我按了门铃，一个精神萎靡、穿着羊驼呢外衣的男人开了门。

“你是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吧？”他说，“塔克顿太太正在等您。”

他领我走进一间摆设华丽的起居室。这屋子给我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每件东西都很昂贵，却缺乏格调。墙上有一两幅好画，但也有许多是很差的，还有不少黄色织锦。这时，塔克顿太太走了进来，我便把注意力放在了她身上。

我不知自己来时到底抱多大希望，可现在却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这儿好像没有邪气，塔克顿太太完全是一位平凡的中年妇女。不特别有趣，也不是非常好的女人，我想。嘴唇虽然涂着厚厚的唇膏，仍然显得薄，脾气也可能不太好，下颚有点向后缩，眼睛是浅蓝色的，给人一种老是在评判每件事物的价值的印象。她是那种舍不得多给挑夫或衣帽间侍者一分钱的女人。世上会遇到许多她这一类女人，只不过很多没有她装着昂贵，打扮入时。

“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显然，她对我的来访十分高兴，

显得有点饶舌。“真是太高兴见到你了，没想到你对这栋房子有兴趣。当然，我知道它是约翰·纳什建造的，先夫告诉过我，但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大人物会对它感兴趣！”

“啊，你知道，塔克顿太太，这栋房子和纳什平常的风格不太一样，从而更能引起兴趣——嗯——”

她替我省了继续说下去的麻烦。

“我恐怕对建筑方面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还包括考古学之类的，十分外行。希望你不必介意我的无知。”

我当然不会介意，甚至还求之不得呢。

“当然，所有这些都很有意思。”塔克顿太太说。

我说我们这些专家，恰恰相反，对自己所研究的内容都很厌烦，不感兴趣。

塔克顿太太说她很不相信那是真的，尔后问我是先用茶还是先看房子。

我不指望喝茶——我只有半小时机会，于是我说也许先看房子吧。

她领我四处看看，大部分时间她都滔滔不绝，倒也使我对建筑方面的问题少发表意见。

她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屋子快要卖掉了——“既然丈夫去世了，房子便显得太大了。”——虽然她才向掮客登记了一个星期，但她相信已经有买主了。

“要是房子空了，我便不太愿意你来看了。我认为真的要观赏一栋房子，里面一定要住人，你说对不对，伊斯特布鲁克先生？”

我宁愿这是一栋没人居住、未经装饰的房子，当然我不

能这样说出来。我问她以后是否还住在这附近。

“真的，我拿不准。我会先出国旅游，享受一下阳光。我恨这种阴沉的天气。实际上我想在埃及过冬天。两年前我去过那儿，真是一个奇妙的国度，不过我相信你全都很熟悉。”

我对埃及无什么了解，也如此对她这样说。

“我想你一定是太谦虚了，”她愉快地说，“这是餐厅，八角形的，对不对？没有拐角。”

我说她说得很对，并且夸奖比例得当。

看完房子后，我们回到起居室，塔克顿太太按铃叫佣人送来茶点。送茶点来的，便是那个精神萎靡的男仆。茶盘上摆着一个大大的、需要狠狠擦洗一番的维多利亚式茶壶。

塔克顿太太目送他离开屋子后，说道：

“丈夫去世后，服侍他近二十年的那对佣人夫妇坚持要走，说他们要退休了，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们另外找了工作，待遇很好。我觉得给佣人很高的薪水实在没必要，想想看，仅仅是他们吃的和住的就要花多少钱——更不用说他们的衣服了。”

没错，我想，很吝啬。那双眼睛，还有薄嘴唇——代表着贪婪。

想让塔克顿太太说话并不困难。她不但喜欢说，还喜欢说她自己。不久，我就对她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知道了她五年前嫁给鳏夫托马斯·塔克顿，她比他“年轻太多，太多。”她与他在海边一家大旅店相识，当时她是桥牌摊的女主人。

"他有个女儿,在附近的学校念书——想与女儿把一些事情解释清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可怜的塔克顿,他是如此孤独……他前妻几年前去世以来,他一直很怀念她。"

塔克顿太太描画了一幅她自己的图画:一个优雅仁慈的女人,对那个衰老而孤独的男人有了怜悯之心。他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而她却忠心耿耿。

"当然,在他病重的最后阶段,我没法与自己的任何朋友交往。"

谈到这儿,我不由得不想到,她是不是有一些不受托马斯·塔克顿欢迎的异性朋友?所以他才立下那样的遗嘱。

金杰替我查过他遗嘱中的条款。

遗产除了留给老仆人、一对外孙之外,他太太当然也有一份——很充裕,但不是很多很多。有一笔信托基金,够她一生受用。至于他那高达六位数字的不动产,则完全由他女儿托马西娜·塔克顿在二十一岁或结婚时继承。如果她在二十一岁前未婚死掉,这笔钱就给她的继母。由此看来,他没有其他家庭成员了。

这是个巨大的诱惑,我想。塔克顿太太贪钱……她一直挂念着这笔钱。后来,也许她想到,与其与一个风烛残年的丈夫厮守,还不如他早日去世,自己便可获得自由,享受年轻和财富。

然而,当看到遗嘱之后,她会相当失望。她盼望的不仅是一份中等而固定的收入。她希望有一大笔钱旅游、购买华丽的衣服、珠宝——或者仅仅是享受有钱的快感——钱在

银行里堆积如山。

结果那女孩却继承了所有的钱！她成了富有的女继承人。这女孩可能不喜欢她的继母，由于年轻，其态度便不掩饰地表露了出来。这女孩将成为一个巨富——除非……

除非？这个理由充分吗？我真的相信那个褐发、美丽而且斯文地谈些陈词滥调的妇女，会向“白马”求助，让一个年轻女孩送命吗？

不，我不敢相信这……

无论如何，我必须干我的事，于是我突然开口道：

“我好像见过你的女儿——继女。”

她有点惊讶地看着我，却显得不感兴趣。

“托马西娜？是吗？”

“是的，那是在切尔西。”

“哟，切尔西！是的，有可能……”她叹口气。又说：“这年头的女孩难管！好像谁也管不了她们。她爹在世的时候就很担心，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她根本不听我的话。”她又叹了口气：“当我们结婚时，她差不多已长成大人了，你知道，做继母的——”她摇了摇头。

“继母总是不好当。”我同情地说。

“我给她零花钱，从各方面对她好。”

“这我相信你能办到。”

“但这绝对没用。托马斯不准她对我没礼貌，可她一直很任性，与她住在一起的确很难，因此她坚持要搬出去住的时候，我多少松了口气，不过我很理解托马斯对此的感受。她与一群行为不端的人混在一起。”

"我——看出了一点。"我说。

"可怜的托马西娜!"塔克顿太太伸手理理褐发,然后看着我说,"喔,或许你不知道,她一个月以前死掉了。脑炎——非常突然。年轻人容易得那种病,我相信——真让人难过。"

"我已知道她去世了。"我说。

我站了起来。

"塔克顿太太,谢谢你让我来看你的房子。"我们握握手。

当我迈步离开时,又突然转过身来。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想你知道'白马',对不对?"

那反应是毫无疑问的——惊慌,纯粹的惊慌,不但从她灰白的眼睛里看出来,她浓妆的脸孔也马上因害怕而变得苍白。

她尖声问道:

"'白马'?你的意思是指什么'白马'?关于'白马'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故意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啊,我的错。那是马奇迪平村一家很有意思的旧酒店。几天前我去那儿看过,装修过,但味道仍很足。我想起有人提起过你的名字——但或许是你继女或其他同姓的人。"我停了停,"那地方——很有名气。"

我对自己的最后一席话很满意。我从挂在墙上的一面镜子发现,塔克顿太太一直盯着我。她非常非常害怕,我仿佛看到了她以后几年的模样……那是一幅黯淡的前景。

# 第十四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现在我们已经很有把握。”金杰说。

“我们以前便有把握。”

“是的——如此顺理成章。但现在更明朗化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正想象塔克顿太太到伯明翰市政厅广场大厦——与布雷德利先生见面。她神情紧张地说出自己的处境……他用甜言蜜语向她担保，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一点，他一定得再三向塔克顿太太保证）。我能想象她离开时，虽然已萌生了那个想法，却还不敢完全接受。也许她去看继女，或者她继女回家度周末。她们谈了一些话，暗示了要结婚的事。这期间，她想到的只是“钱”——不是一小笔钱，而是一笔使人想什么便得到什么的巨款！可是，这笔巨款居然要全部落进一个堕落、坏脾气、整天穿着牛仔裤和脏上衣进出切尔西咖啡店的小邋遢妹手里。为什么一个女孩

要那样，这女孩不好，而且注定会一点不好，为何该得那全部美妙的钞票呢？

于是——她又去了一次伯明翰。更多的告诫，更多的担保。终于，他们谈到了条件。我不自觉地笑了笑。布雷德利先生将没法按他理想的条件执行，她一定会拼命压价。但到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签好合同，那么后来呢？

我的想象便在这儿停住了。接下来的事就不得而知了。

我一抬头，发现金杰正在看我。

她问："全想清楚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渐渐了解了你的思维方式，你是在思考，你的思绪跟着她——去了伯明翰，接下来又怎样呢？"

"是的，但我在这儿脑筋短了路。当她在伯明翰敲定之后——接着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相互望了望。

"迟早，"金杰说，"总有人要确切查出'白马'所发生的事。"

"怎么查？"

"我不知道……不是很容易。真正到过那儿做过什么的人，不会说真话，可是又只有那些人知道实情。真难办……我想……"

"我们能不能求助于警方？"我建议道。

"对，毕竟我们现在已掌握了一些线索，足以展开行动，你认为怎样？"

我怀疑地摇摇头。

“有犯罪企图的证据。但这充分吗？便是那个荒唐死的意愿。嗯，”我制止她插嘴，继续说，“也许不一定荒唐，可在法庭上这么说却荒唐了。我们对实际过程心里还没有底。”

“要亲眼看到或听到。可那个大房间里绝对没任何藏身的地方，我想，事情就是在那儿开始的。”

金杰坐直了身子，坐得非常直，像头精力充沛的豹子一样。她说：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发现‘白马’在玩什么花招，那便是扮成顾客。”

我看着她：“当真的顾客？”

“对，随便你或者我，想除掉一个讨厌的人。去找布雷德利，把事情谈妥。”

“这样做我不喜欢。”我尖声说。

“为什么？”

“这——这可能很危险。”

“我们危险？”

“也许吧。不过我现在想的是——被害者。我们去找一个被害者——要有真名真姓，不能捏造。她们可能会调查，我想她们百分之百要查实。你同意吗？”

金杰想了想，点点头。

“对，被害者一定要是一个有真实地址的活人。”

“所以我不愿那样做。”

“而且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理由想除掉他。”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思考着。

“不管那人是谁，要征得他的同意。”我缓缓地说，“到时

又要问我们很多问题。”

“这整个程序都很周密，”金杰沉思道，“不过还有一件事，你那天说得对极了。这整件事的弱点，就是她们的处境很难。这件事要求保密——但不能不透一点风声。否则便没有顾客找上门去。”

“困惑我的是，”我说，“警方好像一点都没有察觉。毕竟，他们通常都知道有些什么罪恶活动在进行。”

“是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种‘业余’表演，而不是职业性的，没有任何职业歹徒掺和在里面，不像顾杀手去害人。一切都很——秘密。”

我说我认为她说得有理。

金杰又说：“假设现在你，或者我（我们相互检查一下可能性），一心想除掉某人，那么，这个人可能是谁呢？我有个亲爱的老默文舅舅，如果他逝世了，我会得到一大笔遗产，这个家庭现在只有我和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表兄弟，所以我可能有谋害他的动机。可他已经七十多岁，还有点疯疯癫癫的了，照理我应该有耐性等他自然而然地老死——除非我遇到麻烦需要钱——可这个理由又实在难以编造。他很讨人喜欢，我很爱他。他很热爱生活，我不想剥夺他一分钟的生活乐趣——也不愿以此冒险！你怎么样？你有没有有钱的亲戚留点什么给你？”

我摇摇头说：“一个也没有。”

“麻烦。也许换成敲诈，怎么样？只须编更多的理由便是了。你又没什么大不了的缺点，要是你是个议员之类的大人物，情形又不同了，我也一样。要是五十年以前，那事情就

好办得多。和解信、照片什么的都行，可这年头已经没什么人在乎这些了。好吧，还有什么可能？重婚？"她责备地看了我一眼，"可惜你还未结婚，不然我们便可能编造一点故事。"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泄露了我内心的秘密。金杰很快发现了。

"对不起，"她说，"我说了什么伤害你的话吗？"

"没有，"我说，"没有伤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知道了。"

"你结过婚？"

"是的。那是在读大学时。我们悄悄结的婚。她不是——喔，我家里的人很反对。我还没到年龄。我们都谎报了年龄。"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忆着往事。

"那种婚姻不可能长久，"我缓缓地说，"现在才明白。她很漂亮，也很甜蜜……但是……"

"发生了什么？"

"我们去意大利度长假。发生了意外——车祸，她当时便送了命。"

"那么你呢？"

"我不在车上。她——和一个朋友在一起。"

金杰飞快地瞥了我一眼。我想她已明白事情的原委了。我所娶的女孩是个不忠实的妻子，这一发现使我感到震惊。

金杰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

"你在英国结的婚？"

“是的。在彼得巴勒注的册。”

“可她死在意大利。”

“是的。”

“那么英国没有她的死亡记录?”

“没有。”

“那你还再期望什么?这便是最好的材料!没有比这更简便的了!你现在疯狂地爱上了另一个人,想与她结婚——当时你不知道你太太是否还活着。自从几年前你们分手后,便没有她的消息了。就在你想娶另外的女孩时,你妻子突然出现了!她不但不肯离婚,还威胁你说要去找那个女孩,破坏你们的好事。”

“我那年轻的女郎是谁?”我有点糊涂地问道,“是你?”

金杰看上去很惊讶。

“当然不是我。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我倒可能会与你姘居。不是,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谁——她要正经得多,那个经常与你在一起的漂亮褐发姑娘,很有学问,也很严肃。”

“赫米亚·雷德克利夫?”

“完全正确。你的情侣。”

“是谁向你提到她的?”

“当然是波皮。她也很有钱,对不对?”

“她是很有钱,可是老实说——”

“行了,行了。我又没说你为了钱才娶她。你不是那种男人。可像布雷德利那样的卑鄙小人就很容易那样想……那么很好。这是基本点。你正想向赫米亚求婚时,你妻子到

了伦敦，接着事情便开始糟了起来。你要求离婚，她怎么也不肯答应——尔后，你听说了‘白马’。所以那天你才去探赛扎和贝拉她们的口风，她们也认为你是有意试探，所以赛扎才那么主动。她们本来便是向你兜售的。”

“有这种可能，我想。”我回忆起了那天的情景。

“然后你去找布雷德利，相互契合得很。你上钩了！你是期望中的——”

她兴奋而自豪地停了一停，语气中包含着什么——但我当时不是很明白……

“我还是认为，”我说，“他们会很细心地调查的。”

“是的。”金杰很赞同。

“要能伪装一个复活过来的太太就好啦——可她们一定会打听细节——她住在哪儿等等——要是我支支吾吾的——”

“你用不着支吾什么，为了此事天衣无缝，你太太当然去了伦敦——她将会在那儿！用不着沮丧，”金杰说，“我就是你太太！”

## 2

我凝视着她。或者不如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她，金杰。我很惊奇，她居然一点也不笑。

我刚回过神来时，她又说：

“不要那么惊慌失措，又不是向你求婚。”

我终于开口道：

"你不知道你说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我的建议切实可行——而且免得局外人受到可能的伤害。"

"可你自己却很危险。"

"我会小心的。"

"不行，这不行。会露出破绽的。"

"喔，不会的。我已全盘考虑过了。我可以带着一两只贴有外国标签的行李箱，租间有家具的公寓住下来，并用伊斯特布鲁克太太的名字登记。谁又会说我不是伊斯特布鲁克太太呢？"

"认识你的人便知道你不是。"

"认识我的人没有机会见到我。我会因病暂时离职。我还要染发——随便问一句，你太太是什么颜色的头发，黑色还是金色的？——别做出那副神态。"

"黑色。"我机械地回答。

"那好，我恨浅发。只要我穿上不同样式的衣服，多化点妆，连我最好的朋友都不会猜出我是谁！既然你太太已有十多年没在你身边，谁也不会发现我不是她。'白马'的人又怎么会怀疑我不是自称的那个人呢？如果你正准备签订我将活下去的关系到一大笔钱的赌注的条文，那还有谁怀疑与此相联系的我的存在呢？你与警方没有任何联系——你是一个真正的顾主。她们只要到萨默塞特郡查一查，就可以知道你确实结过婚。她们还能查出你与赫米亚的恋情是真的。如此这般，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你还未认识到它的艰巨性——太危险！"

“危险—— 老天！”金杰说，“我愿意帮你从骗子布雷德利那里赢回小小的一百英镑或不管什么东西。”

我看着她。我很喜欢她……她的红头发、她的雀斑、她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可我不能让她去冒她想去冒的险。

“我不能承受，金杰，”我说，“假如——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我？”

“是的。”

“那不是我的事吗？”

“不对，是我把你牵扯进来的。”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对，你说得或许没错。不过谁先开的头都无所谓。现在我们都陷进去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现在我很认真，马克。我不认为这是开玩笑。如果我们的判断没错，那这桩事太让人恶心，太残忍了。我们一定要想法阻止！你明白，这不是为了仇恨或嫉恨杀人，而是把杀人当作一种职业——而不管被害的是什么人。”

“是这样，”她补充说，“如果这整件事都是真的。”

她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我。

“是真的，”我说，“所以我才担心你呢。”

金杰两个肘撑在桌子上，与我开始了争辩。

我们相互驳难，壁炉上钟的指针缓缓地移动着。

最后，金杰总结道：

“就是这样。我事先一再受到警告。我知道有人想要弄我，可我一点都不相信她能做到！如果每个人都有‘死的意愿’的话，那么我的就不发达！我非常健康。我一点都不相

信赛扎·格雷在地板上画的那些图形，或者西比尔走火入魔的表演，便能使我得胆结石或脑膜炎。”

“据推测，贝拉还会赔上一只白公鸡。”我若有所思地说。

“你必须承认全都是骗人的！”

“我们并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我指出。

“是的，所以为什么找出事实才会那么重要。难道你真相信，‘白马’的一间旧马房里的三个女人做的事，能让住在伦敦的我染上致命的疾病？你当然不信！”

“是的，”我说，“我不相信。”

“但是，”我补充道，“我……”

我们相互望着。

“是的，”金杰说，“这就是我们的弱点。”

“你看，”我说，“我们还是换一个角度，我到伦敦去，你假装她们的顾客，我们另外再编些事情——”

但金杰拒绝地摇了摇头。

“不行，马克，”她说，“那样不行。原因有好几个。最重要的一点是，‘白马’的人早就认识我，知道我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她们可以从罗达那儿调查到我生活的所有材料——我没有与此有关的任何事情。但你的条件却符合上述设想——你是名神经质的顾客，到外打听消息，还没有最后露出凶相。对，就照这样做。”

“我不情愿。我不想你一个人用假名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能照顾你。我想，在我们实施前，最好先通知警方。”

“我同意，”金杰缓缓地说，“事实上我想你该这样做。哪儿的警方？伦敦警察厅？”

“不，”我说，“我想最好是通知勒琼警督。”

# 第十五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第一眼见到勒琼警督时，我就喜欢上了他。他是那种冷静、能干的人。我想，他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愿意考虑一些不同寻常的可能性。

他说："科里根医生与我谈起过他与你的会面。从一开始，他便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当然，戈尔曼神父在地方上很有名，他很受人尊敬，现在你说有什么特别的信息要告诉我们？"

"是关于，"我说，"一个叫'白马'的地方。"

"据我所知，它在一个叫马奇迪平村的地方吧？"

"对。"

"请讲。"

我把每一次在"幻想园"听到的"白马"、我到罗达家去以及被介绍给那"神奇的三姊妹"的事，一一向他道来。并尽

可能不走样地说出那天下午和赛扎·格雷谈话的内容。

"你对她说的印象很深?"

我觉得有点尴尬。

"哎,不能那样讲。我的意思是,我不是真的相信——"

"是的吗?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觉得你真的很相信呢。"

"你也许说得没错,反正人们都不肯承认自己有多傻气。"

勒琼笑了笑。

"不过你还有些没说出来,对不对?你到马奇迪平村去时,已经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了。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那女孩看上去那样害怕吧。"

"花店里的那位年轻女郎?"

"对。她偶然说出了对'白马'的感受。后来又显得那么害怕。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令人害怕的事。后来我遇见了科里根先生,他告诉了我名单的事,其中有两个我认识的人都死了。还有一个名字听起来也很熟,后来我才发现,她竟然也死了。"

"是德拉方丹太太?"

"对。"

"请继续说。"

"于是我决心查出事情的真相。"

"那你怎样着手的呢?"

我告诉他,我去拜访了塔克顿太太,后来又到伯明翰市政大厦去找过布雷德利先生。

现在我已提起了他的兴趣。他重复着名字。

“布雷德利，”他说，“布雷德利也搅进来了？”

“你认识他？”

“是的，关于布雷德利先生我们全知道。他已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他是个狡滑的商人，从来不让我们抓到什么把柄。他对法律很熟，能钻任何法律的空子，所以他往往显得有理得很，完全可以写出‘逃避法律之大全’之类的书。不过谋杀——尤其是有组织地杀人——应该不是他的看家本事。”

“现在我已告诉了我们的谈话内容，你能不能就此采取行动呢？”

勒琼慢慢地摇了摇头。

“不行，我们不能据此行动。首先，你们谈话时没有证人，只要愿意，你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都能否认！其次，他说可以拿任何东西打赌也没有错，他打赌某人会死，结果不管输赢，他又有何罪？除非我们能证明布雷德利与罪行有牵连——我想，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耸耸肩，停顿了一会儿又说：

“你在马奇迪平村时，有没有见过一个姓维纳布尔斯的人？”

“是的，”我说，“我见过。有一天我与别人一起去他家进午餐。”

“哟，有什么印象？可不可以告诉我，他给你的感觉如何？”

“印象很深。他是个很特别的人。残废了。”

“是的，脊髓炎。”

“他只能坐轮椅活动，不过好像行动不便反而使他决心尽量好好地享受人生。”

“请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所有事情。”

我描述了维纳布尔斯的房子、他的艺术珍藏，以及他的兴趣范围。

勒琼说：“真遗憾。”

“遗憾什么？”

他淡淡地说：“维纳布尔斯是个残废。”

“恕我冒昧，请问你是不是绝对肯定他是残废呢？他能不能——是——伪装的？”

“我们十分肯定他真的是残废。他的主治医生是哈理街的威廉·达格代尔爵士，绝对值得信赖。威廉爵士向我们保证，他的双腿完全瘫痪了。咱们的小奥斯本先生指认维纳布尔斯就是那天晚上跟在戈尔曼神父后面的人，可是他错了。”

“我明白了。”

“如我所言，遗憾的是维纳布尔斯残废了，不然像他那种人完全有可能筹划出杀人组织之类的事来。”

“是的，我也这样想。”

勒琼用食指在桌面上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圆圈，突然抬起头说：

“我们整理整理所有这些材料，加上你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似乎可以断定，存在一个专门替人除掉眼中钉的组织。这个组织并不使用暴力，不雇用流氓或枪手……从死者身

上，看不出任何暴力的痕迹。除了你提到的三位死者外，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些人死得也很自然。可确实有人从他们的死得到很大好处。没有证据，当心。”

他接着说：

“那些人太狡滑，实在太狡滑，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无论什么人想出来的——脑子都实在太好用了。我们只知道几个零星的名字，而且老天爷才知道另外还有多少——这件事牵扯得实在太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知道一个垂死的女人，为了求得宽恕而吐出的几个名字。”

他恼怒地摇摇头，然后又说：

“那个叫赛扎·格雷的女人，你说她向你吹她的‘法力’！哼，她这样却能逍遥法外。但无论她自称其‘法力’能做什么，可从法律上说，她都无罪。我们调查过，她始终都没有靠近过那些死者，也没有寄过有毒的巧克力之类的任何东西给他们。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只是呆在家里，施展精神感应术！这整个事件摊在法庭上只会引出轰堂大笑！”

我喃喃地说：

“但卢和安格斯没笑，没笑，天国里的任何一位也没笑。”

“什么？”

“对不起，我是在引《不朽的时刻》里的一句话。”

“好，对极了。地狱里的魔鬼全都在笑，但天堂的居住者却不笑。这是件——‘邪恶’的事件，伊斯特布鲁克先生。”

“是的，”我说，“如今我们都不太用这个词了。可用在这上而太贴切了。所以为什么——”

勒琼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我脱口而出："我想有一个机会——一个可能的机会——去进一步了解这件事。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拟定了一个计划。你可能会觉得很蠢——"

"我会鉴别的。"

"首先，如你刚才所言，你也相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组织存在，而且的确发挥了效力。"

"当然是这样。"

"但你怎么知道它是怎样运作的呢？第一个步骤已拟定了。我们的'顾客'大约听说过那个组织，然后遵嘱到伯明翰去找布雷德利先生，最后决定了下来，于是和布雷德利先生订好赌约，又遵嘱到了'白马'。可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那么，'白马'到底会发生什么？一定要有人亲自去调查。"

"说下去。"

"除非我们确切地知道赛扎·格雷实际干了什么，才能有所进展——你们的法医吉姆·科里根说，那些说法全是胡扯——可未必是？勒琼警督，是吗？"

勒琼叹了口气。

"你知道我的答案——任何神经正常的人也都会这么回答——'是的，当然是那样！'——可我现在是以个人的身份与你交谈。过去几百年里，发生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七十年前，有人相信伦敦国会大本钟敲过十二之后，还能再听到它敲十二下，而且不是欺诈行为？但大本钟敲过一遍而不是两遍，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两种不同的声波造成的？你相信

你坐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连电线都没有，便能听见纽约那边的说话吗？你信不信？喔！这类事太多了。现在连小孩子都习以为常的事，以前却不可思议。”

“可不可以换句话说，没有不可能的事？”

“正是我的意思。如果你问我，赛扎·格雷能不能靠动动眼珠或进入迷狂状态便杀人，我还是说‘不可能’。但——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是不是这样？或许她真有某种特异功能——”

“是的，”我说，“今天的特异功能看起来是超自然力量，说不定明天便成了科学的一部分。”

“别忘了，我只是说说而已。”勒琼提醒我说。

“老兄，你说话很理智。反正，我觉得一定要有人亲自去看看‘白马’到底玩的什么花招——我的打算便是——亲自去看看。”

勒琼凝视着我。

“一切已就绪。”我说。

然后，我把我和金杰拟定的计划告诉了他。

他皱着眉头听完之后低声说：

“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经历恰好给了你适当的机会，可我不知你是否已认识到，你打算进行的事非常危险——那是一帮危险人物。你也许有危险——但你的朋友当然更危险。”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我们已讨论过上百次了，我不希望她去扮那个角色，可她已下了决心——非常肯定。全都混账！她要那样做！”

勒琼出乎意料地问：

“她是红头发，你是不是说过？”

“是的。”我回答，感到很惊讶。

“你不能说服一个红头发的人。”勒琼说，“难道我还不清楚！”

我猜他太太可能也是红头发。

# 第十六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第二次拜访布雷德利时，我没有感到一点紧张，事实上，我还体味到一些乐趣。

“进人角色。”临行前，金杰鼓励我说。我自己也努力这样去做。

布雷德利先生微笑着欢迎我。

“很高兴再见到你，”他伸出肥胖的手说，“看来你已考虑好你的小麻烦了，是不是？嗨，我说过，不用急，慢慢来。”

我说：“我办不到，事情——呃——真的有些紧急……”

布雷德利上下打量着我。他注意到了我的紧张神态，我故意避开他的目光，伸手很笨拙地放下帽子。

“好的，好的。”他说，“我们来商量商量。你想用一件事来打赌，对不对？”

“事情是这样的——”我说着便中断了。我想让布雷德

利接下去。

"我发现你有点紧张，"他说，"很谨慎。我佩服的品质。绝对不能说你母亲不能忍受的话！那么，也许你认为我的办公室装有窃听器？"

我不明白指的什么，这种感觉也从脸上表露了出来。

"就是隐蔽的麦克风，"他解释说，"我向你担保，这里绝对没有那类东西，我们的谈话无论如何不会被录下来。如果你不相信，"他的坦率很有鼓动性——"为什么要相信呢？——你可以约个你觉得合适的地方，旅馆、车站的候车室等等，我们可以在那些地方磋商。"

我说我相信这地方没问题。

"真是太通情达理了！我可以向你保证，那种事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无论你或我，都不会透露对我们双方不利的事。言归正传，我们开门见山。有件事在烦你，你发觉我同情你，觉得可以与我聊聊。我是个经验丰富的人，也许可以给你提点建议。常言道，烦恼分担后，就只剩下了一半。我们就这么谈吧！"

我们就这么谈下去，我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我的故事。

布雷德利先生非常机灵，他不时提示一下，使我能顺利说完年轻时那段与多琳的恋情，以及我们悄悄结婚的事。

"经常发生的事，"他摇着头说，"经常发生。理解万岁！年轻人都有向往，喜欢漂亮女孩。彼此了解还不够，就已经结合为一体了。后来怎样？"

我继续告诉他后来的事情。

我故意把细节说得含糊些。我扮演的那个男人不会多

谈细节的。我只要表现出丧魂落魄的样子——一个小蠢货还明白自己是个小蠢货。

我让他以为我们最后发生了争执。如果布雷德利以为我年轻的妻子与人私奔，或者我们之间有第三者插入——那就太好了。

“可你知道，”我焦急地说，“虽然她不像——呃，不完全像我想象的那样，她真是一个很甜美的女孩。我从未想到她会变成那个样子——我的意思是她的行为会是那样的。”

“她到底对你怎样了？”

我的“妻子”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解释道。

“你以为她会怎样？”

“我以为这好像太不寻常了——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实际上，我一直以为她死了。”

布雷德利看着我，晃着头。

“一厢情愿。一厢情意。她为什么会死呢？”

“她没有写信或任何方式的联系。我一直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事实上，是你想完全将她忘掉。”

他自信是心理学家，这个眼珠像黑珠子似的蹩脚律师。

“是啊，”我感激地说，“你明白，并不是我硬要与别人结婚。”

“可现在你想这么做？噫，对不对？”

“这——”我表现得很不情愿。

“来，告诉老头子。”讨厌的布雷德利说。

我有点难为情地承认，是的，最近我正在考虑结婚……

可是我坚决拒绝说出再婚的对象和关于那女孩的任何细节，我不愿她扯进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他有关她的事情。

这一次，我明白我的表现又对了。布雷德利没有坚持要我说。他说：

“很自然，我亲爱的先生，你的那段不愉快的往事已成为过去，毫无疑问，你又找到了一个完全适合你的人。她可与你共享文学情趣和生活方式，是真正的伴侣。”

到这时我才察觉，他知道赫米亚的事。事情很简单，只要稍微调查一下便知道，我只有一个较亲密的女朋友。布雷德利自从收到我要求面谈的信后，一定对我和赫米亚作过全面调查，有了大概的了解。

“离婚怎样？”他问，“那不是很自然的解决方式吗？”

我说：“根本不可能离婚。她——我的妻子——听都不想听！”

“乖乖，乖乖，可以问她对你的态度如何吗？”

“她——哼——她想回到我身边，她——一点都不明智。她明明知道我有了女朋友，而且——而且———”

“行为卑鄙……我明白了……看来没什么法子了，除非……可她还很年轻……”

“她还会活很多年的。”我沮丧地说。

“哼，你也未必知道，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你说她一直住在国外？”

“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不知她一直住在哪儿？”

“也许在西部。你知道的，有时那些地方容易染上某种疾病——潜伏期有好几年！等回来后才突然发病，我就知道

两三个这样的病例。这回或许也碰上了。如果这样可以使你高兴一些，”他停了一停说，“我愿意在这上面小赌一回。”

我摇摇头。

“她还会活很多年。”

“呃，赌不赌由你……不过我们不妨下个赌注：一千五百赌一，那女士在圣诞节前就会死去，怎么样？”

“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不能等了。有些事情——”

我是故意抬杠。不知他是不是想到，赫米亚和我已发展到等不下去的程度了，或者我“妻子”威胁说要找赫米亚的麻烦，或者他以为另外的男人在追求赫米亚。我不在乎他怎么想，我只要装出迫不急待的样子。

“那赌注就得改一下，”他说，“我们用一千八百比一，赌你妻子活不到一个月。怎样？”

我觉得是拍板的时候了，便应了价，还说我没法一下子凑足这一大笔钱。布雷德利手段高明，他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我在紧急的时候可以凑到多少钱。他知道赫米亚有钱。他曾不露声色地暗示，我结婚后会很有钱，不会在乎这点赌注。而且他知道，我越急，对他便越有利，他当然不肯降价。

当我离开时，接受了这个价钱。

我立下了一份借据，上面有太多的我不太理解的法律词语，其实我非常怀疑它有没有法律效力。

“这在法律上有效吗？”我问他。

“我不朝这方面想，”布雷德利先生露出一口假牙说，“不会扯到法律上去。”他冷笑着说：“打赌就是打赌，要是有人赖账——”

我看着他。

“我不该提这个，”他平和地说，“真的，我不该提这个，我们不喜欢赖账的人。”

“我不会赖账。”我说。

“相信你不会，伊斯特布鲁克先生。那么至于安排方面，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你说是在伦敦，确切的地址呢？”

“你必须知道？”

“我必须了解所有细节，接着要做的事，便是要安排你与格雷小姐见面，你还记得格雷小姐？”

我说我当然记得。

“一个神奇的女人。真正神奇的女人。很有天赋。她会向你要你太太用过的东西——一只手套、一张手帕——之类的东西——”

“为什么？到底——”

“我知道你会问，我知道。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格雷小姐保守着她的秘密。”

“会发生什么？她要干什么？”

“你真该相信我，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说过我不知道最终的用途——而且也不想知道，——用不着多说了。”

他停了停，用一种近乎慈父般的口气说：

“我建议，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你先拜访一下尊夫人，安抚一下，让她认为你愿意妥协。我建议你出国几个星期，等你回来时……”

“然后呢？”

“你趁她不注意时，拿走她日常穿戴的一件衣物，然后

去马奇迪平村。"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让我看看。记得你上次提到你有朋友——亲戚——住在那附近?"

"一个堂妹。"

"那就很方便了。那位堂妹毫无疑问会让你住一两天吧。"

"而去那里的大多数人是怎么安排的?住当地的旅馆?"

"往往是那样,我想——或者他们驱车到伯恩茅斯,这类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我堂妹会怎么想呢?"

"你说你对住在'白马'的人很感兴趣,想参加一次降神会。没有如此简单明白的事了。格雷小姐和她的灵媒伙计们经常举行降神会。你懂降神会是怎么回事,虽然你明白全是胡闹,可还是觉得很开眼界。就这样,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你看,没有如此简单明白的事了。"

"尔后——那么,尔后呢?"

他摇着头笑着说: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事实上,我只知道这些。其他的全部都由赛扎·格雷小姐负责。别忘了拿手套、手帕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建议你最好出国作短暂的旅游。意大利的里维埃拉一年中的这个时候非常迷人,只需一两个星期。"

我说我不想出国,只想留在英国。

"很好,那么,你绝对不能去伦敦,不能去,我慎重提醒你,不能去伦敦。"

"为什么不能?"

布雷德利先生责怪地看着我。

“我们保证顾客百分之百——安全，”他说，“如果他们听调教的话。”

“伯恩茅斯怎么样？可不可以？”

“可以，伯恩茅斯很合适。住在旅馆里，交几个朋友，多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希望——你的生活没什么可怀疑的地方。如果你住腻了伯恩茅斯，也可以到托基市去。”

他说话殷勤得像旅行社的服务员。

我又一次握了他的肥手，告辞了。

# 第十七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你真的要去参加赛扎的降神会？”罗达问。

“为何不去？”

“我从来不知道你对那种事情有兴趣，马克。”

“不是真的感兴趣，”我坦率地说，“但她们三个实在很奇特，我想看看她们到底玩什么花招。”

我感到要表现得轻松自如并不很容易。从我散漫的目光中，我发现休·德斯帕德正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是个精明人，喜欢冒险，像他这种人往往可以从直觉感受到危险的存在。现在，我认为他就有这种感觉——知道我不是单纯的好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么我与你一起去，”罗达愉快地说，“我也一直想去。”

“你不能参与那类事，罗达。”德斯帕德怒喊道。

"但我又真不相信那些东西，休。你知道我不相信，我仅仅觉得去看看很好玩的。"

"没什么好玩的，"德斯帕德说，"很可能真有点鬼花招。而且对'纯粹出于好奇'而去的人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你应该劝阻马克。"

"马克我管不着。"德斯帕德说。

可他又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他明白，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做。

罗达有些生气，但过一会儿便好了。那天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在村子里遇到赛扎·格雷，赛扎率直地提到了那件事。

"喂，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今天晚上我们等你来，我们会给你一场满意的表演。西比尔是个了不起的灵媒，但没有谁知道结果将会怎样，愿你不至于感到失望。我首先要求你，心胸一定要开阔。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人前来征询——可要是抱着轻浮、嘲笑的态度，那就不太好。"

"我本来也想去，"罗达说，"可是休的偏见太深，你知道他那种人。"

"反正我也不会让你去。"赛扎说，"有一个外人足够了。"

她转身对我说：

"要不要先与我们一起吃顿简单的晚餐？"她说，"降神会前我们吃得较少。七点左右怎样？好，我们等你。"

她点点头，微笑着，轻快地迈着大步离开了。我望着她的背影，由于太专注，竟然没听清罗达对我说的话。

“你说什么？真对不起。”

“你来后一直令人费解，马克。有什么事不对劲？”

“没有，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事呢？”

“是不是书写得不顺畅？什么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书？”我一时想不起什么有关书的事，便匆匆说，“不是的，书还进行得不错。”

“我想你一定是坠入爱河了。”罗达用责备的口气说，“对，是这样。恋爱对男人不会有好处，把他们弄得呆头呆脑的。女人则正好相反——容光焕发，比平常加倍漂亮。很好玩，对不对，那对女人很合适，却把男人弄得像患了毛病。”

“谢谢你！”我说。

“喂，别生我的气，马克。我想这真是件好事——我也很高兴。她非常好的。”

“谁很好？”

“当然是赫米亚·雷德克利夫。你认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种事我看得多了。她真的对你很合适，既漂亮又聪明，绝对相匹配。”

“这，”我说，“这种话你对谁都可以说。”

罗达打量着我。

“可对你们更合适，”她说。

她说她去肉铺有事，我说我要去拜访牧师家，于是我们便分手了。

“但不是——”临分手前我补充道——“不是去牧师那里通报婚礼的事！”

## 2

去牧师家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前门友善地开着，我一走进去，就觉得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卡尔索普太太从大厅后的一扇门走进来，出人意料地手里提着一个鲜绿色的塑料大桶。

“哟，是你，”她说，“我想应该是你。”

她把桶递给我。我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她。

“放在门外的楼梯上。”卡尔索普太太有点不悦地说，好像我应该知道怎么做似的。

我遵命照办。然后我跟着她走进上次那间并不太明亮的大房间。房子里有一大堆快熄灭的火，卡尔索普太太拨拨火，放了根木柴进去，然后示意我坐下，她也坐了下来，用明亮而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怎样？”她问，“你干了些什么？”

她那急匆匆的样子，就像要去赶火车似的。

“你要我采取行动，我正在进行。”

“好。干了些什么？”

我告诉了她所有的事。不知不觉地，我甚至连自己都不太明白的事也告诉了她。

“今晚？”卡尔索普太太若有所思地问。

“是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显然在思索着什么。我按捺不住自

己，便脱口而出：

“我不愿这样做。我的天，我不愿这样做。”

“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这当然无法回答。

“我太担心她了。”

她和蔼地看着我。

“你不知道，”我说，“她是多么勇敢。如果她们用什么方式伤害了她……”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缓缓地说：

“我看不出——我真的看不出——她们怎么能用你说的方式伤害她。”

“看起来已伤害了——其他人。”

“看起来是那样……”她似乎不太带劲了。

“在其他方面，她不会有事。我们已经把一切可能性都考虑过了。她不会受到什么实际的伤害。”

“可她们声称真的能加害于人，”卡尔索普太太指出，“她们自称能控制一个人的精神，让人生病。如果她们真能做到，便很值得玩味。可也真让人害怕！我上次说得没错。一定要阻止这种事发生。”

“但担风险的人却是她。”我喃喃地说。

“总得有人去冒险。”戴恩·卡尔索普太太平静地说，“冒险的人不是你，所以伤了你的自尊心。你得明白，金杰非常适合她扮演的角色，她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很机灵。她不会令你失望的。”

“我不是担心那个！”

“罢了，不用担心，这对她没什么好处。不用逃避现实。万一她因这次实验死了，也非常有价值。”

“我的天，你真狠心！”

“总得有人从最坏的方面去想，”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你不明白那会给人以多大的勇气。你马上就会得知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

她用保证的神情向我点点头。

“也许你是对的。”我迟疑地说。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她当然是对的。

我又扯到细节上。

“你的电话号码登在电话簿上了吗？”

“当然。”

我向她解释道：

“尔后——今晚的事结束之后，我可能与金杰联系一下。我可以每天从你这儿打电话给她吗？”

“当然可以。罗达家进出的人很多。我知道你希望没有人得知你们的谈话。”

“我会在罗达家呆一阵子。然后也许到伯恩茅斯去。我不能——回伦敦去。”

“车到山前必有路，”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先考虑考虑今晚的事吧。”

“今晚……”我站起身，说了句不太恰当的话，“替我——替我们祈祷吧。”

“那当然。”戴恩·卡尔索普太太感到奇怪，我居然要提

醒她。

当我走出前门时，油然而生的好奇心驱使我问道：

“为什么是那种桶？用它干什么？”

“桶？嗨，那是给学生们替教会采草莓用的，大得很，对不对，但用起来很方便。”

我环顾丰饶的秋景，如此宁静，如此美丽……

“愿天使和牧师为我们祝福。”我说。

“阿门。”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

## 3

我在“白马”受到极平凡的接待。我不知道期望什么特别的气氛——结果却不是这样。

穿着一件普通的暗色羊毛装的赛扎·格雷开了门，很正经地说：“哟，你来了。很好。我们马上开饭。”

再也没有比这更实际、更普通的事了……

大厅尽头的桌子上摆好了简便的晚餐。我们喝汤、吃煎蛋卷和乳酪。贝拉侍候我们。她身穿黑色毛织装，看上去比以前更像意大利市民，外面套了一件织着金线的孔雀花纹的毛织长衫，手上没戴念珠，却套了两个沉重的金镯子。她只吃了点煎蛋卷，其他什么都没吃。她很少说话，用一种高深莫测的态度与我们保持着距离。这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却显得不切实际，太像做戏。

大部分时间都是赛扎·格雷在谈——愉快地谈论当地的传闻。她显得很像典型的英国乡下老处女，除了关心身边

的事，其他的什么都不关心。

我私下想，我疯了，十足的疯子。这儿有什么可怕的？就连贝拉，今晚看上去也像个傻乎乎的老农妇，和千百万其他妇女一样，天生对知识和阅历不感兴趣。

回想起来，我与卡尔索普太太的谈话真是太蠢了，我们预测得太多。我还想到了金杰——金杰染了发，用了假名——以为会受这三个平庸女人的危害，真是太荒唐了！

晚餐用完了。

"没有咖啡，"赛扎·格雷用抱歉的口气说，"我们不希望过分刺激。"她站起身喊道："西比尔？"

"好的，"西比尔脸上露出狂喜和超凡脱俗的表情说，"我该去准备……"

贝拉开始收拾餐桌。我走到挂着旧酒店招牌的地方，赛扎跟着我。

"在这种光线下，你根本看不清。"她说。

是这样的。那个模糊的白影子根本看不出是一匹马，大厅里只有一盏暗淡的、灯罩用皮纸做的电灯。

"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她叫什么名字？——金杰吧——上次来时，提出要好好清理修复一下这招牌，"赛扎说，"不过大概她早忘了。"她又补充道："她在伦敦的一个美术馆上班。"

听人这时不冷不热地提到金杰，真给我一种奇异的感觉。

我凝视着画说：

"这大概很有意思。"

"当然，不是幅好作品，"赛扎说，"是幅蹩脚货。不过与这地方很匹配，而且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准备好了。"

我们迅速转过身去。

贝拉从黑暗中走出来向我们招手。

"是开始的时候了。"赛扎说，口气仍然轻松实在。

我跟着她走进了那间改造过的马棚。

我曾说过，从正屋没有路直接过去。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星星。我们从漆黑的夜色中，走进点着一盏灯的狭长房间。

马棚在晚上看起来显得陌生。白天，它像个怡人的书房，现在却不同了。灯不少，可很多都未开，但有的光是从隐蔽处发出来的，显得柔和却很冷冽。地板中央凸起一个像床或沙发之类的东西，上面铺了块绣着不同神秘图案的紫色布。

在房间的另一端放着一个像小火盆的东西，它旁边有个旧的大铜盘。

另一边靠墙放着一张橡木椅背的笨重的大椅子。赛扎指着椅子，说：

"坐那儿。"

我遵命坐下。赛扎的态度变了。奇怪的是，我没法准确说出是怎样改变的，这与西比尔所称的神秘主义没有什么联系，而像是揭开了日常生活的帷幕，帷幕后一个真实的妇女，带着一种外科医生正要在手术台上动一次困难而危险的手术时的态度。当她走回墙边的一个小柜，拿出一件像是

用金属线织成的长罩衫时，这种感觉便更强烈了。她又戴上了一副长手套。

“得预先防着点。”她说。

这句话使我觉得有点邪恶。

然后她又特意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

“我必须特别提醒你，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你一定要冷静地坐在你的位子上，绝对不要离开椅子，否则可能不安全。这不是儿戏。我是在和一种力量较量，对于外人来说，这种力量非常危险！”她停了一停，又说，“你带来了该带的东西吗？”

我什么也没说，从衣袋里拿出一只褐色麂皮手套交给她。

她接过手套，走到一盏有活动曲茎的桌灯旁，打开灯，把手套放到灯下使人觉得阴森的光线下，手套由生动的褐色变成了平板的灰色。

她关掉灯，满意地点点头。

“很合适，”她说，“戴手套的人身上所发出的气味很浓。”

她把手套放在房间尽头像是个大唱机的架子上。然后稍微提高了嗓门说：“贝拉、西比尔，我们准备就绪。”

西比尔首先走了进来，她那件孔雀花纹的衣服外面，又套了个黑斗篷。进来后，她做戏似地抖开斗篷，斗篷落在地上，像染黑了的水池一样。她走上前说：

“但愿今晚一切顺利，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请不要抱怀疑态度，伊斯克布鲁特先生，否则会碍事的。”

“伊斯克布鲁特先生不是来嘲笑我们的。”赛扎说。

她的口气异常严肃。

西比尔躺在紫色长沙发上。赛扎俯身替她理好衣服。

“舒服了吗?”她细心地问。

“是的,谢谢你,亲爱的。”

赛扎关掉部分灯。然后她旋转一个罩盖似的东西,盖在长沙发椅上,使西比尔躺的地方阴影更深。

“灯太亮的话,会影响人神状态的。”她说。

“好了,我想,我们已准备就绪。贝拉?”

贝拉从阴影里走出来,和赛扎一起向我走来 。赛扎用右手握住我的左手,左手握住贝拉的右手,贝拉用左手握住我的右手。赛扎的手又干又硬,而贝拉的手冷冰冰的,好像没有骨头——像毛虫一样,我不禁厌恶地颤了一下。

赛扎一定是动了什么机关,天花板上传来微弱的音乐声,我听出是门德尔松的《葬礼进行曲》。

“舞台场面,”我轻蔑地暗自想到,“浮夸的陷阱!”我冷静而挑剔——意识到出现了一种我不喜欢的气氛。

音乐停止了。长时间的等待。听到了呼吸声,贝拉的有点像喘息,而西比尔则沉重而有规律。

突然,西比尔开口了,可发出的不是她本人的声音,而是一种带着粗哑的外国腔的男低音。

“我来了。”那声音说。

我的手被松开了,贝拉飞快地跑进阴影里。赛扎说,“晚安。是麦坎德尔吗?”

“我是麦坎德尔。”

赛扎去到长沙发旁，拉开罩盖，柔和的灯光照在西比尔的脸上。她似乎已熟睡。这时，她的脸与往常大不一样。

脸上的皱纹消失了，她看起来显得年轻了，甚至可以说显得漂亮了。

赛扎说：

“麦坎德尔，你是不是准备服从我的意志和愿望？”

那个低沉的声音说：

“我服从。”

“你愿不愿意保护暂时由你寄身的躺在这儿的躯体，使之不受任何伤害？你愿不愿意将其生命活力献出，用以完成我的目的？”

“我愿意。”

“你愿不愿意奉献出这个躯体，让死神经过，并遵从对接受者的躯体有效的自然法则？”

“死者必须被派去造成死亡。如此而已。”

赛扎后退一步。贝拉走上前，拿出一个我看来像十字架的东西。赛扎将这东西倒置在西比尔的胸前，然后贝拉拿出一个绿色小瓶，从瓶里倒一两滴液体在西比尔的前额上，又用食指在上面画了画。我想，似乎又是上下倒置的十字架符号。

赛扎简单地对我说：“这是从加辛顿天主教堂取来的圣水。”

她的声音很平静，与此时的气氛不相符合，可事实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让人听起来更心惊肉跳。

最后，她拿出我们上次看过的那个十分可怕的嘎嘎作

响的东西，摇了三下，然后放在西比尔手里。

她退后一步说：

“一切准备就绪——”

贝拉重复道：

“一切准备就绪——”

赛扎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

“我并不认为你会看重这些仪式，对不对？我们就碰到过这种客人。对于你，我敢说，这些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不过不要太自信了。仪式——时间和习惯所造成的这种话语形式，对人们的精神的确有影响。为什么不少群众会集体地歇斯底里呢？我们尚不知道其确切原因，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我想，这种从古流传至今的习俗，自然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

贝拉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提着一只白公鸡，鸡还是活的，挣扎着想自由。

她拿着白粉笔跪在地板上，在炭盆和铜盆四周画些符号，然后把公鸡的嘴放在铜盆边的白线上，公鸡就那样不再动弹了。

她继续在地上画一些咒符，一边画，一边用沙哑低沉的声音唱着什么。我听不懂她唱的什么，可她显然表现出一种猥亵与狂喜。

赛扎看着我说：“你不喜欢这些，是不是？这种仪式却很古老。你知道，非常古老，是一代一代由母亲传给女儿的死亡咒符。”

我不太了解赛扎的意思。她没有进一步强调，因为贝拉

的可怕表演便可产生显著的效果，她有意承担了说明者的角色。

贝拉的手伸向炭盆，一股摇曳的火焰马上升起。她撒了些什么东西在火上，屋子里马上弥漫着浓郁的香气。

"我们准备完毕。"赛扎说。

我想，这外科医生要拿起她的手术刀了……

她走到在我看来像唱机架子的前面，打开那东西，我才看出是个复杂的电器装置。

那东西电车似的移动着，她推着它，缓慢小心地推到了长沙发旁。

她俯身调整了一下控制器，口中念念有词：

"指南针，北北东……度……完毕。"她拿起手套，放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打开旁边的一只紫色小灯。

然后她向长沙发上的那人说：

"西比尔·戴安娜·海伦，你已从你凡人的躯体离开，鬼魂麦坎德尔会小心地替你守护。你现在自由地与这只手套的主人在一起。像所有的人一样，她生命的自由就是走向死亡。只有死，才能得到最后的满足。只有死亡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所有的伟人都明白这一点。记得麦克白说过：'只有死才能让人永远安息。'记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的狂喜。爱与死，爱与死，最伟大的还是死……"

这些咒符不断涌出，震荡着，重复着——那个像大盒子一样的机器开始发出低沉的声音，上面灯光闪烁——我觉得晕眩，神志飘浮。这时，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嘲弄什么了。赛扎释放的力，正控制着长沙发上的人。她在利用她，利用她

达到目的。我朦胧地体会到了为什么奥利弗太太怕的不是赛扎，而是怕看上去傻里傻气的西比尔。西比尔有天赋的法力，和大脑或智力都没关系。那是一种物理能量，这种能量能使她离开自己的躯体。而分离后的头脑已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赛扎。而赛扎正利用着现在属于她的东西。

对了，可是那盒子？那盒于是从哪儿来的？

突然，我对那盒子感到害怕！它的主人到底想凭它施展什么阴谋？是不是有一种从肉体产生的射线，对脑细胞产生作用？某个特定的大脑？

赛扎的声音继续着：

“弱点……总有弱点……在肌肉组织的深处……从弱点产生力量——平平安安死去的力量……走向死亡——用实在的方法，自然的方法。躯体组织要服从大脑……指示它们——指示它们……朝向死亡……死亡，这征服者……死神……快……非常快……死……死……死！”

她的声音大起来，像尖声的嚎啕……贝拉又发出一种可怕的动物叫声。她站起身，手上的刀闪闪发亮……小公鸡发出一阵窒息的咯咯声……血一滴滴掉进盆里。贝拉跑过来，把盆子朝前端着。

她叫道：

“血……血……血！”

赛扎一把将机器上的手套扫落在地上，贝拉将它拣起来，在血里浸了一浸，又交还赛扎，赛扎又把它放回机器上。

贝拉尖利亢奋的叫声又响了起来……

“血……血……血！”

她一圈一圈绕着炭盆跑，然后痉挛地趴在了地上。炭盆里的火光闪了一下，熄灭了。

我觉得很不舒服，什么都看不清，我的手抓着椅子的扶手，头好像在空中旋转……

我听见咔嚓一声，那部机器的声音停止了。

尔后，赛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清晰而沉静：

“旧的和新的魔法相交替。信仰的旧意识，科学的新知识，相互融合，会超越……”

# 第十八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喂，怎么样？"早餐桌上，罗达热心地问。

"喔，老一套。"我淡淡地说。

我不安地察觉德斯帕德打量着我。他是个精明人。

"咒符画在地上？"

"画了不少。"

"还有白公鸡？"

"自然。那是贝拉最大的乐趣。"

"也有鬼魂附身什么呢？"

"如你所言，鬼魂附身。"

罗达显得有点失望。

"在你看来好像没什么意思。"她用不满的语气说。

我说这类事情都大同小异。但无论如何，总算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后来，当罗达离开去厨房时，德斯帕德对我说：

“你受了点惊，是不是？”

“这——”

我尽量表现得轻松些，可德斯帕德是不好对付的人。

于是我缓缓地说：“那有些——从某种意义上说——残忍。”

他点点头。

“一个人未必真信那一套，”德斯帕德说，“至少在头脑清醒时不信——可这类事情就有它的效力。我在东非见得很多。巫医对人们有很厉害的控制力，而且不得不承认，有些古怪的事不能用常理去解释。”

“死？”

“对。如果某人知道了自己会死的话，那他就会死。”

“我猜那是暗示的力量。”

“或许是。”

“可这种解释并不使你满意？”

“是的——不完全满意。可有些事仅仅用我们西方的科学理论是解释不通的。欧洲人不太相信这类荒唐事，可要是你把它当成一回事，那它就会沉积在你的血液里！”

我若有所思地说：“我赞成你的看法，一个人不能太机械了。我们这个国家都发生了一些怪事。有次我到一家伦敦的医院去。一个女孩得了神经病，说骨头和手臂疼得不得了，可找不出任何原因。他们怀疑她患了歇斯底里症，医生告诉她，用烧热的铁棒放在手臂上，可治好她的病。问她要不要试试？她同意了。

“治疗的时候，那女孩转开了头，紧闭着眼，医生用一根在冷水里浸过的玻璃棒放在她的手臂内侧。那女孩疼得大叫。医生说：‘你现在全好了。’她说：‘但愿如此，可是太可怕了。烫得好疼！’我感到奇怪的，不是她相信自己真的被铁棒烫过，而是她的手臂真的有被烫伤的痕迹，玻璃棒碰过的地方真的起了泡。”

“她被治好吗？”德斯帕德好奇地问。

“是的，好了。那个神经病什么的再也没发过。但她得医治手臂上的烫伤。”

“真神奇，”德斯帕德说，“那使她得到了渲泄，是不是？”

“连医生自己也很吃惊。”

“我敢打赌……”他好奇地看着我说，“你昨晚为什么那么急于想参加降神会？”

我耸耸肩说：

“那三个女人困扰着我。我想看看她们到底玩些什么鬼花样。”

德斯帕德没有再说什么。我认为他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过，他是个很精明的人。

我马上独自去了牧师家。门开着，但屋里好像没有人。

我去到有电话的小房间给金杰打电话。

仿佛过了好久好久，才听见她的声音。

“喂！”

“金杰！”

“哟，是你。怎么了？”

“你一切好吗？”

“我当然很好。怎么会有事呢？”

我感到阵阵欣慰。

金杰没事，她那熟悉的挑战姿态令我舒坦。我怎么会相信，那一套胡言乱语会伤害正常健康的金杰呢？

“我仅仅是以为你会梦见什么的。”我有点尴尬地说。

“哎，我没做梦。我也以为会的，可我只是时睡时醒的，想看看自己有没有意外。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还让人真有点生气。”

我笑了起来。

“往下说——告诉我，”金杰说，“都干了些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西比尔躺在一张紫色的长沙发上，后来就进人迷狂状态。”

金杰发出一串笑声。

“真的？太精彩了！她是不是弄得全身一丝不挂？”

“西比尔不是蒙特斯潘夫人，这也不是黑色弥撒。事实上，西比尔穿了不少衣服，孔雀蓝的，上面还绣了不少咒符。”

“如此看来倒有点像西比尔的风格。贝拉干了些什么？”

“真有些残忍。她杀了只白公鸡，还将你的手套泡在鸡血里。”

“啊——恶心……还有呢？”

“还有不少。”我说。

我对自己的行动很满意，又继续道：

“赛扎在我面前施展了所有的本事，召来了一个阴魂——名叫麦软德尔，我想。另外还有彩灯和哭唱。整个过程

给人印象深刻，有人真会吓破胆的。”

“可吓不了你？”

“贝拉有点使我害怕，”我说，“她手中拿了一把锋利的刀，我担心她会失去理智，把我当作公鸡后的第二个牺牲品。”

金杰固执地问：

“没别的什么吓着你？”

“那你听到我说没事时，为什么好像很庆幸？”

“这，因为——”我欲言又止。

“罢了，”金杰安慰地说，“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你也用不着插手管这个问题了，一定有些事情使你难以轻松。”

“我想，仅仅是因为她们——我是说赛扎——看上去对结果很有把握。”

“对你告诉我的那种杀人方式很有把握？”

金杰用质疑的口气问道。

“的确很狂妄。”我赞同道。

“贝拉是不是也很有把握？”

我想了想，说：

“我认为贝拉只对杀鸡和使自己进入一种邪恶的迷狂状态有兴趣。听她哭号着‘血……血’，真有点心惊。”

“可惜我未听见。”金杰遗憾地说。

“我也替你遗憾，”我说，“那场表演很精彩。”

“你现在恢复过来了吧，对不对？”金杰说。

“你说的‘恢复’是指什么？”

“你开始打电话给我时，并不放心，可现在好多了。”

她说得很对。她那轻快而正常的声音鼓舞了我。不过，我内心还是有点佩服赛扎·格雷。虽然整件事可能是胡扯，但它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的心绪。现在没事了，金杰一切均好，连恶梦都未做一个。

“那么我们接着该做什么？”金杰追问道，“我是不是还要在此再住一个星期左右？”

“如果我想从布雷德利先生那里赢得一百英镑，你就得住下去。”

“你不是到最后，不会那样想的……你是不是住在罗达家？”

“暂时住住。然后我将去伯恩茅斯。你一定每天给我打电话，记住，或者我打电话给你——这样较好。我现在在牧师家。”

“卡尔索普太太好吗？”

“很好。我把这些事都告诉她了。”

“我想你会的。好啦，再见。这一两个星期的日子一定很枯燥乏味。我带来了一些工作，还有几本想读而一直没时间读的好书。”

“你对美术馆是怎么交待的？”

“我说我要外出旅行。”

“你不希望真的去旅行？”

“未必。”金杰说，她的声音有点异常。

“有没有可疑的人接近你？”

“仅仅是一些你想得到的人。送牛奶的、查煤气表的，有个女人问我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一个人要我在要求废止

核武器的联名信上签名，一个女人要我捐款给盲人。哦，当然还有旅馆侍者。他们很忙，其中一个替我修过保险丝。”

“他们都不是坏人。”我评论道。

“你还期盼什么？”

“我也真不明白。”

我想，我也许在期盼某些能找到一点线索的事。

可“白马”的受害者都是在自由的情态下死去的……不，自由这个词用得不恰当。那些人体中的弱点的种子，是用一种我无法了解的方式种下的。

我认为那个查煤气表的人可能是假冒的，可这种看法被金杰断然否决了。

“他有证件，”她说，“我要求看过证件！他只是到浴室里看看煤气表，然后抄下来，别的什么东西都未碰，我可以保证，他绝对没有机会让我浴室里的煤气装置漏气。”

“不会的，‘白马’不会搞煤气泄漏这类事——太惹眼了！”

“哦，我还有另一个来访者，”金杰说，“是你的朋友科里根医生。他很好。”

“我猜是勒琼要他来的。”

“他似乎觉得我们同姓的人应该相互支持。姓科里根的万岁！”

我挂断了电话，觉得轻松不少。

我回到了罗达那儿。她正在草坪上忙着给狗擦药膏。

“兽医刚走，”她说，“他说是铜钱癣。我想这容易传染。我不想让孩子或其他的狗染上。”

“或许会传染给大人。”我说。

“哦，一般都是孩子们容易染上的。庆幸他们整天都在学校——安静，希拉，别乱动。生这种癣后毛会脱掉，还会留下疮疤，不过会慢慢好的。”

我点点头，问要不要帮忙，她谢绝了。我求之不得地走开了。

我总在想，乡下最讨厌的一点，便是散步往往不会超出三个方向。在马奇迪平村不是走加辛顿路，就是往朗科特纳姆路方向走，或者就只有沿着沙德汉格路朝伦敦方向走。伯恩茅斯主干道就在两英里以外。

到那里的第二天中午，我已走过加辛顿路和朗科特纳姆路了。接下来，我只好朝沙德汉格那边走。

我便这样出发了。途中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普赖尔斯大宅就在沙德汉格路边，我为何不去拜访一下维纳布尔斯先生？

我越考虑这个念头便越想去。我去那里，不会引起任何疑心的。上次来这儿时，罗达带我去过一次。我可以很方便自然地问问他，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上次没有机会好好欣赏的珍藏品。

药店老板居然会指认维纳布尔斯——他叫什么名字——奥格登？——奥斯本？——真有意思。按勒琼的说法，由于维纳布尔斯行动不便，他根本不可能是药店老板所看到的人。可让人疑惑的是，他所指认的人居然就住在这附近，且还有一些看上去像黑帮的品质。

维纳布尔斯确实有点神秘，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感觉

到了。我敢说，他的智商是一流的。而且他具备一种——该怎么形容呢？——对了，“狡猾”的品质。掠夺性——毁灭性。这类人，太聪明，不会亲自去杀人，但是只要愿意，便可以安排一次天衣无缝的谋杀案。

我越想越觉得维纳布尔斯便是这种人，是当后台老板的角色。可那个叫奥斯本的药店老板说他看到维纳布尔斯走在伦敦的一条街上，既然维纳布尔斯不可能步行，他的指认也就毫无意义，那么维纳布尔斯住不住“白马”附近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总之，我想，我还是再去看看维纳布尔斯先生。于是我便去了普赖尔斯大宅。

上次那名男仆前来应门，并说维纳布尔斯先生在家，要我在大厅稍等一下：“维纳布尔斯先生不是随时都可以接见客人。”

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说，维纳布尔斯先生很乐意见我。

维纳布尔斯很热情地欢迎我，推着轮椅前来迎接，像欢迎一位老朋友。

“很感激你来看我，我亲爱的伙计。我听说你又到这方来了，正准备今晚打电话给罗达，请你们一起来吃餐便饭。”

我抱歉不请便来了，并说是一时兴起，本来只是散散步，可不知不觉便走到这附近了，于是便当了个不速之客。

“其实，我想再看看你的蒙古小画像，上次我没时间仔细看。”

“你当然没满足，很高兴你欣赏那些东西。确实很精

致。”

我们接着谈了些技艺上的话题，我承认，我很高兴能再仔细地欣赏他的珍藏品。

茶点端来了，他坚持要与我一起用。

茶点不是很合我的口胃，我很喜欢冒着热气的中国茶和沏茶的精致茶杯。他们还上了一些热鲑鱼牛油土司、几块老式李子甜蛋糕，这不禁令我回想起小时候在祖母家喝茶点的情景。

“自家做的吧。”我赞赏地说。

“自然，这个家庭从来不吃买来的糕点。”

“我知道你的厨师手艺很好。你不觉得你住在这么边远的地方，要留住一名好厨师是很难的吗？”

维纳布尔斯耸耸肩，说：“我必须要有最好的。我坚持这样做。自然——必须付出代价！我愿意付。”

由此可见他高傲的天性。我淡淡地说：“一个人交上好运有能力那样做，那当然能解决许多问题的。”

“你知道，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要求些什么。只要一个人意志坚强，那就够了。太多的人只知赚钱，而不明白钱对于他们的意义。结果，他们便成了一般所谓的赚钱机器、金钱的奴隶。他们每日起早摸黑地工作，从来不会停下来享受生活。他们赚了钱干什么呢？车子更大、房子更大、老婆或情妇更会花钱——还有，依我看，头也更大。”

他俯身向前又说道：

“只知赚钱——大部分有钱人都是这样。赚钱是他们惟一而终极的目的。可为什么呢？他们不会停下问问自己究

竟为了什么？他们不知道。”

“你呢？”我问。

“我——”他笑着说，“我明白我的需求。永远有无限的空间去欣赏这个世界美丽的事物，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既然这几年我已不能外出欣赏自然美景，那就只有让它们从世界各地集中起来供我欣赏了。”

“但首先得有钱。”

“是的，一个人总得计划自己的开支——这当然需要周密的计划——可现在已经用不着，真的用不着去当下贱的学徒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伊斯特布鲁克，这是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社会总是在变化发展，但现在变化更剧烈。一个人一定要跟上形势。”

“快速发展的社会。”我思忖道。

“它促使人有新的展望。”

我用抱歉的口气说：

“你知道，与你交谈的是个面对相反方向——回顾过去——而不是朝向未来的人。”

维纳布尔斯耸耸肩道：

“未来？谁能预见？我说的是现在——目前——这一时刻！其他任何事情我都不管。新技术现在到处在运用，我们现在有许多会回答问题的机器，人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才能回答的问题，那些机器几秒钟就解决了。”

“计算机？电脑？”

“就是那一类的东西。”

“那么机器是不是最终将取代人的位置呢？”

“取代人，是的。我是指那些只会盲目付出劳力的人。但真正的人不会被取代。应该有操纵机器的人、能运用思想的人。”

我怀疑地摇摇头。

“人，超人？”我有意在语气中带上一点轻蔑。

“为何不能，伊斯特布鲁克？为何不能？记住，我们对人类这种高级动物已经逐渐有所了解，所谓的‘洗脑’，有时候会呈现一些有趣的事。不仅人的身体，就连大脑，也会对某些刺激产生反应。”

“一种危险的学说。”我说。

“危险？”

“被医治的人很危险。”

维纳布尔斯耸耸他的肩，说：

“所有的生命都存在危险。我们忘了，我们是在文明的狭缝中长大的。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伊斯特布鲁克。在狭缝中长大的人，零零星星地聚合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共同抵御、战胜并控制大自然。他们战胜了丛林，可这种胜利是短暂的。丛林随时有可能报复。往昔风光绚丽的城市，现在可能已荒无人迹，满目杂草，剩下一些苟延残喘的人，别的什么都没有了。生活向来很危险——不能忘记这一点。最后，不仅是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双手创造的东西也可能毁灭自己。我们现在便很接近这种时刻了……”

“这当然无人否认。但我感兴趣的是你的能量理论——控制大脑的能量。”

"呃,那个——"维纳布尔斯马上显得有点尴尬,"也许我太夸张了。"

我感到他的尴尬和对上述理论的退缩很有意思。维纳布尔斯大部分时间深居简出,一个孤独的人需要有人与他聊聊天——什么人都行。维纳布尔斯今天与我谈的这番话,也许并不十分明智。

"人,超人,"我说,"你知道,你真的给了我一些当代观念。"

"当然,没什么新东西,关于超人的理论早就有了,整个哲学理论都建立在上面。"

"不错,不过在我看来你所指的超人有点不同……他能控制力量,对方却不知道。他只要坐在他的椅子上便能操纵一切。"

我一边说一边看着他。他却笑着说道:

"你以为我是那种角色,伊斯特布鲁克?我真想如此。人总需要一些东西来补偿——这!"

他的手滑落到膝盖的毯子上,我听出他的声音中突然有一种辛酸。

"我不想对你表示我的同情,"我说,"同情对你这种人是十分廉价的。不过让我们设想有这么一个人——能把事先看不见的灾难变成真的——我觉得,你正是那种人。"

他轻快地笑了起来。

"你过奖了。"

他很高兴,我看得出来。

"不过奖,"我说,"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人,当我遇见有

特殊才能的人，我会识别出来的。”

我担心说得太过分。但称赞不会太过分的，是不是？扫兴的想法！自己心里要明白不能自鸣得意。

“未必，”他思忖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凭着那些？”他随意指指房间的东西。

“是明证，”我说，“你是个富人，懂得怎样花钱，有鉴赏眼光和趣味。但我感到还有比这些更多的。你知道收集美丽、有趣的东西，也暗示过，那些东西不是靠勤勉地做苦工便能挣来的。”

“很正确，伊斯特布鲁克，很正确。我说过只有傻子才去做苦工。一个人必须周密地考虑、筹划。所有成功的奥秘都很简单——但可以想得到！很简单。想出计划，然后付诸实践——就是这样！”

我看着他。很简单——就像除掉眼中钉？除了被害者，对谁都未造成伤害。维纳布尔斯先生坐在他的轮椅上，带着锐利的鹰钩鼻和突出的喉结，指挥着。指挥——谁？赛扎·格雷！

我看着他：

“这种遥控的方式，让我想起赛扎·格雷说的怪事。”

“咳！亲爱的赛扎·格雷！”他的语气很平静、愉快（可他的眼睛是不是故意闭了一下！）。“那个可怜的女人尽是扯些荒唐事！你知道，她们真的迷信那一套，你有没有参加——（我相信她们会邀请你参加）——她们的降神会？”

我迅速思考了一下，自己应该怎样回答。

“是的，”我说，“我——我参加过一次降神会。”

“你不觉得那很荒唐吗?或许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避开了他的目光,装得很不安的样子。

“我——呃——我当然真的不相信那一套,她们看起来很虔诚,但——”我看看手表,说,“没料到这么晚了。我必须赶快回去。我的堂妹会诧异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谢谢你让这个本来很无聊的下午变得有趣。替我向罗达问好,不久我们一定一起吃顿便饭。明天我要去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有一场有意思的拍卖会,是中世纪法国象牙制品,精巧极了!要是我能弄回来,相信你一定会很欣赏。”

我们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分手。他察觉我谈起降神会的窘态时,眼里是否有一抹得意而又内疚的神色?我想是,但又不肯定。我感到自己现在又在一厢情愿地想象了。

# 第十九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我走进正在降临的暮色里。天快黑，天空已很暗了。我信步朝前走着，又回头看了看那扇屋里已亮了灯的窗户，一不小心，撞上了一个正从前面走过来的人。

是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我们相互道了歉。他的声音浑厚低沉，带着一种爱夸夸其谈的味道。

"对不起……"

"没关系，是我的错，我想你……"

"我从前没来过这里，"我解释说，"所以方向有点懵。我该带个手电筒来的。"

"我有。"

对方从衣袋里拿出一支手电筒，开亮之后递给我。借着手电筒的光线，我看出他是个中年人，留着短胡子，戴副眼镜。他披一件上乘的雨衣，整个看上去有些身份。但我仍很

诧异,他既然有手电筒,为何自己不用呢?

“呃,”我有点木讷地说,“我发觉我走到草地上去了。”

我走回小路上,然后把手电筒还给他。

“我现在知道路了。”

“不,不,你拿着,到大门时还我。”

“可是你——你不是要进屋里去吗?”

“不,不,我与你一个方向。呃——沿小路去公共汽车站。我要搭车去伯恩茅斯。”

“我知道了。”我说。然后我们并肩一起走。我的同伴看起来有点不安。问我是不是也要去乘公共汽车。我回答说我就住在附近。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我发现我的同伴越来越不安。他好像是那种无论如何都想自己占上风的人。

“你刚拜访过维纳布尔斯先生?”他清清喉咙问道。

我说是的,又说:“我还以为你要进那屋里去呢。”

“不,”他说,“不——老实说——”他停了停又说,“我住在伯恩茅斯——至少是在那一带,我刚刚搬进一栋小平房。”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最近我听说过有关伯恩茅斯一栋平房的事。我努力回忆的时候,他似乎变得更不安了。终于,他又开口道:

“你一定觉得诧异——当然,我承认是有点奇怪——这时在人家屋子附近闲逛,而且——哼——有点不好解释清楚。我认为你也是那样想的吧。我只能说,虽然刚搬到伯恩茅斯,可我在那个小地方却有点小名气,我可以找几个有身

份的人来替我证明这一点。其实，我本是个药店老板，最近刚卖掉伦敦的祖传产业。退休到那个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想我知道这个矮小的男人是谁了。这时，他仍继续往下说：

“我的名字叫奥斯本，扎卡赖亚斯·奥斯本，我说过我有一份相当不错的产业在伦敦——巴顿街——帕丁顿格林。先父在世时，那附近的环境很不错，可现在变糟了——呃，对，变化很大。世界变得越来越糟。”

他叹口气，摇摇头。

然后他又说：

“这是维纳布尔斯先生的家吧，是不是？我想——哼——他是你的朋友？”

我故意说：

“算不上朋友。今天以前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的几个朋友带我到他家吃过一次午餐。”

“喔——我明白了……是的，一点没错。”

这时我们已走到大门口。走出大门，奥斯本先生犹豫地站着，我把电筒还给他。

“谢谢你。”我说。

“别客气。你很好。我——”他停了停，尔后又急匆匆地说：

“我不希望你认为……我的意思，从表面看，当然，我是侵人私人住宅，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我很想解释——喔——哼——澄

清我的立场。"

我静静地听着。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不管怎样,我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并渴望得到满足。

奥斯本先生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

"我真的很愿意向你解释,伊斯——"

"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说过,我很想向你解释一下我的古怪行为,你有时间吗?——这里走五分钟便到了大路。车站附近有一家很好的小吃店。我要乘的车二十分钟后才到,不知你肯不肯赏光与我喝杯咖啡?"

我接受了邀请,一起上了路。路上,奥斯本先生恢复了镇静,轻松地聊起了伯恩茅斯的音乐会、天气,以及住在那儿的上流人士。

公共汽车站旁边有家整洁的小餐馆,除了一对年轻人在角落里,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进去后,奥斯本先生叫来两份咖啡。

然后他俯身向前,向我倾吐他的心事。

"这一切都因为一个案子,你可能不久前也在报上见过有关的报道。案子并不离奇,也不是特别耸人听闻。案子与我在伦敦开店那附近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有关。某天晚上,他被跟踪后又被杀死。很惨。这年头这种事太多了。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可我相信,他是个好人。不管怎样,我得解释一下我的特殊嗜好。警方曾宣布,他们急于寻找戈尔曼神父遇害那晚见过他的人。正好那晚八点左右我站在小店门口,看见戈尔曼神父经过,还看见他后面不远处有个长相特殊的人。当时我当然没在意,但我是个喜欢观察的人,伊

斯特布鲁克先生，我习惯于记住人们的长相。有不少到我店里来的人都被我这种特长吓了一跳，我会问一问：'喂，对，您记得您三个月之前也拿过同样的处方来，对不对？'你知道，他们都很高兴被人记住。我认为这对生意有好处。总之，我向警方陈述了我看到的那个男人的长相。他们谢我之后事情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事件中最奇异的部分。大约十天以前，我参加了这村子举办的一次教区游园会，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见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个男人。我想，他必定是遇到了什么意外，因为他坐在轮椅上。我打听后，知道他是本地的一位富人，叫维纳布尔斯。我考虑一两天后，还是决定写信告诉原来向他报案的那位警官。他便来到了伯恩茅斯——对，他是勒琼警督。他好像很怀疑这人真是我那晚曾看见的人。他告诉我维纳布尔斯已瘫痪多年。他说，我必定是认错人了。"

奥斯本先生突然停下来。我搅了一下面前的咖啡，小心地喝了一口。奥斯本先生在自己的杯里加了三块糖。

"呃，他的看法好像没错。"我说。

"是的。"奥斯本先生说，"是的……"他的声调很沮丧。然后他又俯身向前，光秃的圆头在电灯的照耀下发着光，镜片后的眼珠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我还必须解释一下，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是小孩时，先父的一位开药店的朋友在法庭上指认琼·保罗·马里戈特。你可能记得，他用砒霜毒死了太太。先父的那个朋友认出他到药店买了那种药。马里戈特后来被吊死。那件事给

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只有九岁——一个易于记事的年龄。所以，我的最大愿望是有一天自己能使一名凶手正法！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记住别人相貌的习惯。你也许觉得可笑，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说不定有个想除掉太太的人，可能会到我店里来买他需要的毒药。”

“我想，或许是第二个马里戈特。”我凑趣道。

“对极了，老天爷！”奥斯本先生叹口气说，“但这种事并没有发生。或许，这样的人逃出了法网。我敢说，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次指认虽然使我有点失望，但至少我有可能成为法庭上的一个证人。”

他脸上呈现出孩童似的喜悦。

“你非常失望。”我同情地说。

“是……是的。”奥斯本先生的声音又流露出不满的奇怪声调。

“我很固执，伊斯特布鲁克先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看见的那人只能是维纳布尔斯不会是别人。嘿！”

我想开口说话时，他伸手止住我，又说：“我知道，那天晚上雾很浓，我确实仔细看过他，不仅是鹰钩鼻、大喉结的五官，还有他的头部的形状、颈部与肩的角度。我对自己说：‘算了，算了，承认自己认错了吧。’但在心里一直觉得自己没错。警方说不可能。但这不可能吗？我一再问自己。”

“像他那种残废谅必——”

他摇着食指止住我，说：

“是的，是的，可凭我的经验——你要是知道人们准备做些什么，又逃避了些什么时，一定会很惊奇！我不敢说医生都容易受骗——要是有人装病，他们很快就会诊断出来。可有些方法，药店老板有些窍门比医生更灵。例如某些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害处的药，却可以让人发烧、皮肤受感染、喉咙干燥，或者长肿瘤。”

“可让人瘫痪却很难吧。”我指出。

“是的，是的。可是谁说维纳布尔斯先生的腿真的瘫痪了呢？”

“是……是医生吧，我猜。”

“是的。但我也查过一些那方面的材料。维纳布尔斯先生的医生住在伦敦哈利街。是的，他第一次来时，本地的医生见过他，可那医生已退休在国外去了。现在的医生从来没来过这里替维纳布尔斯先生诊疗过，维纳布尔斯先生自己一个月去一次哈利街。”

我诧异地望着他。

“可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没什么破绽。”

“你不了解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奥斯本先生说，“随便举个例子你就懂了。有一位——咳——某太太领了一年多的保险费，而且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领——不过她在一个地方是另一位太太，另一个地方又是另一位太太……这另外的两位太太把保险卡借给这位太太是有代价的，不过她们也同时领到三份保险金。”

“我不明白——”

“假设——只是假设——”他的食指挥动得更兴奋了，

"维纳布尔斯先生与一名真的瘫痪者有联系，两个人商量好了，那名有点像他的患者自称维纳布尔斯，然后去检查，一切便没什么问题。后来维纳布尔斯先生搬到了乡下，地方上的医生很快便要退休，于是那位真患者又去医生那儿检查，你瞧！维纳布尔斯先生就有了双腿瘫痪的病史，乡邻看到他时（仅仅是看到他时），他总坐在轮椅上。如此而已。"

"他的贴身仆人会知道的，真的。"我反驳道。

"但说不定他们是同党——那仆人是他的下属。还不简单吗？也许还有一些仆人也是同党。"

"但为了什么？"

"呃，"奥斯本先生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是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的理论——我想你一定会笑我。但总的来说，要是有人想要不在场的证明，那便是最好的证明了。他可以在这里，在那里或随便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看见他在帕丁顿步行？不可能！他是个住在乡下的可怜残废。"

奥斯本先生看看他的手表，说："我的车子快到了，我得快点。我一直在盘算这件事你是知道的。如你所言，看看我有没有办法证明它，于是我便来到了这儿，说得难听一点，便是想刺探一下。你会说，这样不太合适吧，我也同意。但我是为了要澄清事实，要让一个罪犯落入法网……如果我刚好看到维纳布尔斯先生在园子里散步，哼，那就好啦！我或许可以偷看一下屋子里的情形，譬如他也许没想到有人会注意他，便在他书房中走动？他怎么会料到呢？他还不知道有人在怀疑他呢！"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你那晚看到的是维纳布尔斯？"

“我知道就是维纳布尔斯！”

他站起身来。

“车来了。很高兴遇到你，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向你解释后，我感到轻松多了。但我还是觉得在你看来够荒唐的了。”

“未必，”我说，“但你还未告诉我，你认为维纳布尔斯先生在干什么呢？”

奥斯本先生看起来有点尴尬和羞涩。

“你别见笑，我说。人人都说他有钱，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弄来的钱。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他一定是个罪犯头头之类的。你知道——拟定计划，再叫手下执行。你也许觉得这种想法很蠢，但我——”

车到站了。奥斯本先生跑了过去——

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奥斯本先生说得有些玄乎，但我得承认，也不是不可能的。

# 第二十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第二天早上，我给金杰打电话，告诉她我第二天便要到伯恩茅斯去了。

“我相中了一家安静的小旅馆，叫‘鹿园’。有几个隐秘的边门，说不定还可以溜到伦敦去看看你。”

“我想，你真不该来。可要是你能来就太好了。无聊透了！你一定想不到！如果你能来这儿，我可以溜到外面见你。”

什么事情突然使我一阵吃惊。

“金杰！你的声音……怎么有点异样？”

“这个！没什么。别担心。”

“可是你的声音？”

“我只是喉咙有点疼。如此而已。”

“金杰！”

"听着，马克，谁都可能患上喉咙痛。我估计这是感冒初期的症状。"

"感冒？不，不能小看它。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告诉我。"

"别神经过敏。我没事。"

"确切地告诉我你的感觉怎样？你真的觉得是快要感冒的症状吗？"

"这——也许……不仅这样，你知道这种事——"

"发烧没有？"

"呃，大概有点发烧……"

我坐着，只觉得浑身冰凉。我明白，不仅我害怕，而且不论金杰怎么否认，她也有些害怕。

她又用粗哑的声音说：

"马克——别惊慌。你有些惊慌——真的没什么可惊慌的。"

"也许没有。可我们总得作最坏的打算。打电话给你的医生，要他去看你。马上。"

"好的……但——他会认为我小题大作的。"

"别在意。快去做！然后，等他走后，打电话给我。"

挂上电话后，我长时间默默地坐着呆看着电话。惊慌——我绝不能惊慌失措。这个季节本来就很容易感冒，医生会这样说的……或许也是着了点凉……

我仿佛又看见了西比尔那件孔雀花纹、绣有邪恶咒符的衣服，仿佛又听见了赛扎哭号的声音，以及贝拉一边哼着恶毒的小调，一边抓着那只挣扎的白公鸡的情景。

胡扯，全是胡扯……当然这些全是迷信而又荒唐的。

那个盒子——不管怎样，要忘掉那盒子可不容易。那盒子代表的，不是人类的迷信，而是科学的可能进步……但那又太不可能了——不可能——

卡尔索普太太发现我看着电话机发呆，马上便问：

“发生了什么？”

“金杰，”我说，“感觉不太好。”

我希望她说那太荒唐了。我希望她给我打气。但她并没有鼓励我。

“糟糕，”她说，“是的，我认为那太糟了。”

“不可能的事，”我鼓足勇气说，“她们不可能做到她们自称的那种事。”

“是的吗？”

“你不相信——你不可能相信——”

“亲爱的马克，”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你和金杰都已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否则你们便不会这样做了。”

“我们越信事情就越糟——弄得就像真的！”

“你们还没有完全相信，不过，只要有证据，你们就可能会相信。”

“证据？什么证据？”

“金杰生病了就是证据。”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

我的声音也愤怒地提高了：

“你为何这样悲观？仅仅是小小的感冒之类的，你为什么要朝最坏的方面想呢？”

“因为如果事情真的很糟，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不能像驼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

“你认为那些荒唐的胡言乱语真有效力？那些咒符、杀鸡的操作真能害人？”

“某些东西的确有效力，”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当然，我想，她们做的许多事仅仅是烟幕，只是为了造成一种气氛——气氛很重要。可在那些烟幕中，必定有什么真东西——这东西便能产生作用。”

“譬如说从远处产生作用的电波？”

“差不多吧。你明白，人们始终在不断地发明新东西。某些歹徒便可能把这些新东西用在私人目的上，赛扎的父亲是个物理学家，你知道——”

“什么？什么？那个该死的盒子！如果我们能将它弄来检查一下，如果警察——”

“警方不见得有办法得到搜查令，也不见得比我们更有效果。”

“要不要我去把那该死的东西毁了？”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摇摇头：

“从你告诉我的情况看，祸根，如果有灾祸的话，是在那天晚上便种下了。”

我把头埋在手掌里，痛苦地说：

“真愿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插手这件倒霉事。”

戴恩·卡尔索普太太果断地说：“你们的动机很好。可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了。等会儿医生去过后金杰会给你打电话。她大概会打到罗达那儿去吧，我想——”

我想了起来，于是说：

“我最好尽快赶回去。”

"我好蠢！"我正要离开时，戴恩·卡尔索普太太突然说，"我知道自己太蠢了。烟幕！我们都被烟幕欺骗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想的事，正是她们所希望的。"

或许她是对的。可我不知道自己还可能想些其他什么。

金杰两小时后来了电话。

"医生来过了，"她说，"他好像有点诧异，但他说大概是感冒了。最近感冒的人很多。他要我上床休息，还开了些药。我的体温很高，不过感冒也一样会发高烧，是不是？"

尽管她说得较勇敢，可那沙哑的声调里，却含有求援的意味。

"你不会有事的，"我沮丧地说，"你听见了吗？你不会有事的。你觉得很不舒服吗？"

"是的——发烧——疼痛，到处都疼，脚和全部皮肤。我怕碰到任何东西……全身发热。"

"发烧的缘故，亲爱的。听着，我马上来看你！马上动身。不，不要与我争执了。"

"好的。我很高兴你来，马克，我敢说，我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勇敢……"

## 2

我打电话给勒琼。

"科里根小姐病了。"我说。

"什么？"

"你听着，她病了。她刚看过医生，医生说可能是感冒。

或许是，或许不是。我不知道你能做些什么。我只想找个专家看看。”

“哪方面的专家？”

“精神病医生——或者精神分析专家、心理学家。反正是对暗示作用、催眠术、洗脑之类的事有些研究的人。有没有处理这方面的人？”

“当然有。是的，内政部有一两个人对这方面很在行。你说得对。可能是感冒——也可能是一般人还不太了解的心理疾病。老天爷，伊斯特布鲁克，也许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呢！”

我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们可能从这件事上对心理武器有所了解——但我所关心的只是金杰，勇敢的她也感到害怕。我们真的不相信那种事——或许我们相信？不，当然我们不信。那只是儿戏。但它并不是儿戏。

“白马”正在证明它的存在。

我把头埋在双手里，呻吟着。

# 第二十一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我怀疑我怎么挨得过接下来的几天。在我现在看来，整个事件就像毫无形状、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金杰被送到了一家私人疗养院。只有在探望时间我才能见到她。

我认为，她的医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诊断，他必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诊断很清楚——感冒所引起的支气管炎，还加上一点不太正常的症状。他指出：“这种病例常有，没有哪个病例是很‘典型’的。一些人确实对抗生素没有反应。”

当然，他说得没错，金杰是患了支气管炎。她的病没什么神秘的。她只是突然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我与内政部的心理学家见过一面。他是一个像知更鸟一样的怪人，一会儿站，一会儿坐，眼睛在厚镜片后面转个不停。

他问了我无数的问题，其中有一半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可他有他的理由，因为他煞有介事地对我的看法点头、不肯下任何结论，也许他这样是最聪明的处理。他也偶尔说一点他们的行话。我想，他对金杰试过好几种催眠术，可谁也不肯对我多说什么，或许根本就没什么可告知的。

我避开了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寂寞得实在有点忍耐不住。

最后，在极度失望中，我给花店的波皮打了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出来与我吃餐饭。她同意了。

我带她去了"幻想园"。波皮很快活，我发觉有她作伴让人很舒心。可我请她出来，不只是为了消愁解闷。吃完可口的饭菜，波皮更放松了，我开始探她的口风。波皮可能知道一些连她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我问她记不记得我的朋友金杰。波皮说："当然。"一边张着她的蓝色大眼睛，问我金杰最近怎样。

"她病得很重。"我说。

"真可怜。"波皮尽量表现出同情的样子。

"她自己搅和进了某些事，"我说，"我相信她曾征求过你的意见，'白马'的事，让她花费了很多钱。"

"哟！"波皮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原来那人是你。"

一时我甚至不明白她的意思。后来我才意识到，波皮以为我是那个有个病弱的太太，妨害了与金杰快乐的那个男人。我所倾吐的我们的爱情生活使她感到异常兴奋，所以我提到"白马"时她一点没警觉。

她很兴奋地问道：

“起不起作用?”

“有些不对劲,”我说,“狗死了。”

“什么狗?”波皮茫然地问。

我发现波皮对单音节的词都比较敏感。

“那件事看来对金杰有些反作用。你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没有?”

波皮说没听说过。

“当然,”我说,“她们在马奇迪平村‘白马’的所作所为,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白马’在何处,反正在乡下便是了。”

“我从金杰处听不出她们在干什么……”

我耐心地等待着。

“光波,对不对?”波皮含糊地说,“大概是那种东西。来自太空。”她又补充说,“与俄国人的一样!”

我想波皮现在一定在充分调动她那有限的想象力。

“差不多吧,”我赞同道,“可它一定很危险。我是说,金杰病得那么厉害。”

“但应该是你太太生病死掉,不是吗?”

“是的,”我默认了金杰和波皮对我的角色认定,“但事情好像出了差错——朝相反方向发展了。”

“你是说——”波皮费尽了脑筋说,“就像被电击了的感觉吗?”

“对极了,”我说,“正像那样。你以前没听说发生过这种事吗?”

“哟,不太一样——”

“是怎样的？”

“哟，我是说如果有人不付钱。我知道有这么个人。”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恐惧起来，“他被杀死在铁轨上——从月台上掉在了火车前面。”

“那也许是意外事故。”

“哟，不，”波皮惶恐地说，“就是她们害的！”

我又倒了些香槟在波皮的杯子里。这时，我觉得，只要能从她那个称为脑子的东西里零零星星地把事实掏出来，或许对我有所助益。她听说过一些事，记住了其中的一半，并与其他的混淆在一起，好在别人对她的话都不怎么在意，因为人们会说：“那是波皮说的。”

令我焦急的是，我不知问她些什么。万一我说漏了话，她马上就会闭口不言，什么都不再对我说。

“我太太，”我说，“身体是很弱，但好像病情没有变得更严重。”

“那真糟。”波皮啜着香槟同情地说。

“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波皮好像也不知道。

“你知道是金杰——我可没安排什么事。我能与什么人取得联系吗？”

“伯明翰有个地方。”波皮迟疑地说。

“那地方已关闭了，”我说，“你有没有朋友知道该怎么做？”

“艾琳·布兰登也许知道——不过我也拿不准。”

她出人意料地提到了艾琳·布兰登，让我感到相当惊

诧。我问她艾琳·布兰登是谁。

“她实在平常得很，”波皮说，“头发死板板的，从来不穿高跟鞋。”她又用解释的口气补充道，“我与她是同学——但她那时便十分平常。她的地理成绩很好。”

“她与‘白马’有何瓜葛？”

“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只是她估计会牵扯进去。便辞掉了。”

“把什么辞掉了？”我茫然问道。

“她在C.R.C.上班。”

“什么是C.R.C.？”

“哟，我也不十分清楚。他们只是说C.R.C.是调查顾客的消费意向的。是家很小的公司。”

“艾琳·布兰登为他们干活？她做了什么？”

“只是到外转转，问问——用什么牌子的牙膏，用哪一种肥皂。真没意思。我的意思是，谁关心那些事？”

“当然是C.R.C.关心了。”我开始有点兴奋起来。

戈尔曼神父那天晚上就是去见一个替这种公司做事的女人而遇害的。而且——对——当然，金杰在公寓也被那种人拜访过。

其中必定有某种联系。

“她为什么要辞职？是不是干腻了？”

“我不那样认为。那家公司报酬很高。但她感到——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

“她感到那家公司也许与‘白马’有某种联系？是不是？”

“哟，我不知道。大概差不多吧……不管怎么说，她现在

在托特纳姆法院路的一家咖啡店上班。”

“告诉我她的地址。”

“她不太合你的口味。”

“我又不是想与她做爱，”我粗鲁地说，“我想知道她以前干活的那家公司的一点资料，因为我也想参加。”

“哟，我懂了。”波皮对这种解释很满意。

既然不能从她那儿再打听到什么，我们便喝完香槟，然后我送她回家并谢谢她陪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傍晚。

## 2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找勒琼，可没找到他。不管怎么说，费了一番周折，我总算找到了吉姆·科里根。

“你上次带来见我的那位心理医生怎样，科里根？关于金杰他说了什么？”

“一大堆话，马克，我真的感到，他真的有点糊涂了。你知道，人总免不了会得肺炎，这没有什么特别神秘或有悖常理的。”

“是的，”我说，“我们所知道的那张名单上的几个人，死于支气管炎、肠胃炎、脑瘤、癫痫，或其他医生证明的病症。”

“我知道你的感觉……但我们能做什么？”

“她的病更重了，对不对？”我问。

“这——是的……”

“那么一定要采取什么措施。”

“怎么办？”

“我已想到一两个法子。譬如到马奇迪平村去抓赛扎·格雷，强迫她把咒语解除掉。”

“哼——那可能有点用处。”

“或者——我也可以去找维纳布尔斯——”

科里根尖声叫了起来：

“维纳布尔斯？不关他的事。他是个残废，怎么可能扯进这件事里去？”

“我不相信。我可能会扯下他腿上的那条毯子，看他的腿是不是真的不能走路！”

“我们全查过了——”

“等一等。我在马奇迪平村遇到那个药店老板奥斯本，我不妨把他的建议告诉你。”

我简要地把奥斯本的想法告诉了他。

“那家伙想得走火入魔了，”科里根说，“他那种人总坚持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可是科里根，你告诉我，他所说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

过了一会儿，科里根慢慢地说：

“是的，我得承认有可能……可是会有好几个人都知情——这得花大价钱才保得住秘密。”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有的是钱，不是吗？他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勒琼查出来没有？”

“没有。确实没有……我得向你承认，那家伙是有些不对劲。他以前干过些什么。要查出他所有钱的来源，大概要花几年的时间。我相信国税局已注意到维纳布尔斯好长一

段时间了。但他很聪明。你怎么看他——是不是这事的头儿?"

"是的。我认为是他策划了这一切。"

"也许。他看起来很有头脑,我承认。可是他不至于残忍到亲手杀死戈尔曼神父吧!"

"如果事情紧急,他也可能亲自出马的。他要赶在戈尔曼神父把从那女人那里听来的'白马'的事告诉别人之前干掉神父。而且——"

我嘎然而止。

"喂——你不讲了?"

"还想讲讲,我正想到……刚冒出个想法……"

"想到什么?"

"我还没想清楚……只觉得想获得真正的安全就只有采取一个办法。我要去实施它……总之,我现在得走了。我与人约定在一家咖啡店见面。"

"我还不知道你已在切尔西的一家咖啡店。"

"我不去那里。我是去托特纳姆法院路的一家咖啡店。"

我挂断了电话,看了看手表。

我正要开门时,电话响了起来。

我犹豫了一会儿。十有八九是科里根的电话,他打电话想问我的想法吧。

可我现在没心思与吉姆·科里根聊。

当我朝门边走去时,电话又烦人地响个不停。

当然,或许是医院打来的——金杰——

我不能冒险不接电话。于是我不耐烦地走过去拿起了

话筒。

"喂?"

"是你吗? 马克?"

"是的,你是谁?"

"当然是我,"对方责备道,"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些事。"

"嗯,是你,"我听出是奥利弗太太的声音,便说,"你看,我正忙着赶出去,回来再打电话给你。"

"不行,"奥利弗太太果断地说,"你现在就得听我说,事情很重要。"

"那好吧,你讲快点、我与人有约。"

"哼,"奥利弗太太说,"约会迟到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人都一样。别人反而会更看重你。"

"不,真的,我要去——"

"听着 ,马克,这件事很重要。我保证。的确重要!"

我尽量耐着性子,看了看手表,说:

"什么事?"

"我家的米利得了扁桃腺炎,很难受,要到乡下——她妹妹那里——"

我咬咬牙。

"我觉得很遗憾,但真的——"

"听着。我还没正式说呢。我刚才说到哪儿? 对,米利要去乡下,所以我打电话给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佣人介绍所——好像是——"

"我真该——"

"问他们能不能派人来?他们说现在很困难——其实它

们每次都这么说——但他们尽量想办法——”

我从未觉得朋友奥利弗有这么疯疯癫癫的。

“——结果，今天早上新佣人来了，你猜她是谁？”

“我想不出。听着——”

“是个叫伊迪丝·宾斯的女人——有趣的名字，是不是？——你实际上认识她。”

“不，我不认识。我从未听说过叫伊迪丝·宾斯的女人。”

“可你认识她，而且不久前还见过她呢。她在你教母赫斯基思-杜波依斯那儿干过活。”

“啊，是她！”

“是的。那天你去拿画时她见过你。”

“好吧，这很好。我想你能雇上她很幸运。我相信她很可靠。明姑也这么说过。但真的——现在——”

“等一等，行吗？我还没有说到关键处呢。她谈起了很多有关赫斯基思-杜波依斯夫人的事，她最后说出了夫人病死的最后情形。”

“说了什么？”

“一件引起我关注的事。她这样说：‘可怜的太太，受了那么多苦，她脑子里那个东西害了她，她以前身体一直很健康。看她在疗养院里，一头美丽浓密的白发全掉在枕头上，真可惜，就那样一把一把地掉下来！’于是，马克，我想到我的朋友玛丽·德拉方丹。她的头发也掉了！我记得你说在切尔西一家咖啡店看到与人打架的那个女孩，也是一把被人抓下很多头发。头发不会那样轻易被拔掉的，马克，你试

试——拔拔你自己的头发，一点点就行，连根拔，只试试！你会发现，马克，她们那么轻易掉头发是很不自然的。那一定是一种很特别的病——其中定有奥秘。"

我抓紧听筒，头脑发昏。那些零星获得的信息，这时都凑到了一起。罗达和狗在草地上——我在纽约一本医学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当然……当然！

我突然意识到奥利弗太太还在兴奋地高谈阔论。

"上帝保佑你，"我说，"你真伟大！"

我用力挂断电话，又拿起另外拨了个号码。这次很幸运，直接找到了勒琼。

"听着，"我说，"金杰的头发是不是大把大把地连根掉下？"

"这——我想是的。我猜是发高烧的缘故。"

"关发烧屁事，"我说，"金杰所害的，也是那些人所害的病，是铊中毒。老天爷保佑，也许我们还有时间……"

# 第二十二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 1

“还来得及吗？她能活吗？”

我焦急地来回走着，没法安静地坐下。

勒琼注视着我，沉着而和蔼。

“你应相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

总是这个回答。这一点不能让我放心。

“他们知道怎么治疗铊中毒吗？”

“这种病例不常见。但已经试过了一切可能的方法。你问我结果会怎样，我想她会平安无事的。”

我看着他。我无法判断他说的不是内心话。或许他只是在安慰我？

“不管怎样，他们已确诊是铊中毒了？”

“是的，已经确诊了。”

“所以‘白马’的事根本就很简单：下毒。既不是巫术、也

不是催眠术，更不是科学死光。直接下毒。她还向我吹得天花乱坠，我想她背后一定笑得很开心。”

“你说的是谁？”

“赛扎·格雷。我第一次去喝午茶时，她就说到博吉亚一家人，用‘少见而没有破绽的毒药’，以及在手套上下毒什么的。‘普通的砒霜，如此而已。’她说。就是如此简单。那一套全是幌子，什么鬼魂附体、白公鸡、炭盆、咒符、巫毒、倒置的十字架等等——全都是为了骗迷信的人。那个有名的‘盒子’是为了骗有知识、有头脑的人，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鬼魂、咒符、女巫，可扯到‘光波’、‘电波’、‘心理现象’却又很容易上当。我敢打赌，那个盒子顶多只是些灯光、真空管的组合。因为我们都很怕锶90，一谈到科学方面，就免不了会受骗。‘白马’的整个背景都是骗人的，‘白马’只是一匹奔驰的马，如此而已。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上面去了，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其他方面的阴谋。这件事最精彩之处，便是她们都吹嘘她有了不起的法力，这种本事绝对没法让她在法庭上被定罪。就是检查她那个盒子，也查不出什么害人的证据。任何法庭都会认为这种事荒唐而且不可能！当然，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你看她们三个是不是一伙的？”勒琼问。

“我认为不是。贝拉是真的信巫术，她相信自己有法力且乐于其中。西比尔也一样，她认为自己真的是灵媒，她进入恍惚状态后，发生什么事都不管。她相信赛扎告诉她的一切。”

“这么说赛扎是主角？”

我缓缓地说：

“就‘白马酒店’而言，她是的。但她并不是整台戏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在幕后操纵，他计划一切和组织一切。你知道，整件事设计得很精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与别的人都没有联系。布雷德利主管法律和金钱方面的事。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当然，他可得到丰厚的报酬，赛扎·格雷也差不多。”

“你好像已经有了很满意的答案。”勒琼淡淡地说。

“未必。还没有。但我们了解了最基本的事实。多少年来都一样，残酷而简单。仅仅是直接下毒，可怕而古老的死之药。”

“你怎么会想到铊呢？”

“几件事突然凑到了一起。最开始便是我那天晚上在切尔西看到的那一幕。一个女孩的头发被另一个连根拔起，可她竟然说‘其实真的不疼’。我想，那不是勇敢，而是简单的事实。事实上真不疼。”

“我在美国时，读过一篇有关铊中毒的文章。一家工厂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每个人的死因都不一样，有的是伤寒，有的是中风，有的是……后来有个女人毒死七个人。中毒致死的也不一样，包括脑瘤、脑炎、肺炎等等。症状也有区别。最初可能会呕吐、下痢或四肢疼痛，是些会被医生当成风湿热或瘫痪之类的病兆——有个病人还被装上了铁肺。有时有人皮肤上还有沉积的色素。”

“你谈起来像部医学辞典！”

“自然。我都查过了。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头发迟

早都会脱掉。有一段时间，铊被用来当脱毛剂，特别是治小孩的铜钱癣。后来有人发现这种化学元素很危险，不过偶尔还是根据病人的体质小心地用作内服药。我相信铊现在主要用作毒老鼠的药。这种药没有异味，容易溶解，也很容易买到。只有一点得注意：绝不能被人怀疑。"

勒琼点点头。

"太对了。"他说，"所以'白马'的人才坚持要他们的顾客远离被害者，避免引起怀疑。最微妙之处，就是没有在食物或饮料里下毒，真正下毒的人，与被害者没有任何联系。我想那个人只出现过一次。"

他停了停。

"想得出来吗？"

"好像每次都有一个和悦而体面的女人，替一个家庭用品调查公司向被害者征询意见。"

"你认为便是那个女人下的毒？作为一个样品调查员？或类似的事？"

"我想没那么简单，"我缓缓地说，"我以为那些女人真的在做样品调查，但她们也牵涉了进去。如果我们能找到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一家咖啡店做事的叫艾琳·布兰登的女人，我们就可能会找到一些线索。"

## 2

波皮对艾琳·布兰登的描述很贴切，她的头发既不像菊花，也不像鸟巢，而烫得向后紧贴在脸颊两边，脸上也几

乎没化什么妆,脚穿最普通的鞋子。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她和两个孩子。这以前,她为一家"顾客反应分类公司"做了一年多的事。后来她不喜欢那工作,便自动辞掉了。

"你为什么不喜欢那工作,布兰登太太?"

勒琼提了这个问题。她看了看他,说:

"你是警察局的警督吧?是不是?"

"对,布兰登太太。"

"你是不是觉得那家公司有问题?"

"我正在调查这事。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怀疑,所以才离开了?"

"我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什么确凿的事实可以告诉你。"

"自然的。我们明白。这是秘密调查。"

"我明白了。可是我能告诉你的事的确很少。"

"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要离开那里。"

"我觉得他们在干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那不是一家真的公司?"

"大概是那样。那不像做生意的样子。我怀疑那背后一定有什么肮脏的目的。但什么目的我可不知道。"

勒琼又问她具体做什么工作。她说公司交给她某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名单,要她问那些人一些固定的问题,并记录下答案。

"你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我觉得那些问题毫无规则,一点不连贯,随随便便,就像——我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干其他事情的借口。"

“你知道那‘其他事情’可能是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怀疑的口气说：

“有一段时间，我曾疑心他们可能是在行窃之前先去察看地形。可后来又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描述过房间的位置、家具布置等等，或者主人什么时候可能不在家。”

“你带的那些问卷上是些什么项目？”

“名目繁多。有时是各种食品、有时是化妆品、面霜、口红、粉底之类，有时也是医药方面的，顾客用什么商标的阿斯匹林、安眠药等等。”

“公司没要求你提供客户用的物品的样品？”勒琼紧接着问。

“没有。什么都没有。”

“你仅仅是问一问，并记下答案而已？”

“对。”

“那些问卷有什么目的？”

“我困惑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从未听说过。大概是为了向某些生产工厂提供信息——可我们那种做法实在是胡来，完全没有系统性。”

“你认为，你所提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有某些问题，隐藏着那家公司的真正目的，其他只不过是幌子？”

她皱着眉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是的，”她说，“所以问题才那么随意——可我看不出哪个问题或哪些问题重要。”

勒琼严肃地看着她。

"你还有事情没有告诉我们。"他客气地说。

"就算是吧。我觉得整个事有些不对劲，于是就与另一位妇女谈起过，她是戴维斯太太——"

"你向一位戴维斯太太谈了——是不是？"

勒琼的声调仍然未变。

"关于这事，她也感到不轻松。"

"她为什么感到不轻松？"

"她无意中听到了一件事。"

"她无意中听到了什么？"

"我告诉你我无法肯定。她向我说得不太清楚。她说她偶尔听到，这家公司专门靠不正当手段获利。'公司不像招牌所宣传的'，她说，然后她又说：'嗯，罢了，反正又与我们不相干。薪水很高，我们又没有被要求去干犯法的事。所以我认为我们何必为这些事伤脑筋！'"

"仅仅是这些？"

"她还说过一句话。我不明白那指的是什么。她说：'有时我感到像传染病传播者。'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勒琼从衣袋拿出一张纸递给她。

"这张名单上，有没有哪个名字你特别深刻？你记不记得访问过哪一位？"

"我不记得了，"她看看名单，"我询问的人太多……"她看着名单，然后停下来，念道：

"奥默罗德。"

"你记得一个奥默罗德？"

"不，是有一次戴维斯太太提到他。他死得突然，是不

是？脑溢血。这使她很不安。她说：'两个星期前他还在我的名单上，他看来气色很好。'后来，她便说起了传染病传播者之类的话。她说：'我去访问的人好像只要看我一眼，就会萎缩起来离开人世。'她笑了笑，说那是巧合。但我认为她不喜欢那样做。无论如何，她说她不会陷人困境。"

"就只有这些了？"

"这——"

"告诉我。"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我们在索霍区一家饭店碰上了，我告诉她，我已离开了C.R.C. 另外找了工作。她问我为了什么，我告诉她不知道那家公司到底做什么的，心里很不安。她说：'或许你是对的。但这种工作报酬高，时间短。毕竟，人的一生总得冒点风险！我一直交不上好运，又为什么去关心别人遇到了什么事呢？'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那家公司到底有什么问题？'她说：'我拿不准，但我不妨告诉你，有天我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从一栋房子里出来，还带着工具，那地方与他没什么关系。我真想知道他去那儿干什么？'她还问我，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主持'白马酒店'的女人。我问她白马酒店与这些事有何关系。"

"她说了什么？"

"她笑着说：'去读读《圣经》。'"

布兰登太太又说："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不知她现在在哪儿，也不知她现在离开C.R.C. 没有。"

"戴维斯太太死了。"勒琼说。

艾琳·布兰登表现得很惊讶。

"死了！但——怎么会？"

"肺炎，两个月以前死的。"

"啊，我明白了。真遗憾。"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布兰登太太？"

"恐怕没有了。我也听别人提起过'白马酒店'，但如果再追问下去，他们马上就闭口不言，好像很害怕。"

她看上去很不安。

"我——我不想惹上任何麻烦，勒琼警督。我有两个小孩。老实说，除了刚才告诉你们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严厉地看着她，然后点点头，让她走了。

"我们又有了点进展，"艾琳·布兰登离开后勒琼说，"戴维斯太太知道得太多。她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实她心里对一切都很怀疑。后来，她突然病了，临死前，她请了神父去并告诉了他自己怀疑的事。问题是，她到底知道多少？我敢说，那名单上是她在工作中咨询过而不久便死了的人，所以她才感到自己像传染病传播者。问题的关键是，她认识的那个无缘无故从屋子里出来的人是谁，一定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对她的生命才造成了危险。如果她认识他，他也可能认识她——而且他明白她认出了他。如果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戈尔曼神父，那么在戈尔曼神父没有泄密之前就会被干掉。"

他疑视着我。

"你同意，对不对？案情一定是这样。"

"是呀，"我说，"我同意。"

“也许你知道那人是谁?”

“我有数,但——”

“我知道。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

“我们会抓住他的,”他说,“不会出错。只要我们能肯定那人是谁,总有办法的。我们会一个一个去试!”

# 第二十三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三个星期后，一辆轿车停在了普赖尔斯大宅门前。

车上下来四个人。其中之一是我，另外还和勒琼警督和李警佐。第四位是奥斯本先生，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他已抑制不住喜悦和兴奋。

"你必须一言不发，你知道。"勒琼提醒他。

"是的，警督。你可以绝对相信我。我不会说一个字。"

"那样最好。"

"我感到这是一种特权，很大的特权。不过我不明白——"

可在这种时刻谁也没功夫解释。

勒琼按了电铃，要求见维纳布尔斯先生。

我们四个人像一个代表团似的鱼贯而人。

即使维纳布尔斯对我们的来访感到意外，他也没有流

露出来。他显得很有礼貌。当他把轮椅向后推，好让这个圈子的范围大些时，我又想到，这人的五官真是太惹眼了。突出的喉结在古典式的衣领里一上一下，粗旷野性的轮廓，加上鹰钩鼻，就像一只食肉鸟。

"再见到你真高兴，伊斯特布鲁克。你最近好像常在附近逗留。"

他的声音似乎潜含着一种恶意，我想。他又说：

"还有——你是勒琼警督吧？我必须承认，我实在有点诧异。我这个小地方那么宁静，远离罪恶，然而仍有警督大驾光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警督？"

勒琼非常冷静，非常礼貌。

"我想有一件事，或许你能帮我们的忙，维纳布尔斯先生。"

"这句话听起来好耳熟，是不是？你想我能帮你什么？"

"十月七日那天——有个叫戈尔曼的神父在帕丁顿区西街被人杀害。我们被告知你当时也在那附近，就是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到八点一刻之间。你也许看到了一些与此案有关的事情？"

"当时我真的在那附近？你知道，我疑惑，我真的很疑惑。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未去过伦敦的那个地区，我记得我当时根本就不在伦敦。我只是偶尔去伦敦拍卖会上度过有趣的一天，有时也去诊所检查身体。"

"是哈利街的威廉·达格代尔爵士那儿，是吧。"

维纳布尔斯先生冷冷地看着他，说：

"你的消息还很灵通，警督。"

"过奖了。不管怎样，很遗憾你没能帮我的忙。我想我应该向你解释一下与戈尔曼神父之死有关的事。"

"如果你愿意，当然洗耳恭听。我从未听说过这名字。"

"在那个特殊的雾夜，戈尔曼神父被请到附近一位垂死的女人床前。那女人与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最初她并不知道，可后来有些事使她觉得事情相当严重。那个组织专门替人除掉眼中钉——自然是索价高昂。"

"并不是新鲜事，"维纳布尔斯喃喃地说，"在美国——"

"咳，但这个组织还有一些奇特的性质。首先，他们是用所谓的心理手段杀人。据说每个人都有一种想死的意愿，只要加以刺激——"

"那对方就会去自杀？恕我直言，警督，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自杀，维纳布尔斯先生，对方会很自然地死去。"

"罢了，罢了，你真的相信那一套？真不像我们那些精明的警官！"

"据说，这个组织的总部在一个叫'白马'的地方。"

"嘿，现在我有点明白了。正因如此，你才会到我们这个乡下小地方来。我的朋友赛扎·格雷，还有她那套胡扯！我一直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信那一套，但那真是胡扯！她有个傻乎乎的灵媒伙伴，还有本地的女巫替她煮饭（真勇敢，她居然敢吃——汤里随时都可能有毒芹！）。她们三人在本地相当有名，当然，也有些淘气。是伦敦警察厅，或派你来的什么机构，不会把这些事当真吧？"

"我们很看重这些事，维纳布尔斯先生。"

“你们真的相信赛扎胡念些咒语，西比尔陷入迷狂状态，贝拉使使巫术，就会让某人死掉？”

“不，维纳布尔斯先生——死因没那么复杂——”他停了停，又说：

“是铊中毒致死。”

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你说什么？”

“毒药——铊盐。简单而直接。仅仅需要一些幌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假科学、心理学的背景——充斥着现代术语，又用古老的迷信来加强力量。如此的小心筹划只是为了转移视线，掩盖用毒药杀人的简单事实。”

“铊，”维纳布尔斯先生皱了皱眉头说，“我好像从未听说过。”

“是吗？通常用来制老鼠药，有时也用来治儿童的癣。很容易弄到。对了，你的园艺工具小屋的角落里，就有一包。”

“在我的园艺工具小屋？好像不太可能。”

“但千真万确，我们已取了一些去化验——”

维纳布尔斯开始紧张起来。

“一定是什么人放在那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

“真的吗？你是位相当富有的人，是不是，维纳布尔斯先生？”

“这与我们正在谈的事有何关系？”

“国税局最近大概光顾过你，是关于收入方面的事，我说得对不对？”

“住在英国，最头痛的事就是纳税制度。所以最近我很认真地考虑了去百慕大的计划。”

“我想你暂时大概不可能去，维纳布尔斯先生。”

“你是在威胁我，警督？要是这样——”

“不，不，维纳布尔斯先生。只是发表一点看法。你愿不愿听一听这小小犯罪团伙怎么干的吗？”

“你已决意告诉我了。”

“它有很好的组织。财经细节由伯明翰一位被取消律师资格的布雷德利先生安排。有意于此的顾客先到他办公室谈好条件，即是说，双方定下赌注，赌某人在某一段时间内会不会死……布雷德利先生是个赌徒，对他押的注通常都很有信心。顾客也往往抱着更大的期望。布雷德利先生赢后，对方必须立刻付钱——否则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就会发生。布雷德利先生所干的活仅仅是——打赌，简单极了，对不对？

“顾客接着是拜访‘白马酒店’。那台戏由赛扎·格雷和她的朋友们演，那通常给来客留下极深的印象。

“现在该是那幕后简单的事实了。

“一些妇女受雇给一家消费者调查公司当调查员，在某些特定的地区作问卷调查：‘你喜欢哪种面包、用哪种牌号的卫生用品、化妆品等等。’现时人们已习惯了问卷调查，他们很少反对这样做。

“这样——到了最后的阶段。简单、大胆面又十拿九稳！这个计划中惟一付诸行动的人，就是想出这一切的人。他有时扮成大楼门房、有时扮成查煤气表或电表的人。不管怎

样，他身上都有相应的证件，随时可拿出供别人验证。不管他装扮什么角色，真正的目的却很简单——把借调查得知的被害者所用的牌号的用品，换成类似有毒的用品。完事后，他离开了，且在那附近再也不会见到他。

"最初那几天，或许会没事。但受害者或快或慢便出现了生病的症状。就是请医生看，也看不出什么异常的地方。医生或许会问问病人吃了或喝了些什么、等等，但他却不会怀疑病人用了多年的日常消费品。

"那么你该明白这计划多美妙了吧，维纳布尔斯先生？惟一知道这个组织的头儿干了些什么的人——就是那个头儿自己。任何人都没法泄露他的秘密。"

"你怎么知道得这样多？"维纳布尔斯先生愉快地问道。

"当我们怀疑某个人时，总有办法找到些证据。"

"真的？什么办法？"

"我们的办法不必全用上。譬如照相机便可派上用场。时下有些精巧的装置，可以趁人不注意时，拍下他的照片。譬如，我们已有几张清晰的照片，照的是门房或查煤气表的人。虽然那人有时戴了假胡须、有时装上了假牙等等，可还是很容易被认出来——先是凯瑟琳·科里根（化名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太太），还有一个叫伊迪丝·宾斯的女人。辨认人是件有趣的事，维纳布尔斯先生。例如，这位绅士，奥斯本先生，就发誓说，十月七日晚八时左右，他亲眼看见了你在巴顿街跟在戈尔曼神父后面。"

"我真的看见你！"奥斯本先生俯身向前，兴奋地颤动着说，"我对你的描述十分精确！"

“也许，描述得太精确了，”勒琼说，“因为那晚你站在店外面时，并没有看见维纳布尔斯先生。你根本没有站在那儿。你正走在街上——尾随着戈尔曼神父走进西街，然后走上前杀了他……”

扎卡赖亚斯·奥斯本先生说：

“什么？”

这也许可笑。是很可笑！目瞪口呆的样子……

“维纳布尔斯先生，我向你介绍一下扎卡赖亚斯·奥斯本先生，原帕丁顿区巴顿街的一位药店老板。当我告诉你我们在监视他的这期间，发现他糊涂透顶地在你的园艺工具小屋中偷偷放了一包铊盐时，你一定会很感兴趣的。他不知道你行动不便，指认你是凶手，还很自鸣得意。他既然顽固又蠢笨，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出了大错。”

“蠢笨？你敢说我蠢笨？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一点我所做的——我能做什么——我——”

奥斯本气极败坏地颤抖着。

勒琼仔细地打量着他，神情就像渔翁打到鱼时那样。

“你不该表现得如此聪明，你明白，”他斥责道，“为什么？如果你只呆在你的店里，不插手，我现在就不会在这儿，提醒你，按我的职责，你所说的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而且——”

这时，奥斯本先生开始叫了起来。

# 第二十四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喂，勒琼，有几件事我想请教你。”

忙完事后，我终于找到个机会与勒琼一起坐了下来，两大杯啤酒摆在我们面前。

“是的吗，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想这使你觉得意外。”

“当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维纳布尔斯身上。你没有给我一点暗示。”

“我没法暗示，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不得不保密。他们很狡猾。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多少证据，所以必须靠维纳布尔斯先生的合作。我们必须把奥斯本弄得忘乎所以心花怒放，然后突然打击他。这很有效。”

“他疯了？”我问。

“我想现在差不多是那样。当然，当初并没有，你知道，后来事情有一些变化。杀人之后，凶手往往会觉得自己比别

人高明，像全能的上帝。但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个有待揭发的肮脏卑鄙的东西。当突然面对事实时，他就再也不能承受了，会尖叫、吹牛，说自己有多聪明，有多了不起。哼，你已见了他那熊样。”

我点点头。“原来维纳布尔斯也扮演了你派给他的角色，”我说，“他愿意合作吗？”

“我想，他觉得有意思，”勒琼说，“此外，他还很莽撞地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啊？那是什么意思？”

“呃，我本不该告诉你，”勒琼说，“这并没有记录在案。大约八年前，发生了一连串银行抢劫案，每次的手法都一样，可歹徒偏偏每次都有办法逃脱！聪明的决策者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行动，结果他分了不少脏款溜掉了。我们虽然有些嫌疑犯名单，可始终没有证据。那人太聪明了，尤其在财经方面。他很狡猾，不会再用那种方式发财。我不多说了。他是个聪明的骗子，但不是杀人凶手，没杀任何人。”

我又想起了扎卡赖亚斯·奥斯本。“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怀疑奥斯本？”我问。

“哼，那是他自找的，”勒琼说，“正如我对他所言，如果他静静坐着不干任何事，我们便不会怀疑令人敬重的药店老板扎卡赖亚斯·奥斯本与这事有任何牵连。可有趣的是，凶手却办不到。本来他可以安然无事地呆在家里。可他却不甘寂寞。我真弄不懂这是为什么。”

“死的意愿，”我逗趣道，“与赛扎·格雷殊途同归。”

“你越早忘掉赛扎·格雷和她告诉你的那些事，对你来

说就越好，"勒琼严肃地说，"不是死的意愿。"他接着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是真正的一种寂寞感。他们认为像自己那么聪明一世的人，居然没有可以谈心的对象，是件憾事。"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从何时开始怀疑他的。"我说。

"哼，从他开始撒谎那时起。我们要求那天晚上见过戈尔曼神父的人与我们联系。奥斯本与我们联系了，但他说的明明就不可信。他说他看见一个人跟在戈尔曼神父后面，而且描述了那人的长相，但在那种雾夜，他根本不可能看清街对面那人的五官。或许他从侧面看见了鹰钩鼻，但不可能看清喉结，否则就太假了。当然，他撒这个谎也可能并无恶意，只是想突出一下自己，不少人就这样。可这使得我开始注意奥斯本这个怪人。从一开始，他就向我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很不明智。他让我觉得他想当一个比目前更重要的人物，对他父亲老式的产业不满，曾经到舞台上试过运气，但显然没有成功。我认为，或许是因为他不能接受教诲。关于他该怎么做，谁的话他都不想听！他说他想到法庭上去指认凶手的话也许是真心的，他一门心思朝那方面想。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何时他萌生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凶犯，而又能逃脱法网的聪明人的念头。

"但这些仅仅是推断。话又说回来，奥斯本对他那晚看到的那人的描述很有意思。显然，他的描述的确像是他亲眼见过的某个人。你知道，要形容一个人的眼睛、鼻子、下巴、耳朵等，非常困难。如果你试一试，就会发现自己是在下意识地描述一个自己在某个地方——火车上或公共汽车上见过的人，奥斯本显然在描述一个长相非常特殊的人。我敢说

某一天他在伯恩茅斯看见维纳布尔斯坐在汽车里，并被他的长相所打动——如果是那样，他不会知道那人是残废。

“另一个使我对奥斯本感兴趣的原因，是由于他是个药商。我曾想，我们那张名单可能与麻醉药有关。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如果不是奥斯本存心想插手这件事的话，我早就把他给忘了。你明白，他一直想了解我们有什么进展，所以又写信来说他在马奇迪平村的一个教区游园会上，又看到他指认的那个人。当时他仍不知道维纳布尔斯先生患了脊髓炎，等到他知道时，已经没法让自己闭上嘴了。这便是他的虚荣心，典型的罪犯虚荣心。他从不承认自己错了。像个傻瓜，他一再坚持自己的论断，并提出各种荒唐的解释。我曾到伯恩茅斯他的住处作了一次有意思的探访，他把那栋房子称为‘埃弗雷斯特’，把埃弗雷斯特的照片挂在大厅，并告诉我他对喜玛拉雅山非常感兴趣。他就是喜欢这种小玩意，仅从这名字就应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埃弗雷斯特’，从字义上来说就是‘永恒的休息’，这就是他的职业。只要别人付出适当的代价，他就可以让人永远休息。整个布局很精妙。布雷德利在伯明翰，赛扎·格雷在马奇迪平村举办降神会，而奥斯本先生无论与赛扎·格雷、布雷德利，还是被害者都没有任何联系。这件事所需的技术对一位药剂师来说，算不上一回事。但诚如我所言，奥斯本先生必须意识到要保持沉默。”

“他用那些钱干什么？”我问道，“毕竟，他是为了钱才铤而走险的吧？”

“嗯，是的，他这样干是为了钱。毫无疑问，他梦想自己

能够像个阔绰的重要人物，到世界各地旅游、享受，但显然他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人。我想，能亲手杀人使他觉得很刺激，而一次又一次地逃脱罪责，更使他沉醉不已。你想想，如果你不那样干的话，该是怎么回事。"

"可他怎样处置那些钱呢？"我问。

"很简单，"勒琼说，"如果我没看到他怎样布置那栋小平房，我也拿不准的。显然，他是个守财奴。他爱钱也想得到钱，但不是为了花销。那平房里的东西全是大拍卖时买来的便宜货。他不喜欢花钱，只是想拥有它。"

"你说他把钱全都存到银行里了？"

"哼，不，"勒琼说，"我想我们会在他那栋平房的某块地板下找出来。"

勒琼和我都沉默了一会儿。我当时想，扎卡赖亚斯·奥斯本真是个奇怪的造物。

"科里根，"勒琼猜测道，"一定会说他的脾脏或胰脏的某个腺体有毛病，不是分泌太旺盛就是不充分——我可记不清楚了。我是个单纯的人——我想他是出了问题。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一个人怎么会既聪明又糊涂。"

"有些脑子很好使的人，"我说，"是些既伟大而又邪恶的家伙。"

勒琼摇摇头。"根本不是那样，"他说，"邪恶不能超越人性。它低于人性。罪犯觉得自己重要，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他作为人总缺少些什么。"

# 第二十五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马奇迪平村的一切显得愉快、静谧。

罗达正忙着照料狗。我想这回她是在为狗捉虱子。当我走近时，她看了我一下，问我愿不愿帮她的忙。我拒绝了，问她金杰在哪儿。

“她去‘白马’那边了。”

“什么？”

“她说她有事去那儿。”

“我知道。”

“她一定太累。她的身体还——”

“你是小题大作，马克。金杰完全好了。你看过奥利弗太太的新书吗？书名叫《白鹦鹉》，就在那边桌子上。”

“上帝保佑奥利弗太太，也保佑伊迪丝·宾斯。”

“伊迪丝·宾斯是谁？”

“一个描述了一幅情景的女人，也是我教母的忠实佣人。”

“你说的全都是莫名其妙的话，你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回答，直接前往“白马酒店”。

进门前，我遇到了卡尔索普太太。

她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我早就明白自己笨，”她说，“我看不出是怎么回事，被烟雾蒙住了眼。”

她朝深秋阳光中空荡而宁静的酒店旧址招招手。

“那儿不曾有过邪恶——只是为钱而不顾人命的小花招。这才是它的邪恶之处，没有伟大、了不起的，有的只是渺小、遭人蔑视的事情。”

“你和勒琼警督对问题的看法较一致。”

“我喜欢那人，”卡尔索普太太说，“我们进‘白马’去找金杰。”

“她在里面干什么？”

“清理点东西。”

我们穿过低矮的房门，闻到一股强烈的松节油味。金杰拿着破布和瓶子正忙着。当我们进去时，她看了看我们。头上围着头巾，那是因为头发还未完全长好。与以前相比，她现在活像个幽灵。

“她没事。”戴恩·卡尔索普太太说。像往常那样，她很了解我心里正想着什么。

“看！”金杰胜利地说。

她指指那块正在清理的旧酒店招牌。

岁月蒙上去的污迹已清洗，马上骑士的身影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一副龇牙咧嘴、寒光闪闪的骨架。

卡尔索普太太用低沉浑厚的声音在我身后念道：

"《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我凝视着，看见一匹白马，坐在马上的，是死神，地狱跟在他后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见多识广的戴恩·卡尔索普太太不屑地说：

"就是这么回事。"那口气就像把什么东西摔进了垃圾桶。

"我现在该走了，"她说，"有个母亲们的聚会。"

她走到门口，朝金杰点点头，出人意料地说：

"你会成为一个好母亲。"

金杰羞红了脸……

"金杰，"我说，"你乐意吗？"

"乐意什么？做个好母亲？"

"你明白我的意思。"

"也许……但我想要更肯定的承诺。"

我向她作了保证。

过了一会儿，金杰问：

"你已决心不娶赫米亚了吗？"

"老天爷！"我说，"我真忘了。"

我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

"这是三天前收到的，问我愿不愿陪她去旧维多利亚剧院看《爱的徒劳》。"

金杰从我手里接过信，将他撕成两半。

“今后如果你要去旧维多利亚剧院，”她果决地说，“你就与我去。”

（1至10章林树明译；11至25章卢玫译）